

FROZEN-The EA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236360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2363602>.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Category:	F/F
Fandom:	Frozen (Disney Movies)
Relationship:	Anna/Elsa (Disney)
Character:	Anna (Disney) , Elsa (Disney) , Hans (Disney) , Kristoff (Disney) , Lady Tremaine (Disney) , Oaken (Disney)
Stats:	Published: 2021-07-04 Updated: 2021-08-30 Chapters: 6/? Words: 71463

FROZEN-The EA

by [hujino_seven](#)

Summary

那是Elsa人生最糟的一天。
老婆被綁架，混混圍毆她，車子被偷走，寶貝狗兒子也沒了。
只有一個人能替她討回公道。
就是她自己。

Elsanna，現代，參考John Wick世界觀AU(並非完全以其為基準)。

Notes

Elsanna現代John Wick世界觀AU。
新篇章開始，不定期更新。

【規則1】別招惹她

Rule 1. Don't piss her

那是Elsa人生最糟的一個早上。

她坐在自家昂貴的沙發上，抓著手機，哭得像個剛出生的嬰兒。

她和老婆大吵了一架，而老婆丟下她一個人在家裡就那麼走了。
噢，她心碎了。

按下快速鍵，她撥出老婆的手機號碼，這已經是第43通了，但就是沒有接通過半次。
絕望地放下手機，Elsa將臉埋在掌心，靠在膝上任由熱淚泉湧。

上次哭成這樣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18歲那年……算了，那不是個好回憶，還是別想了。

爪子敲在地面的聲響不斷靠近，白色大狗走過來，帶著可憐兮兮的憨臉，垂下耳朵咻咻吸著鼻子，用鼻尖頂著Elsa的腿，陪主人一起難過。
Elsa拍拍薩摩耶的頭，搔一搔那對毛茸茸的耳朵，將牠撈進懷中，埋在牠鬆軟的毛叢裡抽噎。

「Snow，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惹你媽咪生氣的，但她離開了……我該怎麼做？」

她抱著狗兒子多哭了一會，錯過早餐和午餐，又哭得這樣稀哩嘩啦，她知道自己該吃點東西，或者至少做點什麼事情轉移她的注意力，否則她真的會繼續這樣哭下去，直到哭死為止。

「媽媽出門一下，很快就回來，你乖乖看家。」

Elsa簡單洗把臉，戴上墨鏡遮住腫得像栗子的雙眼，換上老婆親手織的醜毛衣，到車庫發動她的LS-218。

她當然可以開她們的紅色SUV，但是她不喜歡一個人開屬於她們兩個人的車，尤其是在她們吵完架之後。那台車裡都是老婆的味道，她可不想邊哭邊開車，然後在下山的路上殺死自己。

Elsa不是很喜歡催動LS-218時，電動引擎發出的嗡嗡聲響，即使和一般引擎相比，已經算是接近無聲的狀態了。但是有點聲音也不壞，而她不認為現在太過安靜是件好事。
跨上機車，她甩甩頭，壓抑下差點又要噴出眼眶的淚水，全速飆向山下的超市。

★

Elsa提著一罐牛奶，倚靠在她的機車上，一邊等待機車沖好電，一邊看著自己的藍色帆布鞋發呆。

怎麼會因為跟老婆吵架，智商就瞬間降到零呢？她覺得自己簡直蠢斃了！

為什麼她會騎車下山，在超市裡像遊魂一樣晃了25分鐘，結果只買了一罐牛奶就出來？
噢，她這是怎麼了？她以為自己是個有自信的獨立女性，但是現在她覺得自己像被扔掉的小狗。
老婆呢？依舊沒有回電，她甚至連LINE都不肯看。

她開始回溯，過去自己究竟是用什麼辦法騙到老婆的，然後發現自己才是上鉤的那個，浪漫不是她的拿手好戲。
她除了愛裝酷還會什麼？

「呦，小姐，機車很正點啊！」

Elsa的思緒被一個男人的聲音打斷。
在另一個車道上，替越野四輪驅動加油的車主，正在盯著她瞧，說話的人應該就是他。
一個看起來像富人子弟的嬉皮，Elsa甚至沒興趣仔細看他的長相。

「嘿，我男友在跟你說話呢！」

一個聲音尖銳的紅色長髮女子，從越野車後座探出頭來。她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推出額頭，從墨鏡後面瞪著Elsa。
「欸！你們快看她的衣服，真醜！啊哈哈！」另一個黑色長髮的女人在副駕駛座上格格笑著。

Elsa皺起眉頭。
這件衣服確實是頗醜的，但這可是老婆親手織給她的！
只有她自己可以說它醜，沒有別人可以多嘴！

Elsa繼續低頭看著手機螢幕，跟老婆道歉的第13條簡訊，開頭只寫了「對不起」，然後她實在不知道還能多加什麼內容才好。
年輕的嬉皮走下車，忽略正在專注於手機的Elsa，一邊打量著她的機車，一邊掛著滿意的笑容。

「我沒見過這種淡藍色，是特別訂做的烤漆嗎？出多少錢你才肯賣這台車？」

——這是冰藍色，蠢蛋！

Elsa暗自咒罵了一句，正好電池已經充飽，她跨上機車，簡潔地說：「我不賣。」
她戴上安全帽，正要發動機車時，男子捉住了機車手把。

「別害羞，你要多少錢，開個價嘛！」
「就是說，這台車超不適合你的，給你騎也是浪費！該不會是抽獎抽中的吧？把車賣給更合適的主人，然後花錢買好一點的衣服穿吧！」

黑髮女子也走了過來，低啞的聲音像烏鴉叫一般惹人厭煩。
那雙貼滿水鑽的10公分厚底鞋敲在柏油路面，聽在Elsa耳裡都是噪音。

「我說，我不賣。」
忽略女子的話，Elsa瞥了一眼扶在愛車手把上的手掌，不悅地將男人的髒手撥開。
「不要碰我的車。」
「喂，穿醜毛衣的臭婊子，不要太囂張啊！你……」

在黑髮女子繼續咆哮以前，Elsa催動引擎，電動車沒有轟隆的預告，只有瞬間加速的嗡嗡鳴響，Elsa連人帶車像炫風一樣無聲地衝出去，嚇著了黑髮女人。她驚叫著彈了開來，但Elsa

根本沒能聽見她嚷嚷了什麼，早已經遠遠在山路上飛馳。

★

“拜託你回家好嗎？至少給我一個機會好好道歉。愛你。”

Elsa送出訊息，坐在陰暗的客廳裡，跟Snow一塊窩在沙發上，看著新聞頻道發呆。

她在餐廳留了盞燈，桌上是已經設好的燭光晚餐。

料理已經冷了，酒也溫了，大概只有蠟燭還完好無缺。就連花瓶裡的玫瑰，好像也被她的氣氛給薰黑。

食物的味道這時反而害她有點反胃，餓過頭了導致她什麼也不想吃，然而慣性貧血的她，知道自己已經開始手腳發軟了。通常是貼心的老婆，會幫她準備一杯香濃的可可，那是全世界最棒的食物！

Snow吸了吸鼻子，抬起頭嗚咽幾聲，接著耳朵直豎起來，然後離開媽媽的懷抱，跳下沙發踱到玄關，望著家門若有所思地發呆。

「Snow？」

Elsa看著狗兒子的大屁股，然而那搓尾巴卻指著地板，牠的腦袋則看似困惑地往一旁歪著。

「怎麼了？是媽咪嗎？媽咪回來了嗎？」

她發現自己可能比狗寶貝更期待牠媽咪回家，眼淚又開始堆滿眼眶。

抱著一點希望，Elsa跳下沙發，捏了張衛生紙擦一擦自己可悲的臉，然後簡單用手整理雜亂的金髮，前去打開家門迎接老婆。

就在腳邊的Snow突然發出低吼聲，豎直脖子後面那圈毛，一步步往後退開，似乎在害怕著什麼。

「夥伴，你怎麼了？」

Elsa疑惑地看著Snow，牠是隻天真又有點蠢笨的大狗，幾乎不曾表現出這種警戒性的反應。但她的注意力沒有在狗兒子身上停留太久，目光再度回到家門前的車道上。

——是她！她回來了！

Elsa露出今天的第一個笑容，她看見老婆正在慢慢走近，心愛的那對璀璨的眼瞳，也終於注意到了她。但就在她正要過去迎接老婆時，她看見那美麗的臉孔，突然換上一副驚惶的模樣。

「Elsa！」

她聽見老婆喊了自己一聲，就在腦袋裡閃過「怎麼了？」的同時，她看見一支棒球棍砸向自己的臉！

噹的一聲，Elsa的腦袋劇烈眩暈，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倒在地上的，眼前是撒滿血滴的木頭地板。依稀可以看見老婆奔向自己，但是一個人影突然竄了出來，用黑色布袋套住了老婆的頭部，有個蒙面人用槍托敲暈了她，將她推進一旁的黑色休旅車裡。

「……不…不！放…放開她……嗚！」

Elsa看見一雙腿用力踹進她的腹部，她吐了一點酸水出來，還掙扎著想要伸出手去，好像就能隔空把老婆從那台車中救出來，但是卻有另外一雙手扣住了她的手腕。

「別想，臭婊子！」

Elsa被拖回屋內，家門被重重甩上。

總共有三個人包圍著她，他們都戴著頭套，只能從身形分辨，是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其中一個拿著沾血棒球棍的，應該是個男人，他離開了Elsa的視線範圍，不曉得去了哪裡，她只聽見激烈的碰撞，和東西碎裂翻倒的聲響，八成是那個傢伙去到處砸毀家裡的東西。

「嗚嗚！？ 」

又是一個無預警的踢擊來自大腿，然後一雙腳停在她的眼前，那是一對鑲著鉚釘的皮靴。接著她被那人捉住襟口提了起來，她可以看見面罩底下有一雙棕色的眼睛，還可以聞到那人嘴裡，吐出融合了劣煙和大麻的臭氣，但是她沒能看到太多，因為一個巨大的拳頭飛入她的視線。

「死賤人，你的機車鑰匙在哪裡？在我們打死你之前，最好快點說出來！」

然而Elsa沒有得到任何說話的機會，她被揍去地面，連吭聲都來不及，另一條腿又掃向她的下腹，將她整個人踢翻了一圈。她趴伏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咳了好幾口血出來。好多聲音在她身邊繞來繞去，就像沈在水中一般，她的聽覺和視覺被一層無形的膜給遮掩，只能模糊地辨認出來，一團白色的球在數公尺外跳動，接著彷彿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了尖銳的犬吠聲。

——Snow？不，不要待在這裡，笨兒子。快跑！快逃離這裡！

在Elsa能看清Snow的臉以前，一雙高跟鞋踱來面前擋住了她的視線。

「哼，不要臉的婊子，敢對本小姐無禮，看我踢死你！踢死你！踢死你！」

尖頭高跟鞋不間斷地踹向她的肚子，Elsa連呼痛的力氣都沒了，滿嘴都是鹹生的血味，她幾乎要被噙得無法呼吸。淚水蒙住了視野，她只能看見不斷晃動的影子，和越來越多的鮮紅。

「嘿，等等，不能真的弄死她，後續處理很麻煩！」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誰叫她要對我出言不遜，氣死我了！她得學會教訓！噢嗚，可惡，她的肚子怎麼這麼硬……！你弄痛我了，婊子！」

「嗚唔！……啊啊！！」

高跟鞋在她的背脊上扭轉，Elsa忍不住叫了出來，那令她痛得渾身顫抖。

「快說你的機車鑰匙放在哪裡！」

『汪汪！呼嚕嚕嚕嚕！汪！』

「Fuck，臭狗，竟然敢咬我！滾開！」

Elsa聽見一個重物撞擊的聲音，Snow哀號了一聲，那團朦朧的白色大球從歹人身邊退開，但卻又蹦著幾步，跳向拿著棒球棍的男人。

「Snow……跑……」

Elsa艱澀地吐出幾個氣音，她盡力推動手臂，卻只有指頭勉強挪動了數吋。她得推開Snow才行，她得保護她們的兒子，牠必須知道牠贏不了這些壞人，牠是自己送給深愛的老婆的禮物之一。

似乎是聽到了媽媽無聲的呼喚，白色肉團竄來了她的身邊。

「逃……快逃……Snow！快……」

Elsa總算碰到那柔軟的毛髮，她眨眨眼睛，想要看清楚Snow的臉，那對渾圓可愛的眼睛，動也不動地回望著她。

她可以清楚看見，那雙失去靈魂的眼瞳，倒映著她佈滿鮮血與傷痕的臉。

「不……」

Elsa感覺不到Snow的氣息，他的舌頭癱軟地滑出口腔，白毛噴滿了紅色墨滴，而Elsa知道那不是她的血。

「找到了！車鑰匙！」

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她不在乎。

「終於！別管她了，我們走！」

「死賤人，不要再讓我見到你！」

最後一擊踏在她的側腹，Elsa又咳了一口血，但是意外地，她不太覺得痛了。沒有任何身體上的痛，比得上她心裡撕裂的大洞。

她的兒子死了。

Elsa的視線終於暗去。

*

「我不幹了！」

Tremaine夫人吐出煙幕，她才剛處理掉好多樁麻煩的生意，跟一群不懂如何貿易的糟老頭商談，簡直就是災難！因此，她正想坐下來喝點好酒，抽點菸放鬆使用過度的腦袋，卻又偏偏有新的事情來煩她。

看著窗上倒影中的自己，Tremaine夫人理一理依舊整齊的紅褐色盤髮，優雅地轉過身，不疾不徐地坐進皮椅中，沒忘記要將豹紋連身洋裝的皺褶撫平，抬頭就看見秘書氣呼呼地走近自己。

「Westergaard先生，我想我說過，不希望在會議之後被打擾。不能晚一點再談嗎？」

她敲敲菸屁股，不覺得有什麼值得著急的事。反正肯定又是大女兒Drizella，整天糾纏著秘書不放，即使Drizella知道他的性向，她就是想要鑽進這個英俊秘書的褲襠。

Tremaine夫人不怪她，Hans Westergaard的確是生得很俊美，但是他的過度潔癖，讓她覺得有點厭煩。她不反對女兒睡自己的秘書，只要事情別牽扯到愛情就好，雖然她知道這個秘書，只對強壯的保鏢們有興趣。

「沒關係，我們不必談。結論就是，我不幹了。我只是要告訴你這件事而已，永別了。」

Tremaine夫人認可Hans的儀態談吐，即使她們是在用人命做生意，舉止仍舊要維持美麗與典雅，因此她才安排Hans照看兩個女兒，希望粗鄙的她們，能多跟這個美男子學一學。然而現在Hans卻似乎忘記了平時的素養，他的身段看似平穩自若，但她聽得出Hans語中的

恐慌。

Tremaine夫人瞧了瞧Hans的手，他正捉著吊在西裝口袋邊的懷錶，指頭不斷撥弄著鑲金的錶蓋。

「可以請你停止嗎？我不喜歡噪音。」

Tremaine夫人瞪了他的手一眼，但是Hans異常的反應，仍舊點醒了她微弱的好奇心。

「真是稀奇，我還以為沒有什麼事能把你急成這樣。我希望不是我女兒終於對你性騷擾了。」

Hans總是用來魅惑人心的笑容，今天沒能發揮半點作用，因為他連笑都笑不出來。他就像赤腳踩在南極冰原，刺痛得好像火在燒，寒冷卻又打從骨頭貫穿到髮梢，不知道應該噴汗還是打顫，又或是兩個同時進行。

天啊，他多在這裡待一刻都可能死！

「不是那回事，夫人。但確實和閨女有關，可是卻糟糕千倍！」

Tremaine夫人向後躺進椅背，觀察著Hans越來越明顯的情緒。

恐懼。

這個男人是怎麼了？

Tremaine夫人緩緩吐出白煙，視線仍舊盯著Hans，一邊思考著究竟是什麼事，摧毀了他素來的鎮定。

「我支付高昂的薪水給你，因為我認可你的能力，所以讓你負責處理她們的大小事，到目前為止你做得很好。還有什麼你不能掌控的？」

Hans搖搖頭，從西裝內袋捏出一張照片，他猶豫了一會，但還是將它扔在Tremaine夫人的辦公桌上，「這個，我無法掌控！」

Tremaine夫人皺起眉頭，不耐煩地挺起身去看那張照片，瞬間她驚呼出聲，從她的寶座上彈了起來。

「Bloody hell!! How DARE you!!」Tremaine夫人表情劇變，詫異地瞪著Hans說道：「你怎麼能隨意把這個丟在我眼前！這個……惡魔的東西！」

「你怎麼不去問自己的女兒們？是她們把這台機車帶回來的！它，惡魔的車，現在就在城下的車廠。您的車廠！」

Tremaine夫人捏著菸，菸嘴離她的唇還有半吋之遙。她想要吸一口菸，又或是喝一口酒，然後冷靜地提問，但是她感覺到內臟都已經發涼了。

「……發生了什麼事？」

Hans深吸了一口氣，嘗試抑制牙床打顫，焦慮地說：「兩位閨女，夥同她們的炮友，闖進她家，把她打得半死，偷她的車，然後，殺了她的狗。」

Tremaine夫人聽見了全部，但是沒聽見她想要的答案，而她幾乎無法消化Hans一口氣丟出來的資訊。

她呆望著那張照片上的冰藍色機車一會，好像怕被誰聽見似的，低沉地問：「……她死了嗎？」

Hans默然回望著Tremaine夫人，而她從他絕望的視線中找到了答案。

煙灰掉在Tremaine夫人的洋裝上，她趕緊拍落灰燼，將燒不到一半的菸頭扔進菸灰缸，然後捧起高腳杯。她看見紅酒的表面不斷產生漣漪，才知道原來自己的手正無法克制地顫抖。

「……噢。」

她放下酒杯，接著又一次將杯子舉到口邊，但她仍舊沒吞下半滴酒精。

事實上，她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很快地，她意識到自己的失態，完全被秘書看在眼裡，她無法接受顏面掃地的窘迫，迅速地吞了一口酒，說：「把我的女兒找來。」

Hans翹起眉梢，說道：「我說我不幹了！」

「而我說把她們找來！」Tremaine夫人失控地低吼了一聲，「快去！」

大難臨頭了。

★

「這是幹什麼？真掃興……」

「對啊，母親，我們正在辦派對呢！」

Hans睨著癱在沙發上抱怨的兩姊妹，厭煩地說：「小姐們，現在不是辦派對的時候，除非你們想辦喪禮派對！」

二女兒Anastasia感覺倍受冒犯，她睜大眼睛盯著Hans，然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母親主持公道，「母親，你看看他！他剛才也在派對上羞辱我們！那有多丟臉啊，大家都在看耶！」

Tremaine夫人其實也想好好訓斥這兩個笨女兒一番，但是她怕自己會因為盛怒和焦躁，而失去端莊矜持的形象。她事先深呼吸平緩隨時都可能爆發的情緒，說道：「只有這一次，我原諒Westergaard先生，他的失言是有原因的。但是先生，我希望不要再有下次！」

Hans哼笑一聲，說道：「我還不知道我能不能活過今晚呢！」

Drizella對Hans畢竟關心得多，立馬勾住他的手臂，問道：「達令，你看起來心情很差呢！怎麼了？」

「請不要碰我。」Hans立刻撥開她的手，然後退到Tremaine夫人身後。

Tremaine夫人不曉得該愛她的女兒們，還是恨她的女兒們。

至今為止，她們確實因為愚笨而惹來不少麻煩，但這次她們招惹的，可不只是個麻煩。

「親愛的孩子們，我相信你們昨晚玩得很盡興？」

「沒、沒有啊！」

Anastasia立即否認，接著狠瞪了她姊姊一眼。

她早就叫姊姊別做得太過火，現在遭殃了吧！

「沒有？那這是什麼？」

Tremaine夫人將那張照片扔去茶几上。

——噢，那台惡魔的車，擁有她的顏色，和她的眼睛一模一樣！

Tremaine夫人甚至以為自己在和她對望，因此很快地移開了視線。

「欸！喔，這件事啊！是很開心，但還不夠盡興呢！」

Drizella蔑笑出來，雙手枕在腦後，舒服地躺進沙發。

事實上，她的腳趾很痛，那個穿醜毛衣的女人，肚子怎麼這麼硬？像踢到鐵板一樣！

Hans煩躁地嘆了口氣，Tremaine夫人回頭白了他一眼，繼續對著女兒們說道：「所以這算

是承認，你們確實偷了這台車？」

「不就是一台車嗎？這麼嚴肅幹什麼……」

「重點不是這台車，而是這台車的主人！」Hans忍無可忍了，他很努力壓住自己的脾氣，他平時的耐性也很好，但不是今天。

Anastasia有些忐忑，她不像姊姊那麼膽大妄為，多少還意識得到一點罪惡感，於是她擅長用各種理由來說服自己，好讓每個夜晚都能安眠。

「呃，我男友說這台車很新，是目前世界最快的機車。照理說，普通人是沒辦法買到的對嗎？那個車主是長得不錯，但是她穿著一件奇怪的毛衣，配牛仔褲和帆布鞋，然後騎這台車耶？說不定她也是從別人那把車偷來的！」

「就是說啊！」Drizella發出像豬一般的鼾聲，翻起白眼說道：「而且誰會在陰天戴墨鏡啊？她根本腦袋有問題！」

「嘿！」Anastasia拔下鞋子扔去姊姊身上，抗議道：「我昨天也有戴墨鏡耶！」

「那表示你的腦袋也不是很靈光！」Drizella把妹妹的鞋子丟回去，攤手說道：「不就是個路人而已，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是踢了她幾腳，但是又沒殺了她，問題在哪？」

「問題就在你沒殺了她！」

Hans幽幽地說著，瞪著眼前困惑的兩姊妹，他無言地搖搖頭，向Tremaine夫人舉起手投降。

「我不是故意無禮，但令千金們實在笨得可以，我不想被她們害死！」

兩姊妹一聽，生氣地指著Hans大呼小叫，而這回就連Tremaine夫人自己也受夠了。心底深處，她同意Hans的說法，但是她能怎麼辦？她是這兩個笨丫頭的母親。

「夠了！」

Tremaine夫人怒斥一聲，各彈了她們一下額頭，制止女兒們尖銳的吵嚷聲。

她扶著發疼的額頭，極力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辦，一邊喃喃說著：「這是我的錯。我早該告訴你們的，但是我沒有，所以我現在有點後悔了。」

她暫停了一會，轉過身向Hans低聲說道：「Westergaard先生，我知道你認識她……」

「噢，不。不可能！」Hans已經猜到Tremaine夫人要說什麼，於是他立刻拒絕，「我不想去見她。我也不會去見她！她不會聽的！」

Tremaine夫人刻意忽略他的話，繼續說：「去找她談判，看她要開什麼條件。然後找一個安全的庇護所，把我的女兒們送進去，召集你能找到的所有人馬，不要讓她靠近我的女兒們。」

Hans死直地望進Tremaine夫人眼裡，「你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

「我當然很清楚，但是她們是我的女兒！」

Tremaine夫人揪住Hans的衣領低吼，她不喜歡動粗，但是她已經被逼得必須卸下Tremaine企業董事的面具。她正在用一個母親的身分，絕望又懇切地求助。

Hans只有在數年前，曾看過這個貴夫人的面具崩壞過一次。剛失去丈夫的那天，Tremaine夫人同樣在這間房裡，在她的寶座上，無助又脆弱。

那一天，她，也在這裡。

「你的工作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Hans聽了不禁笑出聲來，他鬆開Tremaine夫人掐著他衣領的掌心，然後順一順西裝上的皺摺。

「那是她的專長，不是我的。」

Tremaine夫人望著Hans離開，視線回到女兒們身上，可是眼角一隅總會囊括那張照片，冰藍色實在太過搶眼，再三地強調存在感，於是她決定將照片反轉過來，推去桌面深處。

「這個，先擱去一邊。」

Tremaine夫人坐了下來，紅酒幫助她稍微找回身為董事應有的沉穩，很微弱，她知道。

「你們聽過EA嗎？」

即便Tremaine夫人知道答案，她還是試著問了。
幾秒也好，她得重新找回自己的思緒。

Drizella心想她沒聽過這種服飾品牌，很快地提提肩膀。
Anastasia則突然豎起食指，說道：「噢，那是一間遊戲公司對嗎？」

Tremaine夫人搖搖頭，也許她當年應該多花點時間，在教育女兒們的腦袋。她甚至感覺有些丟臉，怎麼自己竟會生出這麼不聰明的孩子們。

「你們知道，為什麼你們能每天在這間飯店的頂樓，睡得又酣又香嗎？」

「因為母親成功地經營著事業啊！」

「那你知道，是什麼讓你母親成功的嗎？」

她們搖搖頭。

Tremaine夫人再度給自己點起一支菸，她讓自己倒進椅背，找到能給她安全感的位置癱軟地倚著，開始回憶起讓她很不舒服的過去。

「你們父親還在的時候，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是Weselton集團。他們表面上以販售鋼筋、水泥等等建材為主，實際上卻是黑市裡最大的武器走私商。他們擁有最好的資源，最先進的科技，最豐厚的資金，甚至擁有自己的傭兵部隊。Weselton三世，當時他們的董事，是個奸險狡猾的老男人，他一直利用黑市賺來的財產，發展其他領域的業務，企圖壟斷市場，於是他千方百計想要併吞我們的事業。你們父親反過來捉住他的把柄，但是也因此被Weselton的傭兵給殺死。要扳倒他，只能利用他走私武器給恐怖組織的證據。但是Weselton將他的秘密，都藏在一個隱密的巨大地下設施中，傳說，那是絕對不可能被攻破的堡壘。我試著尋求協助，但是沒有其他企業敢跟他作對，反而一切斷與我們的聯盟。我幾乎失去了一切，孤立無援，實在走投無路，只好……找殺手幫忙。」

慢慢吐出煙霧，在繚繞的白茫之中，Tremaine夫人彷彿看見那一日的片段重現眼前。

「我聽說有一個殺手，一個女人。頂級名單中的頂級，她的酬勞是天價，因為她從來沒有失敗過。」

她的眼淚跟著哀悼一塊停了，但她還不願放開懷中已經冷卻僵直的軀體，在那顆小腦袋上印下最後一個晚安吻。

那天她走進這裡的瞬間，像個突然出現的幽靈，沒有聲息，沒有預告，沒有人知道她是如何穿過整棟大樓的保全。

——乖乖睡，寶貝。都怪媽媽休息太久，沒能保護你。現在，媽媽該醒了。

於是她睜開了眼睛。

「薄荷花香水，合身的西裝，紮成辮子的金髮，惹人忌妒的美貌。氣質超群，高雅柔美的女紳士。但是她的眼睛……」

Tremaine夫人不覺得自己害怕過什麼東西，但是每當想起那對藍得不可思議的眼睛時，她便

會感到毛骨悚然。
「她的眼睛好似野獸。」

她來到後院，在花園裡挖開一個洞穴，將Snow的屍體埋進去，把牠的項圈和牠最愛的飼料盆，放在土堆的頂端。
接著她緩慢地走進浴室，脫去沾滿血汙的衣物，站在蓮蓬頭下方，沖洗身上乾硬的血跡。看著鏡中的自己，左臉顴骨下方的傷痕還在滲血，看樣子疤痕要留好一陣子才會消失，那令她不自覺地皺起眉頭。

「安靜，執著，理智，絕頂聰明，完美主義。」

走進衣帽間，她不忘記撈起老婆的皮衣外套，吸入心愛女人的氣息，在袖管留下一個吻。繼續走向深處，她推起牆上畫像的一角，眼前的壁面往旁退開，顯露出另一塊黑暗的空間。
踏進其中，燈光自動點亮起來，周圍壁面吊掛著許多成套的西裝，她隨意選了一式穿上身，將垂落的瀏海梳上頭頂，編好髮辮。意外地，這些手順她竟然不覺得生疏。
再次看入鏡子，她以為自己已經忘記了曾有的這副模樣，愛情本該柔和了她的視線幾分，但是她的愛不在她身邊。

「沒有人見過她殺人，沒有誰曉得她究竟怎麼辦到的。知道的人全死了，連屍體都找不到。」

打開冰箱冷凍櫃，挪去壓在上頭的披薩和牛排，最底層是十數個黑色包裝的巧克力盒，她從中抽起一盒，放在中島上時發出了沉重的碰撞聲。
掀開蓋子，裡面排滿了數不清的金幣。

「他們說，“她就像一隻雪豹”。孤傲，冷酷。耐心地潛伏在陰影中，等待。」

她放棄走了半輩子的地下世界，換來兩個人生摯愛。
如今一個愛逝去了，一個愛被奪走了。

「不計代價，無論多遠，只要是她的獵物，她就會追去天涯海角。」

她不在意要花費多少枚金幣。
逝去的，她要他們陪葬。
被奪走的，她要他們百倍償還。

「直到目的達成，否則她不會放棄。」

沒有人，

「沒有人，」

可以阻止她。

「可以阻止Elsa Arendelle。」

Tremaine夫人呼出煙圈。

「那就是為什麼，我委託她進去那個地下設施。最後，她親自送回了藏有Weselton全部機密的晶片，而那個不可能被攻破的堡壘，變成無人的空城。500個傭兵，包括Weselton本人，全都憑空消失。」

Anastasia打起寒顫，Drizella則扭起眉毛，問道：「嗯哼，所以母親得到了現有的地位，可喜可賀。但……然後呢？」

「拜託用一下你們的腦袋！」Tremaine夫人終於忍不住了，她用力拍響桌面，大聲說道：「那個被你們闖入家中，還聚眾圍毆的路人，就是Elsa Arendelle！」

Drizella被母親嚇得渾身一跳，驚叫著挪動屁股坐去Anastasia身邊，跟妹妹擠在一塊。

「她……她就是那個殺手！？」

「她不只是個殺手，她是專門對付殺手的殺手！」Tremaine夫人過去揪住女兒們的肩膀，咬著牙說道：「而你們偏偏要偷走她的車，還殺了她的狗！」

——還不只是那樣呢……！

Anastasia渾身抖得不像話，驚恐地瞪著她姊姊，但Drizella用力掐了她一把，不准她在母親面前多嘴，搶著說道：「母親！我、我們可以躲起來！你一定知道哪裡安全，你可以送我們過去，對嗎？」

「你們剛才都沒聽見我說的話嗎！？」Tremaine夫人用力將兩個女兒掐在懷裡，她自己的眼淚都快要噴出來了，激動地說：「沒有用的！不管你們在哪裡，她一定會追到你們眼前，親手拿走你們的小命！再安全的地方都擋不住她，因為沒有人阻止得了她！聽明白沒有！？」

Anastasia渾身顫抖，一掌甩在姊姊身上，抱怨道：「Drizella，你看你！都是你害的！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要不是你男友想要那台機車，怎麼可能會有這個結果！明明就是你害的！」

「住嘴！都給我住嘴！」

Tremaine夫人各給了兩個女兒一巴掌，她喘著大氣，試圖深呼吸冷卻自己的情緒，說道：

「我已經請Westergaard先生去打點一切了，你們最好祈禱他能跟她協商，否則……」

「否、否則什麼？」

「你們只好祈禱，死得不要太痛苦。」

碰！

Drizella和Anastasia放聲尖叫，抱著頭躲進母親的懷中，以為傳說中的殺手已經來到跟前。Hans推開門走向三人，鄙夷地覷著瑟縮的兩姊妹，心底嗤笑著她們也知道該害怕，雖然他自己並沒有好到哪裡去。

「第一個去處安排好了，我們2小時換一次地方，你們最好把高跟鞋換下來，接著有得你們跑了。」

他提起兩個已經把妝哭花的笨女孩，將她們推向保全的手中，讓他們護送兩千金離開。

「所以？」Tremaine夫人等不及先問了。

Hans想了許久，很不情願地說：「……我猜她會先去車廠，但是你別指望我能說服她。而如果我活著出來，我真的要他媽的丟下這攤子，讓你自己收拾！而我建議你親自打電話給她道歉，然後……」

Tremaine夫人沒想到Hans會說出無用的廢話，翻起白眼回嘴：「然後什麼？她就會因此停手嗎？」

「然後你最好棄養你的兩個女兒！」

Hans奪走Tremaine夫人桌上的威士忌，不顧禮儀直接拔開蓋子，牛飲入口。

「……我恨你！」

★

Kristoff拿著扳手鎖緊螺絲帽，一邊修車一邊喝著伏特加，然後拍拍抽痛不停的腦袋，通常這是有壞事要發生的預兆。

他的狼犬Sven，原先慵懶地趴在地面打盹，兩隻尖耳朵突然豎直，牠很快地站起身，開始往後退開，咻咻咻地吸著鼻子，尾巴夾在兩隻後腿間，躲去待修的汽車後方，只敢從輪胎後面露出一雙怯懦的眼睛窺看。

「Sven？」

Kristoff疑惑地回頭看著牠，接著整個修車廠的燈光一閃，不知是錯覺還是溫度真的突然下降了，一股明顯的寒氣從腳邊竄上來，他渾身的寒毛悚然而立，似乎連呼出的氣息，都形成微弱的白幕。

這種感覺已經很久都沒有發生過，卻讓他永難忘懷。

視線一掃，一雙藍色的眼睛浮在暗處，直挺挺地射向他，形體隱藏在微弱的霧氣之中，但是那頭好似白色的金髮，怎麼也不可能認錯。

「哇！」Kristoff驚呼一聲，差點撞倒引擎蓋上的酒杯，覺得自己幾乎要心臟病發了。

「Elsa！拜託你可以不要總是這樣出現嗎！」

Elsa動也不動，更沒發出半點聲響，好像連眼睛都沒眨過似的，像來索魂的魔鬼，靜靜地散發著令人焦慮的魄力。

——天啊，那雙眼睛！

他發誓這個女人可能真的是人外的存在，否則有誰的眼睛能像這樣在黑暗中發亮！

她的現身證明了，Tremaine夫人的兩個白癡女兒，真的偷了她的車。

Kristoff原先祈禱那只是別人的車，碰巧也烤成冰藍色，但是讓自己安心的理由終於失效了。

「好久沒見，你的……視線還是很犀利。」Kristoff拿起酒瓶，問道：「伏特加，來點嗎？」

得不到傳說殺手的回應，他現在覺得自己有點愚蠢。

好喔，如果她再不眨眼睛，他就真的要開始發抖了！

放棄掙扎，Kristoff把酒瓶放下，搔搔他雜亂的金髮，說道：「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看到她們把你的Lightning牽進來，就立刻把她們轟出去了！我發誓！就像你看到的，你的車不在這裡！」

語聲落下數秒，終於，那尊雕像動了。

「我不是為了車來的。」

Elsa走到光線之中，她的高跟鞋像加了重低音一般敲在地面，周身籠罩著一層無形的氣壓，像是宇宙中的真空，所有進入範圍的聲息都化為寂靜，而她的湛藍雙眼，則是能吞噬萬物的黑洞。

Kristoff嚥了嚥口水，所有見過Elsa的人，都會談論她的眼睛。他記得它們就如同以往那般銳利而冰冷，但是從沒有過如此的……憤怒。

「那麼你是為何而來？」

另一個聲音傳來，Kristoff側過頭，看見Hans走近兩人。
噢，他真有狗膽，還敢出現在Elsa面前。

「很高興再見到你，Elsa。你、呃……」Hans看見Elsa臉上的疤痕，胃壁抽了一會，「我很抱歉你的臉受傷了，但是別擔心，那一點都沒能減少你的美麗。」

「你在開玩笑嗎？Westergaard。」Kristoff忍不住皺起眉頭，他真的無法理解這個該死的紅髮男人，這時候怎麼還能顧左右而言他。他可不希望自己因為目擊Elsa殺人，而一起被拖下水，於是他伸手把眼睛遮起來。「我發誓我不會看，你可以殺他了，Elsa。」

「噢，給我閉嘴，肉派！」

被一層皮包住的肉醬，是Hans對於Kristoff這個人的定義，因為顯然除了皮膚和血肉以外，他沒有長腦袋和智商。而他已經應付太多腦袋連花都不開的喪屍，而且和笨蛋說太多話很令人生氣，他可是來辦要緊事的！

迎接著Elsa可怖的視線，Hans立刻發揮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Elsa，我今天是用朋友的身分來跟你談談。我知道，有些愚蠢的人幹了愚蠢的事，我也知道你是個聰明睿智的女人，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好好坐下來溝通。我對你的失去感到遺憾，我想知道我們可以怎麼彌補，不必什麼事都得靠殺人……」

「她們在哪裡？」Elsa低沉地問。

「Okay，顯然你沒有在聽。」Hans乾笑一聲，「我聽說你結了婚，退休不幹了。這樣很好啊，過一般人的生活。既然這樣，就用一般人的方法來解決嘛，不必重新穿上你的西裝！喔，別誤會，你的身材依舊很惹火！你應該繼續待在家裡陪老婆，不需要帶著那對可怕的眼睛到處嚇人。我們會負責賠償你的損失，只要你願意告訴我，你要我們給你什麼？」

「我要我老婆。」

Hans皺起眉頭，還以為他聽錯了，反問：「呃，不好意思，你說什麼？」

「我老婆在哪？」

「你老婆？」Hans翹起眉梢，說道：「她又去哪兜風了？我怎麼知道她在哪？」

「你怎麼會不知道我老婆在哪？她們綁架了我老婆，我親眼看見她們把她拖進車裡！」

「……什麼？」

等等，他沒聽說過這回事啊！

——那兩個丫頭什麼都沒提到……噢，慢著！

Hans想起，當他去帶其中一個蠢丫頭的炮友避難時，他們堅持要開那台休旅車離開，還看起來魂不守舍的樣子……。

「Shit……！」

Hans看著Elsa走近自己，那如女神般標緻，又如魔鬼般駭人的臉孔，將是他下半輩子的噩夢

……如果他還有下半輩子的話。

Hans還來不及眨眼，就像隻無力的兔子，被殘暴的野獸給提了起來。他根本不曉得Elsa從哪裡來的這種怪力，他甚至比她高上快要一個頭。

被那雙肅殺的眼神注視，他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念頭，只見那雙藍色豹眼底下，露出鋒利雪白的尖牙，低吼讓空氣隨之一震。

「WHERE IS MY WIFE!?!」

【規則2】別愚弄她

Chapter Summary

請有耐心地看到最後。

Rule 2. Don't mess with her

「那個女人跟Flotsam和Jetsam在一塊……」

Anastasia看向突然發話的姊姊，皺著眉頭說道：「那個女人是指誰？」

「你是白癡啊，還會有誰？那個殺手的老婆啊！」Drizella不耐煩地敲響妹妹的額頭，說道：「我們可以利用她老婆，威脅她不要殺我們！太好了，就這麼辦！」

兩人正待在一個Tremaine企業的舊大樓倉庫，這裡存放著清潔工用來打掃的器具。那些吊在牆邊的抹布、拖把，散發著陣陣惡臭。而她們則坐在過去清潔工們用餐休息的陽春折疊桌邊，焦慮地等待下一個兩小時過去。

她們要求過更換至另一個比較舒適的空間，但不只是Hans，連那些被雇來保護她們，或者說替她們送死的傭兵，都以一副看著蛆蟲的眼神，拒絕兩人無理的抱怨，因此她們別無選擇。

Drizella試著撥打電話給她們的朋友，但這裡是地下室，還是市郊工業區中較偏僻的角落，訊號在這裡受到嚴重的干擾，於是她舉著手機來回轉圈，可笑的動作，就像隻迷失方向的母雞。

「我不覺得那是個好辦法。」Anastasia瞪著姊姊，說道：「我們已經惹夠她了，這只是在火上加油！」

「那不然我們該怎麼辦？枯坐著等死嗎？」

「你要是敢動她老婆，我們只會死得更快而已！別忘了，那可是你的蠢點子！」

「給我閉嘴，笨婊子！要不是你男友想要那台車，我們才不用躲在這種貧民窟！」

Drizella朝向妹妹踢起一塊抹布，引得Anastasia邊驚叫著噁心，邊試圖用腳把抹布踢開。

無論嘗試多少次，電話就是無法撥通，Drizella低聲咒罵幾句，說道：「Anastasia，你給我待在這裡！我要去出去一趟！」

Anastasia一愣，緊張兮兮地跑來拉住姊姊，勸阻道：「你瘋了嗎？要是出去的話，那個殺手很快就會找到你！」

「不要捏我的外套，會皺的！」Drizella嫌惡地拍落妹妹的手，說道：「聽好，大家總是笑我們笨，但是這次我們做的最聰明的事，就是記得綁架殺手的老婆！她是最好的籌碼，因為我會用她來威脅那個殺手，最後大家會看著我們贏得這場勝利！要是Hans突然回來，你就告訴他，我去樓上拉肚子！別讓他知道我的計畫，我想給他一個驚喜！然後他就會驚訝於我的聰明才智，說不定就願意跟我上床了！」

她興奮地跳了幾下，然後無視妹妹的阻止，離開了地下室。

Drizella拐騙了一個傭兵，說是Hans的指示，要他載著自己前往朋友避難的地點。來到城鎮的另一端，她在一間廢棄工廠下車，忙著低頭滑手機通知她的朋友們，她聰明透頂的良策。

Drizella走進潮濕的鐵皮屋內，此處不像是臨時湊合出來的避難所，反倒像是之前就有人在這生活似的。這裡有簡單的家具，沙發、桌椅、冰箱、電視、音響。牆邊的塑膠桌上，堆滿了化學藥品，和一些像是做實驗用的燒杯和器具。光從那些散落的不明粉末和藥丸來看，就知道這邊曾經被一些匪徒用來當作製毒工廠。雖然毒品的味道很刺鼻，裸露的鋼筋水泥也很醜陋，卻比她們待的發霉地下倉庫好太多了。

「嘿，Flotsam、Jetsam！這太不公平了，為什麼你們可以待在這麼舒服的地方！」她的朋友們，一個正在玩手機遊戲，一個正在沙發上打盹，看起來閒得發慌。他們是雙胞胎兄弟，不只吊著眼的痞子長相，瘦弱的身材，駝背的站姿，灰白的皮膚等等，外觀幾乎一模一樣。兩人都頂著近似的龐克造型，唯一能分辨他們的，是鼻子和耳朵上的金飾。Flotsam的在左側，Jetsam的在右側。但是Drizella從來沒分清楚過他們誰是誰，她根本也不知道，兄弟倆經常偷偷更改金飾配戴的位置交換身份，就為了輪流和她妹妹上床。

「喔，我不知道耶！」「也許是因為Hans恨你！」

兄弟倆彼此擊掌大笑出聲，使得Drizella感到很不是滋味。

「你們再囂張也不過就一個小時而已！祝你們換到垃圾處理場去，混蛋！」

她氣憤地隨手抓起量杯，接連丟向他們。兩兄弟早已習慣這個驕縱的千金小姐，閃過毫無準頭的攻擊，繼續他們的訕笑。

「你怎麼會在這裡？」「Hans不是說要我們分開躲嗎？」他們似乎總能知道對方想說什麼，然後順暢地接上話題。

「我不是傳簡訊給你們了嗎？為什麼都不看！氣死我了！」

Drizella抬腳踢翻他們面前的咖啡桌，使他們的啤酒撒了滿地。

「嘿，你幹什麼！」「你看你毀了我們的飲料！」

「我不在乎！你們去吃屎好了！」Drizella破口大罵，叫道：「那個女人在哪裡？」

「她在樓下的廁所裡。」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你們在這把風。萬一Hans追過來，暫時幫我擋一下！」

Drizella正準備走下樓，兄弟倆又叫住了她。

「嘿，慢著！」「所以你的計劃是什麼？」

她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得意洋洋地說：「拍幾張她的裸照，然後威脅那個殺手別想動我們，否則就把她老婆賣到Ursula那邊當妓女！」

「喔耶！拍得香豔刺激一點啊！」「別忘了把照片傳給我們！」

數分鐘後，他們真的收到了Drizella傳來的裸女照片和一串訊息。

“有個赤裸的女人在樓下廁所等著你們！P.S.記得別拔下她的頭套，不能讓她看見你們！”

兄弟倆互視一眼，邪佞地對彼此笑著，又從紙袋裡撈出啤酒，和一些不知名的藥物。他們含著藥丸，扳起啤酒的易開拉環，和彼此的酒瓶一敲，接著將啤酒牛飲入口。

「老哥先下去享受了，等等就換你。」

★

當Hans氣呼呼地拎著Anastasia來到廢棄工廠時，他正巧看見Jetsam站在利用小貨櫃改建的廁所門口。

雙胞胎的弟弟沒能注意到來人，只是一臉不耐煩地揮開蒼蠅，敲門喊著：「Flotsam，你好了沒？弄太久了吧！你是不是軟了啊？我都自己尻兩次了，快點換我進去！」

「她在哪裡？」Hans口氣尖銳地問，被他揪在手裡的Anastasia一邊叫痛，一邊試著掙脫束縛。

Jetsam被突如其來的語聲嚇了好大一跳，他見到Hans和Anastasia出現似乎特別緊張，手中的

啤酒罐滑落在地上。他慌張地想把什麼東西藏進口袋，卻因為手抖而使物品散落一地，全都是些看就知道不是好東西的藥物。

「你……你說誰？」Jetsam難掩驚惶地問。

Hans瞪著他腳邊還在翻滾的膠囊，雖然打從心底厭惡這些人類垃圾的卑劣行為，但是他一點也不在乎，暴躁地問：「Drizella！那個瘋婆子在哪裡？這個女孩說她姊姊溜來你們這了！」

Anastasia趁機逃脫了Hans的掌心，捧著脫妝的哭臉，跑向她的男友。

Jetsam不知道該不該伸手去擁抱女友，畢竟直到前一秒，他都在想著要去享用別的女人。

「呃……我、我不知道！」

Hans根本不用浪費腦筋思考，就知道Jetsam在說謊，低吼道：「快說實話，不然不必等殺手來，我就先斃了你！」

眼看Jetsam魂不守舍地偷覷著廁所的門，況且剛才他似乎在對裡頭喊著Flotsam的名字，Hans立刻猜想，雙胞胎的哥哥一定在廁所裡面。

「Flotsam！滾出來！我有話要問你！」

嗡嗡……！

蒼蠅令人厭惡的振翅聲，像是轟炸機一樣來回盤旋。Hans焦躁地用手驅趕那些骯髒的蟲子，接著便聽見身後的Anastasia驚呼一聲。

Anastasia擠去男友身邊，指著地面驚恐地說：「血！有血！」

濃稠的血液像一小片泥流，從門縫滲出來，緩慢地在地面蔓延。Hans退了兩步，不想被血液弄髒鞋底，卻很快地意識到情況不妙，立刻一把拉開塑膠門。

瞬間，一股黑色旋風衝了出來，無數貪婪的蒼蠅被中斷覓食，瘋狂地躁動飛繞。生腥的血臭味溫熱地拂過體表，彷彿光是透過皮膚，就能嗅到那引人作嘔的異臭。

傾斜破裂的洗手台，噴滿了怵目驚心的鮮血，甚至積累了一小片血泊。雙胞胎的哥哥Flotsam，躬著身體頹倒在地面，頸部嚴重扭曲，致使他的頭部以歪斜的角度，看著正站在門邊的三人。蒼蠅爬在他染血變形的面頰，那些像漏水一樣的血液，還在徐緩地從他脖子上裂開的大洞溢出，臉上甚至插著幾塊洗手台的碎片。

「Fuck！Flotsam……怎麼會這樣！」

Jetsam嚇得幾乎要腿軟，Anastasia驚叫出聲，摀著眼睛躲去男友懷裡，只敢從指縫間窺看。同時Hans卻注意到，廁所深處還有另一個人影。那是個赤裸的女人，正以不雅的姿勢背向著門口，趴跪在地上，高高翹起臀部，以私處示人。隱在陰影中的上半身，頹軟地靠在馬桶座前，兩隻手腕被毛巾反綁在背後，頭部則栽在馬桶裡面。

來到這裡以前，在Anastasia的招供下，Hans問出了她們綁架Elsa的老婆，並且不知將她帶去了哪裡。Drizella那個長了腦子卻沒生智力的笨丫頭，竟然還天真地想拿Elsa的老婆來威脅她。人質肯定被兩兄弟用休旅車載走，也就是說，Elsa的老婆應該就在這個工廠裡，而那裡正有一具女性裸屍……。

「噢，shit……。」

Hans的臉色刷白，大步走進廁所。他簡直要瘋了，為什麼這些屁孩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闖禍！

——他們死定了！

Hans墊起腳尖，避開四周噴滿的血污，走進廁所深處，觀察那具女屍。她被戴上頭套，半顆頭泡在發黃的水中，一動也不動的，顯然已經失去生命徵象。

「你們這些王八蛋，幹了什麼好事！」

Hans咒罵出聲，趕緊上前想要拉起屍體，卻猛然定在原處。

——不對！

他注意到女屍手腳上的指甲油，那些纖長尖銳又五顏六色的指甲彩繪，就跟每天在他身上亂摸的那雙魔爪一模一樣。

Hans渾身爬滿雞皮疙瘩，立刻將濕淋淋的屍體提起來，揭開女人頭上的布套。

「Holy fuck！」

Drizella，嘴裡咬著自己的紅色蕾絲內褲，睜著兩顆充血無神的眼睛，睫毛膏糊在眼眶周圍，口紅塗滿她的臉頰與下顎，頭髮更是像鳥巢一般雜亂無章！

「Drizella！天啊！」

Anastasia推開Hans，想遮掩住姊姊赤裸的身體，卻又不敢真的伸手碰觸屍體，只是慌張失措地顫抖著雙手，六神無主地不知該如何是好。

「怎麼會是你？怎麼會是你！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Anastasia氣憤地走向Jetsam，用力捶在他的胸口，厲聲罵道：「說啊！你們對她做了什麼！？那是我姊姊，你怎麼可以放任哥哥那樣對她！你說啊！你們怎麼可以那樣對她！？」

Jetsam瞪大眼睛，舉起雙手猛烈搖頭，噴著滿臉的汗水，拼命否認：「不、不！不是我們！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Drizella的確來過，但是她應該半小時前就走啦！我、我們以為廁所裡的女人是那個殺手的老婆，Flotsam說要來上她，之後就一直沒出來，我哪知道他們居然……！這一定是那個殺手幹的好事！」

「不。」Hans看著淒慘的現場，說道：「那隻雪豹不在這裡。如果是她，屍體早就不見了。這應該是……」

碰！

與刺耳槍鳴同時響起「啵」的一聲，Jetsam的褲襠突然爆出一團血霧，他捧著鼠蹊部放聲大叫，倒在地上痛苦地打滾。

「呀啊啊！救命！殺手來了！Hans，救我！我不想死！」緊要關頭時，連男友也不重要了，Anastasia倉惶地向Hans求援。

「Shit，趴下！」Hans大吼出聲，將Anastasia的頭壓去地面，一邊按下無線電呼叫增援。在工廠外待命的傭兵們接連湧入，幾個人埋伏在窗邊，另外幾個則分散開來，準備掩護Hans和Anastasia前往工廠後門。那裡有車子能帶他們到下一個目的地，前提是他們得能坐進去。

不知來自何方的子彈，每一發都精準射穿傭兵的頭盔，訓練有素的部隊成員，簡直像是前來送死的肉墊，一個接著一個被爆頭擊殺。同時，廠房四周傳出了爆炸聲，火光此起彼落地綻開，炸彈竟像是刻意佈置好的樣子，讓人無從判斷殺手的藏身之處。

狙擊槍響唐突靜止，然後是自動步槍噠噠噠地連發。Anastasia邊跑邊向背後一瞥，不過是眨眼之間，就有三個全副武裝的壯漢，像剛從屠宰台切下的肉塊一般摔去地面！

「Hans，你這個大騙子！你不是說那個殺手不在這裡嗎？」

Hans焦慮地說：「她是不在這裡，但是另一個在啊！把頭低下來！」

「什麼？還有另一個殺手！？」

他們跑向另一根柱子後方，躲避又一波子彈的瘋狂掃射。在空中咻咻呼嘯的子彈，接連劃開冉冉飄動的煙幕，越來越濃烈的火藥味，就像是引爆恐懼的導線，隨時都可能被一再上升的體溫點燃，使肝膽應聲炸裂。

「殺手不是就那個什麼EA一個人嗎！呀啊！」

就在他們身邊的一個傭兵哀號出聲，他的巨體像一塊水泥「磅」的一聲砸在地上，開了一個洞的眼窩滿溢著血流，圓睜著餘下的一隻眼睛瞪著Anastasia。

「EA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

「你說什麼！？」

碰、碰、碰、碰！

隆隆砲聲在工廠裡伴著回音不斷喧騰，使人已經分不清是那些在四下撕裂的爆彈，還是雙方交戰的槍火。

抱著跨部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Jetsam，因為極度疼痛而短暫失神了一會。視界裡煙硝驟起，

火花到處閃現，彷彿是場盛大的煙火秀。轟轟聲響像是隔在一層薄膜的外頭，在耳朵裡悶悶地敲著節奏。

噠，噠，噠，噠——。

昏花的視線裡有東西在靠近，Jetsam移動渙散的目光，看見一個模糊的人影走近自己。他這才發現，原來那是一陣腳步聲。接著，一雙沾著泥土，疑似還噴著血珠的紅色帆布鞋停在眼前。

喀喀！

一段黑色彈夾落在他的鼻尖前方不遠處，刺鼻的火藥臭味似乎加重了，卻隱約又夾雜著一陣柑橘的酸甜。

「剛才那槍是為了所有女性。」

碰！碰！

Jetsam的兩條手臂接連被子彈打穿，那隻帆布鞋包裹的腳，用力踩在他鮮血狂冒的右臂上，使他淒厲地哭喊著。

「這是為了我老婆，你們居然敢用棒球棍打她。」

Jetsam轉動眼球向上看去，女人背著火光，面貌隱在灰暗的陰影裡頭，只能依稀看出女子穿著眼熟的成套紅色運動服。那頭紮著辮子的鮮艷紅髮有些雜亂，鼻尖底下，有著一個正在緩緩充氣的泡泡糖球，越來越大，越來越薄透。

「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碰她。」

碰！

「EA是兩個最強的殺手！Elsa Arendelle，還有她老婆，Anna Anderson！最頂尖的……」

轟——！！

離Hans和Anastasia最近的一台車發生爆炸，烈火將數個傭兵的衣物點燃，也將他們躲藏的柱子炸歪。兩人驚叫著退開，倉忙地尋找下一個掩體，同時著火的柱子應聲斷裂，爆出一團刺眼的火球！

在火焰的閃光中，那道紅色的人影將步槍扛在肩上，不疾不徐地走來。那雙青綠色的眼睛，半隱在暗影之中，反映著周邊的烈焰，就像一把熊火在目中轟然炙燒。

Anastasia倒抽一口氣，舉起雙手想為自己辯解，但她還來不及出聲，一顆子彈便穿過她的牙縫，將她後腦鑽開一個大洞。

「……槍手。」

Hans低聲說完，眼睜睜看著Anastasia的半顆頭，像一灘爛泥噴濺在身後的車門。周遭的一切逐漸陷入火海，他的保護任務也宣告失敗，便軟了兩隻腳頹坐在地。

被髒污運動褲包裹的細長雙腿，慢條斯理地跨出步伐。紅色連帽外套看起來太過休閒，跟那雙熟練退出步槍彈夾，隨手扔去一邊的俐落手法，實在格格不入。纖瘦的手腕，從寫著「I Love My Wife」的褪色T恤底下，拉出一把貝瑞塔M9。兩條略微鬆脫的辮子，隨著腳步左右搖晃。那張佈著雀斑的臉蛋甜美可人，此時卻像是陰狠鬼差，帶著詭異綠光的碧眼，正向下覷著他。

一個是天堂降下的魔鬼，一個是地底爬出的天使。

到底是誰讓這兩個女人湊在一塊的？

Hans舉起雙手投降，說道：「拜託，Anna！我來這可是為了救你的！」

「是嗎？」

Anna Anderson……不，現在是Anna Arendelle，根本不用回頭，只是反手扣下扳機，便將身上著火哭號的傭兵一槍奪命。

「看起來不太像啊。」

「我發誓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那兩個笨丫頭不敢告訴我，她們綁架了你！我是在得知真相的第一刻，就立即趕過來了！」

「然後你決定呼叫更多夥伴，來這裡開鳴槍派對迎接我嗎？真是令人感激涕零。」

Anna冷笑出聲，接著毫無預警地向Hans的大腿開槍！

「啊啊啊啊！Fuck！」

Anna奪走Hans的手槍，回頭找了一處遮蔽物，迎擊埋伏在後門的傭兵。

碰碰碰碰！

她雙槍並用，眼皮眨也沒眨，子彈接連掃向每個傭兵。子彈打空了，她便就地拾起傭兵屍體上預備的彈夾。

Hans曾經聽說過，Anna Anderson在成為Elsa Arendelle的妻子並且與她一起引退之前，最有名的傳聞之一，就是她能夠只用一隻手更換彈夾。在他今天親眼見證以後，他再也不會認為那只是個都市傳說。

「請求支援！請求支援！」一個落單的傭兵在柱子後方藏身，他氣喘吁吁地壓著無線電呼叫增兵，「一到七小隊全滅！指令官中彈！我重複一次，指令官……」

碰！

那名傭兵在掩體後方躲得好好的，卻還是逃不過橫死的命運，同樣被爆頭而亡。

神乎其技！

Hans還以為自己正在看什麼奇聞異事的達人秀，Anna輕鬆寫意地開槍，好像總是能知道槍林彈雨中的破口，在最恰好的時機，選擇一個最安全的範圍舉槍反擊。

Hans看不見門外那些傭兵的戰況，但是光聽不曾間斷的呼喊，和無線電頻道裡一段又一段嘈雜慌亂的叫喚，就知道死傷的狀況有多麼慘烈。

——那些可是身經百戰的傭兵！這麼多人合起來，竟然贏不了一個退休的殺手。而且她射出的子彈，他媽的竟然會轉彎！

要不了多久，槍聲便平息下來。

Anna隨意扔掉彈夾打空的步槍，撈來幾個傭兵的手榴彈，扔去外頭之後，提著手槍走向Hans。

「好了，噁心的鬚角男。」

Hans看著Anna緩緩靠近，她的眼神倒比不上Elsa那麼嚇人，但是道上誰都知道，這個甜心一旦發怒，有時甚至比Elsa更要恐怖。

「我聽說那些混蛋揍我老婆，還搶了她的車，害她很不爽。其實我們有一點家務事要解決，可是卻被那些雜碎攪局。否則原本我此刻就會跟我老婆舒舒服服的在床上，為了和好而瘋狂做愛，可是現在我卻無法聯絡到她，所以我也非常不爽。而我想，你應該知道Elsa在哪裡吧？」

「我不知道！Fuck！」腿上的疼痛不斷讓Hans分心，他邊咬牙邊說：「不久前我在Kristoff的車廠見過她，但是她又消失了！你也知道你老婆，沒有人能掌握她的行蹤！」

「但你也知道我，Hans。我不是個有耐性的人，所以幫個忙，別想愚弄我。」

接連數個爆炸震碎了工廠屋頂的窗戶，碎裂的千萬片玻璃像雨一般灑落，映著外頭橘紅色

的火光，閃耀著刺痛雙眼的晶瑩亮點。

像極燈飾的璀璨光幕，車輛炸毀冒出的蒸騰黑煙，呼呼竄著烈焰的火舌狂舞，裸露傾頹的破磚斷瓦，鈴鈴大作的火災警報。末日般的景象襯在Anna背後，如同她是個帶來災厄的差使，吹響象徵毀滅的號角，預告終焉的到來。

Anna咀嚼著泡泡糖，慢吞吞地蹲下來，吹出一個渾圓的氣泡，將還在發燙的槍口，抵在Hans的褲襠前。

「Where is my wife？」

【規則3】別玩火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Rule 3. Don't play with fire

*“Evil trickles down (邪惡蠢蠢欲動)
Secrets screaming loud (秘密大聲尖叫)
It's buried in the ground (它被深埋在地底)
It's meant to come out (它注定要被揭露)”*

Anna一邊唱著歌，提一提揹在肩頭的網球袋，一邊認份地拾級而上。在樓梯間無止盡地迴繞，她覺得大腿快要罷工時，拆了一顆泡泡糖塞進口中鼓舞自己，最後總算堅撐著毅力踏上頂樓。

*“Run run rebel (跑吧，跑吧，忤逆者)
Run with the devil (跟著惡魔一起跑吧)
Ahh... I'm coming for you (啊啊...我要來找你了)
Run run run run (跑啊，跑啊，跑啊，跑啊)
Run run run run rebel (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忤逆者)
Run rebel... (跑吧，忤逆者...)”*

她推開髒兮兮的鐵門，一陣潮濕的涼風鑽過門縫，厚重的烏雲籠罩著城市，看樣子再過不久就會下雨。

Anna不喜歡秋天午後這個令人厭世的沈寂感，決定等會去買一點甜甜圈當晚餐，就回家睡覺補眠。

然而就在她走向天台邊的矮牆時，她感覺到了視線。

——有人在這裡！

媽的，她可是這個國家裡最強的狙擊手！

距離目標三公里半遠的這處天台，除了她以外還有誰會知道？

Anna以最快的速度拔出手槍，指向不速之客的臉，然後……她戀愛了。

那裡站著一個女人，一個讓人垂涎的極品尤物，就立在那裡盯著她瞧，動也沒動。看呐，在這該死的陰天裡，那頭金髮還能閃閃發亮。瀏海狂野地撥上頭頂，耳朵兩側的髮順弧線，八成是用最高級的髮蠟定型，帶點撩亂卻又有型的率性，鬆軟的辮子則慵懶地披在左肩。

另外，這個超越次元的美人，穿著一身西裝。

非·常·合·身的西裝！

拜託看看那雙腿，還有被西裝包覆所襯托出來的完美腰身！以及……天啊，Anna多想把臉埋進那對包在襯衫底下的豐胸，然後跟那雙不屬於凡人的藍眼睛神交。

噢，慢著，她聽說過一個總是穿著西裝的女人！

「天啊，你是……」Anna慢慢壓低槍口，有些困難地吞下唾液，「你是Elsa Arendelle！傳說中的Elsa Arendelle！」

金髮美人緩慢地眨眼，翹起嘴角問道：「你認得我？」

「欸，拜託，每個人都知道你！」Anna收起手槍，「抱歉，我剛才超沒禮貌的！」

Elsa抬起眉梢，略歪著頭顯露疑惑。

Anna將逃跑的髮髻梳去耳後，忽然覺得這身運動服實在拉邊到可恥，底下那件三天沒換的T恤更是丟臉，於是她拉起運動外套的拉鍊，遮住裡面的睡衣，紅著臉說：「你可是個活的傳說！我總是夢想著有天能碰巧遇見你，而我的願望就在剛才實現了！媽呀，而且我正在跟你對話！你可以在我的槍上簽名嗎，拜託！」

Elsa只是無語地注視著Anna，而Anna聽說見過Elsa的人，都認為她的眼睛很可怕。

可是，她半點也不覺得嚇人，甚至認為那雙眼睛似乎有一股莫名吸引力，像是藏著無數寶石，能讓人深深跌墜的無底洞。

「你只要簽名？」Elsa總算開口了，「多數人甚至不想跟我說話，他們只想殺我。」

「哈，怎麼可能？」Anna翻起白眼癡笑一聲，「或許他們想，但重點是他們辦不到，繼續做夢吧！而且……」

Anna話才說到一半，突然間睜圓了那雙銅鈴般的大眼睛。

也許這個傻女孩終於想起自己來這裡的目的了吧，Elsa心想。

「等等，你應該不是個狙擊手吧？」

據說，沒有人知道這個金髮殺手，究竟用何種方法完成任務。

Anna看著Elsa那對隱藏在黑色手套裡的雙手，又在她的身體周圍掃視一圈，沒有見到她帶著任何武器。困惑的同時，卻又不斷分心注意到，那雙手臂環抱在胸前，更加凸顯了她性感的上圍。

——救命，那才是真正的兇器吧！

Elsa沒注意到自己正被人用眼睛意淫，聳聳肩說道：「不是。」

「那你怎麼會在這裡？」

Elsa始終沒動過半吋，只是望著那張佈著雀斑的可愛臉頰，說道：「Anna Anderson，綽號『泡泡糖』，殺手榜單排名第八，目前國內最頂尖的狙擊手。除了精通各式槍械，你還喜歡製作炸彈。」

Anna促吸一口，頂著一雙幾乎要泛淚的大眼，滿臉意外地望著Elsa，不可置信地說：「你不但認識我，還知道我的事情？等一下，我的天，我受不了這樣！給我住手，立刻停止這麼迷人的行徑！我可以吻你嗎？」

Elsa還以為自己聽錯了，「……什麼？」

意識到自己脫口而出妄想的内容，Anna立刻羞得滿臉通紅，但也沒打算掩飾自己的迷妹行徑與澎湃情緒，繼續說道：「對不起！……呼，我已經仰慕你很久了，而你剛才稱讚我是最頂尖的狙擊手，我有一點快要升天了！別管我的槍，你可以在我的屁股上簽名嗎？我不會洗掉它的！」

Elsa忍不住露出明顯的笑意，低頭看著懷錶說道：「倒是你，再過13秒鐘，就會錯失晉升到第三名的機會。」

「別擔心。」

Anna笑得露出健康的牙齒，好似陽光是從她可人的笑臉綻放出來一般。她打開腳邊的網球袋，撈出狙擊槍的零件，並以驚人的速度組裝好槍身，填入一發子彈，當然也不能忘記要撩一撩眼前的美女。

「我不會錯過任何能接近你的機會，就算只是榜上的名次。」

Anna甚至不需嘗試瞄準，用身體去感受周圍的一切，好像那是她與生俱來的能力，只要匆匆一眼，略微移動槍口，隨即扣下扳機。

悶雷劈在天邊，代替槍響為即將驟雨忙亂的市鎮揭開戲幕。

口袋飽滿的藥頭，被子彈消去半顆頭顱，頹軟的身體倒在車邊，破裂的腦殼還在滿溢著紅白參半的液體，成為陰霾灰階的城市裡，觸目驚心的濃烈色彩。跟班小弟們像是一夥失去方向的螞蟻，繞著首領的屍身打轉，捲起一陣塵囂。

「3580公尺，恭喜你打破紀錄。」Elsa遠遠看著陷入恐慌的城市，像是欣賞一齣無趣的默劇。說完，她緩緩移動腳步往出口走去。

「等一下，你還沒回答我呢！」Anna趕緊跟了上去，追問：「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Elsa停下步伐，接著轉身優雅地步向Anna，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以撩人的姿態搖曳著姣好翹臀。

Anna沒意識到自己幾乎流下口水，微微開著嘴巴，癡癡望著她的女神。

「為了打破紀錄，這棟大樓是最適合的地點，只有最棒的狙擊手才會曉得。」

Elsa貼近時，嗅吸了一口她身上的香甜味道，使Anna幾乎抑制不住身體的顫抖，甚至忘記咀嚼齒間的口香糖。

接著那雙可口的唇瓣輕輕落在她臉頰，距離嘴唇僅有數公釐遠。她可以聞到金髮尤物身上的香水，散發著勾人的玫瑰香氣，使她幾乎神魂顛倒。如果這個吻繼續留連，她的膝蓋真的要發軟了。

「我一直都在看著你。」

Elsa附在她耳邊低聲說著，稍顯低沈的沙啞聲線，令Anna感覺到一股莫名安心的信任感，同時卻又使她渾身發燙。

「我可是等了足足15分鐘，所以你欠我一杯咖啡，小草莓。回頭見。」

Anna甚至不記得Elsa什麼時候離開的，就這麼呆站在高樓頂端，想著剛才見過的美人發愣。

那個女人怎麼可以這樣？點燃她的慾火之後就這麼走了？

Anna輕撫著頰邊殘留的柔軟觸感，回味與她短暫的邂逅，然後噗哧笑了出來，嘲弄自己的癡傻。

直到一滴雨水點在鼻頭，清涼的感受才洗清Anna被魅惑的思緒。

「那是什麼意思？」

★

麥片，牛奶，麵包，還有一顆蘋果。

偌大的洋館餐廳內，排著一排拼接的細長餐桌，兩側坐著數十個年齡不一的孩子，每人都穿著統一的灰白色長袖連身服，挺直背脊，安靜地盯著一成不變的早餐內容。

幾個穿著聖袍的女性，站在壁爐前方的空地，監督著孩子們的一舉一動。

「把手收回去，Danny。」

其中一名聖袍女性開口，餐席上的一個棕髮男孩，不無失望地把伸向蘋果的手縮了回去。

「可是我真的好餓，我甚至開始覺得頭暈了。」

另一名聖袍女性，以溫和但不容反抗的語調說道：「我們不是動物，Danny，我們是能理解規矩，並且知道感恩的人類。你能在這裡有衣可穿，有床可睡，都要感謝母神Gothel的恩澤。只有等到她親自現身帶大家禱告以後，你們才能用餐。」

一個女孩舉起手，說道：「可是Gothel媽媽今天好慢，平常7點她就到了，現在已經7點18分

了卻還沒出現。我們真的很餓，Josh的肚子也一直叫。」
坐在她身旁的胖男孩吃了一驚，趕緊用手肘推在女孩身上，窘迫地辯解：「我的肚子才沒有叫呢！你不要胡說！」
「很抱歉讓你們久等了，孩子們。」

穿著深紫色長袍的母神Gothel，總算在孩子們逐漸喧嘩起來時現身。
披著捲曲的黑色長髮，平時面色慘白的Gothel，這天難得上了粉底，給那雙終日半吊著的眼皮刷上一點眼影，還挑了個顏色鮮豔的口紅，看起來心情似乎不錯，也許今天不會有孩子受罰吧。
聖袍女性們向她彎身行禮，Gothel淺笑著點點頭，站在中央的講台上，向下望著期待能夠趕快開動的孩子們。

「我遲到是因為剛才在洽談一件好事，是好消息喔，孩子們。今天你們當中，有一位將會受到領養，並且住進新家！是不是很棒呢！」

Gothel拍著手，露出尖牙開心地笑著，孩子們卻並未能夠感染她的喜悅，甚至面露愁容。
眼看氣氛顯然跟預料的不同，Gothel略覺得有些丟了面子，便瞪大眼睛，將視線射向聖袍女性們。她們感受到Gothel銳利的目光，立刻配合地揚起假笑，不情願地跟著一起鼓掌。

「等你們吃完早餐，我再來宣布這位幸運兒是誰。現在，讓我們一起為這豐盛的一餐祈禱吧，我的孩子們！」

Gothel攤開雙手，沐浴在陽光之中，幾個聖袍女性從袍子下取出一本手冊，異口同聲地唸道：「『萬福母神Gothel，我的母親，我把我的年少、青春、活力和美貌奉獻給你。』」
孩子們交叉雙手指節，閉起眼睛跟著複誦一次。

「『感恩母神Gothel，我們尊敬你，我們敬愛你。我們不怕痛苦，因為有你常伴在側。願我的感謝之心，化作宇宙能量，成為大地精華，長青泉源，作為回報灌注於母神Gothel的真身，庇佑更多像我們一樣的迷失之子。感恩母神Gothel，讚嘆母神Gothel！』」

「非常好，孩子們。現在開動吧！」

Gothel滿意地下達指令，還沈浸在祈禱文的讚美聲中，覺得自己似乎又年輕了一歲，神清氣爽的。

「Gothel媽媽，」一個理著平頭，長了一口爛牙的男孩舉起手，說道：「我的蜘蛛人手錶不見了，卻沒有人承認自己偷走了，你可以幫我找犯人嗎？」

「媽媽很忙，叫那些大姊姊幫你找。」Gothel對孩子瞧也不瞧一眼，隨口敷衍兩句。就要離去時，忽然又停在門邊，轉頭說道：「Rapunzel，等一下吃完早餐就立刻來書房見我。」

她頭也不回地離開餐廳，留下滿堂鬆了口氣的孩子們，和那唯一一個，連麥片都還沒吞下，就立刻失去胃口的長髮女孩。

★

9點整，Gothel步下台階，走向孤兒院門外停著的黑色轎車。

兩個身穿黑色西裝的男子立在車邊，其中一個身材高壯，板著臉孔神色嚇人的男子，腰間佩戴著手槍，手中拎著一只銀色防撞箱，耳邊牽著一條顯眼的耳機線，看起來就像一名特務或是保全。

另一個拄著鑽石拐杖的男人，撮弄著唇上的山羊鬍，眯著一雙單眼皮的鄙夷視線，瞪著逐漸靠近的Gothel。

男子取過保全手中的防撞箱，並將它交給Gothel，說道：「這次的小鬼最好值這個錢，我還

要保留資金蓋新的實驗室呢。」

Gothel掀開箱子，隨意從差點滿出來的鈔票堆中取了一疊，拇指一撥，飛快地檢視當中的每一張紙鈔，最後低頭用力嗅了一口那特有的油墨味，這才滿意地關上箱子。

「還蓋什麼實驗室，先花點錢改一改你們的洗腦程式吧！免得又多一個小婊子，整天威脅要炸掉我的孤兒院。」

男子冷哼一聲，抬頭指一指孤兒院屋頂的十字架，還有Gothel身上的長袍，說道：「『孤兒院』？穿著那身衣服，在那個立著十字架的屋頂下，圈養小孩賣錢，你不怕哪天遭到報應？」

「用錢買小孩做實驗的你，有什麼資格說我，Jafar。」Gothel伸出尖銳的指甲，指著男子說道：「你到底什麼時候要把她處理掉？」

Jafar擰起眉頭，不耐煩地說：「因為前幾天爆炸的意外，狗仔最近盯上我們了，所以暫時先不要……」

Gothel打岔道：「欸，話要說清楚，狗仔盯上的只是你，不是『我們』，你最好不要害我也被拖下水！」

「你也可以餓死她，然後埋在後院就完事了！要不是你不敢動手，我們何必擔心她的存在！」

「荒謬！」Gothel尖銳地罵了一聲，她舉起防撞箱，想用箱子敲Jafar的頭，卻被他的保鏢給嚇得退了回去，憤怒地低聲說道：「要不是你們的『高超技術』實在爛透了，那個小婊子才不會記得你們幹了什麼好事，你的實驗室炸掉也是活該！我冒著孤兒院爆炸的風險，替你擦屁股就算了，現在還要我幫你殺人棄屍？萬一八卦記者找到我這來，我就把你也供出去！你最好快點想辦法滅她的口，而且別想在我這動手！」

Gothel憤憤地走回孤兒院，其中兩名聖袍女性等候在走廊上，Gothel將防撞箱扔給其中一人，指著她的鼻子說道：「拿去收進保險櫃。金額只能多不能少，否則我就剝斷你的手指！」

她將瑟瑟發抖的女性趕走，轉向另一人問道：「人呢？」

「已經在房間待命了。」

「把她帶下來！」

Gothel呼出惱火的氣息，望向牆面吊掛的鏡子，整理好因為發脾氣而有些紛亂的髮捲，並換上一副欺騙孩童的笑臉，迎接怯懦的長髮女孩。

「噢，Rapunzel！這件粉紫色的洋裝太適合你了，簡直就像一位小公主！」Gothel拉著長髮女孩轉了一圈，說道：「新爸爸和新媽媽一定會很喜歡你的！司機在外面等了，我們走吧！」

Rapunzel被Gothel牽著，有些不知所措地回頭望上樓梯上方。只見幾個孤兒院的同伴蹲踞在樓梯間，從欄杆的間隙探出頭來窺看，一個一個都露出同情的目光。

「Gothel媽媽，我可不可以不要去？」Rapunzel問。

「有家庭願意接納你，這是天大的好事啊！」

Rapunzel眼眶浮著淚水，顫抖著說道：「可是……大家都說……你要把我們賣掉……。」

Gothel翻起白眼，心中浮現那個可惡的紅髮女孩的模樣，努力抑制著脾氣，說道：「大家是騙你的！他們只是很羨慕你能被新的家庭接走而已，不要相信他們的謊言。他們……」

「Rapunzel——！不要相信她！」

忽然從旁竄出一聲唐突的喊叫，那是一個女孩的聲音，聽起來像在不遠處悶響，好像被什麼東西給遮掩住了。

孤兒院前方的庭院中，有一間木製的儲藏室，裡面堆放著一些掃除用具，平時都是上了鎖的。現在那扇掛著斗大鎖頭的木門，正在激烈晃動，吼叫持續從木片的縫隙洩漏出來。

「那個去他媽的Gothel老妖婆，她說的都是屁話！不可以去！Rapunzel快點逃走！」

碰碰碰！

敲打的力氣之大，幾乎將小木屋頂上積累的落葉和塵土給抖了下來。強烈又激動的聲勢，嚇著了Rapunzel。但她害怕的卻不是被關在木屋裡的人，而是正用力束縛著她的手腕，企圖將她推上陌生人的車子，那個他們每天禱告讚頌的聖母Gothel。

Rapunzel哭了起來，扭轉手腕希望從Gothel手中掙脫，哀求道：「Gothel媽媽，我不想去，拜託你不要把我賣掉！」

Gothel惱火地瞪著那道還在搖晃的木屋小門，一邊咬著牙想要隱藏自己的怒氣，一邊又要繼續假扮那個救苦濟孤的母神，使她的臉孔看起來猙獰又嚇人。

「我沒有賣掉你，她說的不是事實，不要相信那個瘋女孩！」Gothel拖著Rapunzel，將她交給Jafar，「新爸媽會好好疼你的，是不是啊，司機先生？」

Jafar的臉頰抽搐幾下，瞪著Gothel扭曲的面容，又看了看花費大把鈔票才換來的實驗體，只好不情願地假笑，說道：「是、是啊，Gothel小姐說得對，你不需要害怕。我會把你安全地送到新爸媽的家裡，上車吧。」

Jafar將哭鬧的Rapunzel再丟包給保鑣，用眼神指使他將女孩帶進車裡。

Gothel眼看車門闔上，便咬牙切齒地推了Jafar一把，指著木屋低聲罵道：「你最好把她一起帶走！立刻，馬上！我已經要受不了了！她繼續待在這裡發瘋的話，萬一小鬼們都跑走，你以後也沒有實驗用的白老鼠了！」

見面不到5分鐘，Jafar就已被Gothel不斷的嘮叨和埋怨，給惹得心煩意亂。他本來就不喜歡和這個老處女打交道，雖然身為實驗室的負責人，他自己也有不得已看人臉色的理由，但是這個世界上孤兒多得是，要抓小孩來實驗，去街上撈幾個就好，何必非得靠這個愚婦。若不是她手上握有他的把柄，他老早就不想跟她做買賣了。

「好吧，好吧！」Jafar煩躁地咋舌，甩一甩雙手，想把那些從Gothel嘴裡噴出來，彷彿具現化漂浮在空中繼續聒噪的字句，都跟她的人一起從身邊趕開，說道：「你去把她抓出來，然後塞進我的後車廂，我今天就把她處理掉！」

「還要我去幫你抓？我又不是供你使喚的下人！」

「我可沒有你的儲藏室鑰匙，瘋婆娘！用用你的腦子！」

Jafar那麼回嘴，像是被他嘲笑著自己很愚蠢似的，Gothel雖然生氣，卻也沒有反駁的餘地，畢竟他說的是事實。她捏著兩隻拳頭，暴怒地低吼一聲，踏著咚咚作響的腳步，踢著樹林飄下的落葉，大步走向儲藏木屋。

「Emily？Emily！把鑰匙拿來！」

Gothel吆喝著手下的名字，一個聖袍女性從孤兒院門口奔了出來，著急地翻找大把鑰匙串中，屬於儲藏室的那一支。

「你這個販賣兒童的老巫婆！你會遭到報應！」

木屋裡的女孩仍在咆哮，Gothel已經氣急敗壞地無暇顧及偽裝形象，將剛才所受無處宣洩的氣，出在滿是斑駁痕跡的木門上，用力拍打又踢踹幾腳。

「住嘴，瘋丫頭！你這麼想去死，我就成全你！」

Gothel這麼一激，木屋裡頭的反應更加劇烈，又是鏗鏘又是匡啷，好似有人在門後大鬧，將裡頭的物事全都翻攪一通，東西砸落的聲響不曾間斷。

眼看Emily找了半天，還分不出到底哪一把才是儲藏室鑰匙，Gothel徹底失去耐性，一把搶

過鑰匙串，認出兩天前才用來上鎖的鏽蝕鑰匙，將扣在鐵鍊上的鎖頭解開。

「該是時候送你去地獄了，笨女孩！」

Gothel倏地拉開木門，一陣粉塵滾滾飛揚，昏暗的兩坪大儲藏室裡，滿地都是掉落的物品。層架歪斜地傾倒，鐵皮燈罩下黯淡的黃色燈泡，牽著電線在半空搖擺，使四下影子像蠢動的魔鬼，在牆上張牙舞爪。但是應該纏繞在女孩嘴上的絲巾，以及本來捆縛著她四肢的布條卻落在地面，而女孩竟不見蹤影，只有一個大聲公，和被絕緣膠帶纏在大聲公麥克風上的手機。

「什麼！？」

Gothel愣著眼上前細看，但是才剛踏進木屋，腳邊突然有個黑影竄了出來！

沙啊啊啊——！

一隻黑色的貓憤怒地露出尖牙威嚇，蹦地一下飛躍起來，伸出爪子在Gothel頰邊畫出三條血痕！

「呀啊啊！」

Gothel捂著臉尖叫出聲，向後跌坐在地。

黑貓在落葉堆中踉蹌幾下，接著便飛快地跑進樹林中，消失了蹤影。

「我的臉！我的美貌！！」Gothel盯著滿手的鮮血，嚇得花容失色，又驚又怒地指著木屋，向手下斥責：「這是怎麼回事！我不是叫你要綁好她嗎？為什麼她不見了！？」

Emily百口莫辯地看著墜在地上的布條，慌忙解釋：「我、我真的有綁好她！那天你也親自確認過……」

「你現在是反過來怪我沒有仔細檢查嗎！？」

「不、不是這樣……」

就在Gothel責罵聖袍女性時，忽然有人叫道：「起火了！書房起火了！」

「又怎麼了！？」

Gothel尖吼一聲，回頭望向孤兒院。

外牆爬滿樹藤的石造教堂二樓，角落那一處有著陽台的房間，一陣灰煙正從大大敞開的落地窗門滾滾冒出，而那裡正是Gothel的辦公室。

「該死！」本來正在看好戲的Jafar，一聽說孤兒院內部起火，便趕到Gothel身邊急叫：「快把實驗體都帶出來！要是他們燒死在裡面，我們就沒有測試對象了！你永遠也拿不到你的保養品！」

「不——！」

Gothel根本聽不進Jafar說了什麼，她立刻跑進孤兒院，和正準備逃生的幾個聖袍女性撞個正著。

其中一個女子拉著Gothel，問道：「母神Gothel，聽說二樓失火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趕快疏散孩子們？」

Gothel用力推開攔住她的聖袍女性，喪失理智似地大罵：「我不在乎！我的書房！我要去搶救我的書房！」

她才將那些礙事又笨手笨腳的黨羽們甩開，接著卻被一股腦湧上的孤兒們所包圍。他們害怕又無助，急著尋求一直以來給予他們吃穿，收容他們的慈悲母神的營救。

「救命！Gothel媽媽，失火了，快救救我們！」

「走開！你們這些小鬼不要擋路，全都滾一邊去！滾開！！」

孤兒們一邊哭叫，一邊奔下樓梯，驚恐地往孤兒院外奔逃。

Gothel逆著人流往二樓疾走，完全無視那些向她求助的孩童，一心一意地只想盡快趕到她的書房。

「我的保險櫃！我的現金！我的帳本！」

然而當Gothel終於來到她的辦公室，卻沒有看到想像的惡火蔓延，沒有感覺烈炎的滾燙，事實上連一束火苗都沒有。正在冒著煙的，只是一個擺在昂貴桃木桌上，堆著斷木殘枝，燻黑桌面表皮的生鏽炭火盆。

「……怎麼回事？」

Gothel視線一掃，書房內除了多出那一個熏人的炭火盆以外，其他東西似乎都維持著原樣……不，在她座位後方牆面鑲嵌的保險櫃，櫃門居然是半敞開的！

Gothel倒抽了一口冷息，差點被刺鼻的木頭悶燒臭味給噏個滿懷。她揮舞著手臂驅散眼前的烏煙瘴氣，疾步走向她的保險櫃，只見櫃門上貼著一張字條。

“THX！”

Gothel瞪著字條背後糊著的口香糖，馬上明白留訊的意思，立刻打開保險櫃的門。

刷的一響，她感覺櫃門像是拉扯到了什麼東西，果然就看見門的內側又貼著絕緣膠帶，一條斷開的電線垂了下來，線頭是幾條裸露的電絲。

順著望去保險櫃內，本該存放在其中的鈔票、硬幣和珠寶，以及數分鐘前剛剛收穫裝滿30萬的防撞箱，全都不翼而飛，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再普通不過的兒童電子錶。

但是，電子錶卻與幾根管子，還有一片裸露的電路板，被絕緣膠帶緊緊纏在一起。一小片字條貼在錶帶上的蜘蛛人旁邊，寫著：“KISS MY ASS！”

而那塊小小的電子螢幕，顯示著5秒鐘，並在她拔出了電線之後，開始倒數。

跑，也來不及了。

Gothel的腦袋瞬間嗡地泛白，只能圓睜雙眼，瞪著秒數歸零。

「Anna Anderson——！！」

轟咚——！！！！

孤兒院二樓的窗戶應聲破裂，火光和碎片往四處飛散，火球迅速吞噬整間書房。

教堂內部的木造結構很快地被點燃，數秒之間整個二樓都被火牆包圍。猛烈的熊焰發出轟轟風聲，搖擺的火束，像是狂舞的人們舉起手來大肆慶祝。

刺眼的火光已經使人難以看清建築物本體，只能依稀看見豎立在頂端，那個巨大的十字影子。

咖噠！

坐在轎車後座呆望著劇變的Rapunzel，突然聽到身後的聲響。

回頭一看，另一側車門居然悄悄地敞開。奇怪的是，那裡並沒有人呀，車門怎麼會自己打開呢？

Rapunzel不解地望著大開的車門，猛然驚覺這正是逃跑的好機會。她警戒地望向那個長相像騙子的司機，還有跟在司機旁邊那個更加孔武有力，看起來更像司機的壯碩男人，他們都在望著已經完全變成巨大火柱的孤兒院發呆，於是Rapunzel蹣手蹣腳地偷偷跳下車。

「爆炸聲和黑煙會引來不必要的注意，我們撤！」

Jafar眼看苗頭不對，知道自己必須趕快離開孤兒院所在的樹林，並消滅任何他曾經出現在此，以及與Gothel有所關聯的證據。

當他轉身準備上車離開時，卻看見剛才買來的女孩，居然正站在車外！

Rapunzel急抽一口，驚覺壞人發現了她，便拔足奔向孤兒院的同伴們。

剛才花的30萬，想必已經跟著Gothel以及孤兒院一起燒了，既然錢拿不回來，至少要捉回買下的女孩。

Jafar立刻向保鑣下令：「抓住她！別讓她跑了！」

他這麼一吼，不只Rapunzel，剛從火場逃生並聚集在一團的孤兒們，深恐自己也被捕捉，立刻放聲尖叫，往樹林中四散逃跑。

保鑣立即反應，反手探去腰間配戴的槍套，但是他沒有摸到熟悉的冰冷槍柄，卻碰著一個溫溫軟軟的東西。困惑地低頭一看，居然是一隻手！

一個衣著佈滿髒污的紅髮辮子女孩，伸長手臂，不知何時解開了槍套上的安全扣環，槍柄已經被她握在手中。

「Oops！」

紅髮女孩沒料到保鑣居然在這時回頭，暗罵了一聲倒楣，將事先抓在手中的一把落葉和泥巴，撒向保鑣的臉。

然而保鑣戴著墨鏡，這一點干擾對他並無影響。他厭煩地嘖了一聲，揮開臉上沾附的枯葉和泥土，企圖擒住紅髮女孩。就像貓捉老鼠一般，保鑣每每以為捉住了女孩，她卻總能從掌中溜開，並且以極快的速度在他身邊飛竄。相較之下，他更像是隻被貓盯上的玩物，翻弄於股掌之中。

「可惡！給我站住，臭丫頭！」

保鑣氣惱地叨唸，瞥見溜到身後的影子，搶先曲起手肘往後一頂。

「噢嗚！？」

紅髮女孩被保鑣強壯的手臂敲中鼻樑，腦袋震盪發暈，使她踉蹌幾步。眼看保鑣迅速逼近，她趕緊抬腿一掃。

蹦！

她感覺像是踢在一道堅硬的水泥牆上，保鑣一把接住她的踢擊，扣著她的腳踝，將她往地面用力一砸！

紅髮女孩撞在地上，痛苦地哀嚎了一聲。保鑣見她毫無防備，掄起拳頭就要揍進她的臉，然而他的手臂卻忽然噴出鮮血！

保鑣叫出聲來，他的西裝袖管破了，血液逐漸滲透布料的纖維，貫穿手臂的洞，就像是被子彈鑽開一般，可是剛才卻並未聽見槍響。

難道有誰在暗處使用消音槍偷襲？

保鑣只能迅速往周邊的樹木掃視一眼，卻沒有餘裕繼續搜索偷襲者。紅髮女孩很快地爬了起來，從保鑣的腿間鑽去他身後，跳上他的背。

同時，總算捉到女孩的Jafar，奮力抓住拼命掙扎的Rapunzel，但是一個人顯然有些吃力。

他是個坐在辦公室裡管理下屬的高層主管，可不是來做這種體力活的打雜小弟。

Jafar心裡正在嘀咕保鑣為何遲遲不來支援，叫道：「Parrot？快來幫忙！Parrot！」

然而回頭一看，他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保鑣居然遭到了襲擊。

「救命！壞人抓住我了，救我！」

Rapunzel大聲哭叫，希望正在奔逃的同伴們能回頭救她，但是那些孤兒好不容易才嚐到自由的滋味，都已經自顧不暇了，哪有那個餘力伸出援手。

正在不斷攻擊保鏢的紅髮女孩見狀，將奪來的手槍抵在保鏢頭上，威脅道：「放開她，不然我就把這傢伙的頭打爆！」

Jafar這麼一分神，Rapunzel便逮到機會，用力在他手臂上咬了一口，終於引得他鬆開掌心，飛也似地逃跑。

僅是為了追趕她，就幾乎用光力氣的Jafar，一邊喘息著，一邊看著到手的雛鳥飛走，手上還被咬破一個大洞，氣得他不甘心地低吼出聲。

Jafar憤恨又挫敗地走了回去，怒視著攀在保鏢背後的紅髮女孩，罵道：「Anna Anderson！又是你！你一再證明了，你就是個該死的麻煩精！」

Anna直挺挺地瞪了回去，回嘴道：「在把你們實驗室的惡行昭告天下之前，我可不會死。站住，王八蛋！你要是再靠近，我就要開槍殺了他！」

Jafar停在數公尺外，他看了看一臉衰樣的保鏢，提提肩膀說道：「其實我不在乎。」

說完，他從西裝外套底下掏出手槍，上膛，然後一槍射穿保鏢的腦袋！

Anna驚呼一聲，跟著保鏢頹軟的身體一起摔在地面，但她很快地撈起槍與Jafar對峙。

「一對一，居然還打不贏一個小鬼，留他也沒有什麼用。」Jafar游刃有餘地攤手問道：

「現在，你打算拿什麼威脅我？你的鼻子還在流血呢。」

Anna嘔了一口，繼續將槍口對準Jafar，騰出一隻手擦拭鼻血，但是顯然沒有什麼用。

「我有能證明你進行非法人體實驗的證據。」

「什麼證據？你那搓發白的頭髮？」Jafar輕蔑地笑著：「沒有人會相信你說的話。」

Anna從口袋裡撈出手機，故意將螢幕上通話中的畫面在Jafar眼前晃了晃，說道：「噢，但是他們會相信你的話。要不要跟大家說聲嗨？我們正在Podcast上Live直播喔？如果我死了，警察一定會去拜訪你。」

Jafar眯著眼睛瞧了瞧Anna，淺笑道：「以一個15歲的女孩來說，你的確是非常聰明又很大膽。不然這樣吧，你可以到我的實驗室來工作，那我就不計較你三番兩次的阻撓和搗蛋。」

Anna冷笑一聲，說道：「然後把你用我做那麼多實驗，甚至企圖洗腦讓我忘記的事情一筆勾消？不了，我拒絕。」

「你真的以為你的小計畫會成功嗎，Anderson小姐？你就不曾想過，我們在這裡那麼久，為什麼不曾被揭露？像你這樣的小火柴，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跟大得難以想像的力量抗爭。老話說得好，“不要玩火”。」

Anna翻起白眼，厭惡地說：「你說的廢話很多，但有一件事是對的。“不要玩火”。我，就是那把會燒光你們的火。」

Anna按下手機螢幕上的按鈕，「磅」的一響，Jafar的西裝口袋忽然爆裂開來！

他被震波掀翻在地，破著大洞的西裝外套和褲頭底下，露出了大片被燙傷的痕跡，而著火的布料還在灼燒他的體膚。

Jafar痛得在地上扭曲，雖然想趕緊脫去外套，卻因為焦熱的疼處正在折磨他的皮肉，使他無法順利使喚顫抖的雙手，只能不斷在地面翻滾，希望熄滅滾燙的火束。

Anna嘆了口氣，有點失望地說：「Fuck，我就知道火力不夠……沒關係，我以後可以慢慢修正這個問題。」

「啊啊啊啊！去你的，Anderson！」

Jafar總算扯下外套，邊咒罵邊將衣服踢去一旁，完全不知道Anna究竟是什麼時候，將引爆器塞進他的口袋。他在地面匍匐，企圖爬過去撿拾掉在地面的手槍。

「Shit！」

Anna雖然搶到了保鏢的M1935，但這還是她第一次摸到一把真正的手槍，其實並不知道該

怎麼用它。

就在她猶豫的短暫瞬間，Jafar已經撈到武器，立刻將槍口指向Anna。

碰！

槍鳴的回音在樹林間迴盪，Jafar趴伏在地面，未燼的火星還在他身上繼續蔓延，沾著落葉的額上多了一個圓孔，不斷有血水從洞中漫出來，劃過他已經僵直的雙眼。

Anna虛軟地撞在車身，慢慢滑坐到地面。她夾緊隆起僵硬的肩膀，打直的手臂搖搖晃晃地握著槍指向前方，但是她知道，自己並未能夠發射半顆子彈。

「真是好險啊。」

沙沙沙沙的腳步響傳來，Anna立刻將槍口轉往語聲的方向。

一個身形高大，同樣穿著一身西裝的紅髮男子慢慢走近。他聽起來不像本地人，如果那副口音不是裝的，那麼他應該是北歐人。他有著捲曲的頭髮，和幽默的落腮鬍。白皙臉孔上那一塊泛紅的鼻頭，使他看上去有些滑稽。鬍鬚底下的微笑，和飽滿圓潤的面頰，感覺並不像是個壞傢伙。

見到他手中的槍，Anna猜測剛才葬送Jafar的應該就是這個男人。

雖然他幫了自己一把，卻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敵是友。

「你是誰？」

男子看著Anna，知道她正警戒著自己，但他也不急著為自己辯護，只是瞧一瞧已經燒塌了大半的孤兒院，還有死在地面的Jafar，說道：「不但自力掙脫束縛，還只是利用搜刮來的東西，就解決了兩個城市毒瘤，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Anna垮了肩膀，扼腕地說：「正確來說，是一個半。第一個炸彈做得太強，差點波及無辜；第二個做得又太弱，害自己幾乎被反殺，我還差得遠呢。」

「還會自我檢討，很優秀啊。」男子從口袋裡取出一條手帕，遞在Anna眼前，說道：「擦擦臉吧。」

Anna瞧了他幾眼，考慮好一會才接下手帕，擦拭縱橫的鼻血。

男子繼續說道：「雖然是為民除害，但是設置炸彈殺人的你，不也透過Podcast把自己犯案的事實給公開了？」

Anna扶著車子站起身，拍落屁股上的樹葉，說道：「直播是騙人的，我哪有那個人脈願意聽我轉播。倒是你，該不會也是來找那個老妖婆做交易的吧？」

「我是為了別的交易來的。」

男子剛說完，一輛藍色的麵包車慢慢駛進樹林中，就停在Jafar的轎車後方數公尺處。

滑門一開，走下來幾個身穿與麵包車色系相近的工作服，拿著各種打掃工具的人們。

為首的那個走近紅髮男子，他的藍色鴨舌帽底下，是染成紫色的刺蝟頭。那對目光看起來在笑，其實卻半點笑意也沒有，反而是一雙充滿狡獪的單眼皮眼睛。他的五官特別扁平，長相甚至有些嚇人，就像都市傳說中的地底蜥蜴人。

「Oaken，你這次的爛攤子太盛大了吧？我除了要叫拖吊車，還要找拆除大隊呢。」鴨舌帽男子露出一口銳利的牙齒，說話聲音細尖，又滿帶諷刺的語氣。

「那不是我的手筆。」

Oaken從口袋裡撈出一疊做工精緻，刻滿不明紋路的金幣。

Anna好奇地瞧了金幣一眼，只見表面似乎有著一個十字浮雕。

Oaken瞥向Anna，將金幣交在鴨舌帽男子的手中，說道：「但是我願意替她付款。」

鴨舌帽男子鄙夷地看著Anna，而Anna雖然不知道怎麼突然多了這麼多人在這裡，也不明白他們在幹什麼，卻也毫不退縮地睨了回去。

「Jafar Cobra……認真的嗎？」瞥了一眼Jafar的屍身，鴨舌帽男子斜眼盯著Oaken，說道：

「你不是真的想在The Pillars背後耍花樣吧？」

Oaken不改一臉笑容，再從口袋裡取出一枚金幣，以拇指彈飛起來，反問：「你是指什麼呢？」

鴨舌帽男子接住硬幣，甸甸手中的重量，瞟了Oaken幾眼，便把金幣收進口袋，大手一揮，讓後面的幾個同伴開始進行工作。

「如果那些老屁股生氣，把你的經理頭銜拔掉，可不關我的事。」

「謝了，Boggs。」

Oaken向他答謝完，Boggs也從麵包車裡取出一支掃把和畚箕，向Anna怒嗆一聲「你看什麼看」，之後便去指揮其他夥伴。

Oaken說道：「他不喜歡別人看他們工作，所以我們還是迴避一下吧。」

Anna邊往樹林另一端走去，邊回頭瞪著名叫Boggs的男子，還有那幾個正在撲滅Jafar身上的火勢，把屍體裝進屍袋中的清掃人員，莫名其妙地說：「你們到底是誰？他們為什麼在清理現場？那是你們剛才說的交易？」

Oaken跟在Anna身後，慢了幾秒才回答：「這些問題不好說，而我指的交易是……」

「Shit！」

Anna忽然大罵一聲，往前奔出數步，並停在某棵樹下繞著它不斷打轉，像是在尋找什麼東西似的。

Oaken不是很喜歡自己說話時被人打斷，因此蹙起眉頭，正覺得有點不高興，卻又對Anna的舉動感到好奇。

「你在找什麼嗎？」

「對，我從Gothel的保險箱裡搜刮到的東西！」Anna氣憤地踢了樹幹一腳，罵道：「可惡！我有叫他們留一部份給我，但是他們全部都拿走了，真是該死！」

「“他們”是指……？」

「那些孤兒院的傢伙！真是難以置信！虧我還救了他們，想說好心分給他們一點錢，結果呢？」Anna生氣地罵著：「那些東西的價值起碼有50萬元！一群混蛋！」

Oaken笑了出來，說道：「50萬有什麼好希罕？你可是擁有100萬呢。」

「不好意思，先生。」Anna半吊著眼瞪了過來，拉出她的破爛牛仔褲的兩邊口袋，說道：

「我被關在那間該死的孤兒院8年，再被賣到實驗機關去住了2年，前幾天剛逃出來又被逮到，我怎麼可能有100萬？你是不是在拿我尋開心？」

「有人懸賞Gothel的人頭，許多殺手都想刺殺Gothel，卻被你無意間搶先了一步。她的懸賞金額，就是100萬。」

Anna眨了眨眼睛，愣上幾秒才說：「……wait, what？」

Oaken只是聳聳肩，說道：「不過既然你不是組織裡的人，那100萬可能也進不了你的口袋。對不起，是我多嘴了。」

眼看Oaken轉身離去，但是Anna還有好多好多問題，瞬間對這個未知的組織充滿了興趣，立刻跟上他，連忙問道：「慢著，你是殺手嗎？」

「更像是關係企業吧。」

「你的那個什麼組織，要怎麼樣才能加入？我也可以成為殺手嗎？」

「每個人都有資格。但如果你只是想賺錢，去找別的工作吧。」

「我要的不是錢。」Anna攔住Oaken，捉著自己那條參著一撮漂白髮絲的辮子，說道：「那些傢伙根本不把人當作人，隨便綁架小孩，利用他們做些令人髮指的實驗！沒有成功的就被洗腦，忘記一切之後，再被丟回街頭流浪；好像有用的就繼續留下來，做更多可怕又殘忍的研究！不只是Gothel和Jafar，還有更多人在幕後操刀，他們都應該付出代價！」

「你要尋求正義的話，應該去報警。」

「……警察根本就不相信我。」Anna臉色沉了下來，看著那搓顏色相異的頭髮，說道：

「因為洗腦的關係，我忘記了一部分在研究機關中的事情，所以他們根本不採信我的證詞。而且他們沒膽和大集團作對，再三漠視這些事情發生！我只好自己想辦法……」

Oaken看著在他眼中像隻小貓的Anna，說道：「做一個殺手，不代表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殺

人。」

「但是至少我有機會除掉那些人渣，就像剛好有人懸賞Gothel一樣。那些混蛋壞事做盡，總有一天會被掛上人頭榜！拜託，告訴我該怎麼加入！」

「這可不像加入社團，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一旦哪天你厭倦了這個身份，要想全身而退，機率可是幾乎等於零喔？」

Anna想了想，抬起肩膀說道：「那……我就成為那個百分之一囉？」

真是狂妄的口氣。

Oaken忍不住笑了出來，清楚看見Anna眼中那份不容質疑的篤定。

想起剛才她以這副未經訓練的身手和瘦弱的身軀，拿下惡名昭彰的Gothel，甚至幾乎扳倒同樣滿腹黑水的Jafar，也許她真的可以像她說的一樣，成為那把百分之一的烈火。

Oaken心裡正繪著一張藍圖，問道：「但你準備好了嗎？」

Anna的雙眼頓時放出光芒，露出了連日來的第一個笑容。

「I was born ready！」

Chapter End Notes

引用歌曲為Run Run Rebel - Hidden Citizens Ft.ESSA
強烈推薦用重低音效果佳的耳機聆聽，非・常・棒！

但如果要幫Anna選一首主題曲，另外推薦Fire Burnin' - Dead Posey

【規則 4】別算計她們

Chapter Summary

推薦BGM：

Toccata in C Minor (Cello Solo) - Konstandinos Boudounis (雖然標題是D Minor，但其實演奏者是用C Minor來演奏，也改編得相當棒)

Vivaldi's Four Seasons: Epic Trailer Version - L'Orchestra Cinématique (預告風韋瓦第的四季組曲都放出來就對了)

Chapter Notes

❖注意：本章有較血腥描述！你已經被警告了！❖

Rule 4. Don't set them up

驚呼和尖叫，劃破市中心閒適的夜晚。

正在走下路面電車的市民們，被一個狂奔的男子衝撞而四散開來。他不知被誰的腳給絆倒，踉蹌兩步後跌趴在地面。掛在手肘的西裝外套不慎滑落，但他只是重新戴好歪斜的眼鏡，瞄了外套一眼，決定將衣服留在原地，趕緊爬起來繼續奔馳。

碰！

大型建築林立的市街廣場迴盪著槍聲，市民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許多人抱著頭驚慌逃竄，也有的嚇得不敢動彈。

男子一邊狂奔一邊回頭窺探，追在背後的槍響極近，但在這樣的暗夜裡，根本分辨不出槍手身在何方。

每一個轉角，每一團人影，每一盞燈下，都可能潛伏著索命的惡鬼。

——就快到了！

男子驚險地閃避一台差點撞上他的腳踏車，目光鎖定著佇立於岔路口的豪華飯店。斗大金色「G」字招牌底下的飯店木門，透出暖黃燈光，照亮他活命的唯一道路。

碰！

男子哀嚎一聲，腳踝中彈使他狠狠摔在飯店入口的短階上。

「救命！救命！！」

他努力伸長手臂，總算碰著了那扇木製櫺格的雙開大門，拼命撐起身體，扶著受傷的腳，摔進飯店大廳的玄關。

坐在幾列昂貴皮革沙發等候的男男女女，轉頭望著一身狼狽的男子，卻都神態自若地坐定在原位，好像對這樣的場面司空見慣，也沒有誰上前給予關心。

男子急喘著氣息，在地面踢著腿，帶動幾乎筋疲力竭的身體，恐懼地盯著大門，一邊以手肘繼續匍匐，拖出一地血痕，只希望離門邊越遠越好。

「磅」的一響，大門被用力撞開。一個身材健壯，將一頭微捲長髮紮成馬尾的紅衣男子，提著槍大步走了進來，面色兇狠地瞪著在地面爬行的男人。男人驚恐地叫出聲來，噴著滿頭滿臉的汗水，以顫抖的手指著紅衣男子，說道：「你不能在綠瓶飯店殺人！那是規定！」

提著槍的紅衣男子環看四周，大廳內的所有人，都以一雙冷眼緊盯著他，每對目光都是一個警告。但他喜歡沐浴在眾人的注視下，遵守規則根本不像他的風格，因此他並不是很想照做，尤其是當獵物就在眼前。

紅衣男子將槍口對準男人，蔑笑著說道：「如果我不在乎呢？」

「請你必須在乎，Gaston先生。」

一個身材略顯福態，穿著西裝的禿頭紳士，從大廳的接待櫃檯後方緩步出來，以低沉、禮貌，並且略帶一點威壓的語氣出言提醒。

「尊重規範，是作為The Cross的一員，最基本應該遵守的原則。」

Gaston瞪著禿頭男子的大鼻子，和他那對半吊著的單眼皮，不悅地擰起眉頭。正想怒嗆回去時，卻也發現周遭的視線裡都充滿了敵意。他深知有多不勝數的傢伙，想把他從榜上拉下來，或者永遠踢出去。

想得美！

在把那個半路殺出來，又莫名其妙變成榜首的金髮婊子弄掉以前，他可不會就這樣中途退場！

Gaston放下槍，瞪著還坐在地上的受傷男子，露出使人發寒的冷笑。

「我就在外頭等你，你最好一輩子都不要踏出飯店。還有你們，都給我聽好！」他指著男子，向周遭的人們宣告：「那傢伙的賞金是我的，誰也不准跟我搶！」

緊抱著公事包，渾身顫抖的男人，看著Gaston大搖大擺地走出飯店，才總算嚥下哽在喉頭的唾液，腳踝的槍傷也開始折磨他的痛覺。

「Tremaine先生。」那位斯文的禿頭男子步來身側，躬著腰向男人問道：「需要替您準備輪椅，並前往醫務室嗎？」

臉色慘白的Peter Tremaine，還是無法抑止身體發抖，只是從襯衫口袋撈出手帕，擦拭汗水四佈的額頭。

Peter抬頭瞧一瞧接待員的名牌，沒想到他居然認識只是個小公司老闆的自己，並對他正面與Gaston那種惡徒僵持，仍舊處變不驚的態度有些意外。

然而接待員沈穩的應對，無法帶給Peter任何一絲安堵感受。他的牙齒還在格格敲打，有些困難地咬字說道：「不醫治也沒關係，Kai先生，我想盡快和Oaken談談！」

Kai思考了一會，他記得經理說過想去喝杯咖啡小憩，雖然應該沒有安排要事，但是經理並不喜歡在休息時間被打擾。

眼看Kai暫時沒有回答，Peter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拒絕，立刻補充說道：「拜託，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得見他！」

如果不替Peter止血，任由血液到處滴落浸濕地毯，事後處理可是相當麻煩的。

Kai腦袋一邊思考其他事情，一邊維持著那張看不出情緒的服務業標準笑容，說道：「在您治療的期間，我會向經理本人詢問他的意願，還請稍安勿躁。」

Kai喚來幾位服務員，要他們儘速去清理玄關和大廳的血水，並請其中一位準備輪椅，半強迫Peter先前往醫務室處理傷勢。

飯店內裝的基調復古而豐富，米白色系的油漆，搭配暖黃燈飾，點亮具有年代感的裝潢與古典設計。

可是每經過幾條走廊，就會看見充滿現代感的咖啡座、風格前衛的酒吧，以及極富創意的特色餐廳，使人感覺彷彿回到了上世紀九零年，那個開始將新舊文化揉合，並充斥新潮元素的時代。

服務員在背後推著輪椅，滾過乾淨得足以反射週遭環境的奶油色大理石地面，平坦得讓Peter感覺像是在低空滑行，然而他卻沒有心情留意飯店的陳設。

每一回與任何人擦身而過，無論男女，他都彷彿能聞到纏繞在他們身邊的血腥和煙硝味。能在這間飯店裡享受服務的人，都是殺手。即便不是，也都與地下社會脫不了關係。

乘坐電梯來到地下一樓，一陣溫熱的空氣，夾帶著食物香味包圍而來。藍色與桃紅色的霓虹燈管，盤踞在左右兩側的牆面，將這條略嫌昏暗的走廊打上奇異色彩。

走道中段有一個檢查點，架設著與機場安檢門相同規格的金屬探測門，以及行李掃描輸送帶，並且有兩名西裝特務在左右把關。

通過檢查點後，前方左側有明亮的白色日光燈源，穿過一片透明的半牆玻璃照射而來。一群忙碌的廚師在另一個空間裡備餐，白色的霧氣蒸騰，間或有刺眼的火光在爐邊閃爍。那陣迷人的食物香氣，就環繞在此處。

走廊的盡頭又有兩名保全站崗，他們身後是一道貼著菱格皮料的雙開門。

重低音響微弱的鼓點，在推開門的瞬間音量倍增，和著輕快的薩克斯風旋律震盪耳膜。

木質裝潢與黑色油漆架構出的餐廳，排列著設計簡單俐落的餐桌椅，其間夾雜著幾個摩登造型、用色強烈的沙發，整體調性既成熟又不失趣味。

牆面點綴著現代風格的畫作，以及模樣獨特的燈飾，製造恰到好處的光源，打亮位於餐廳中央的酒水吧台，又能給那些牆邊鑲嵌的古典沙發座，保留微暗的私人氛圍。

一組爵士樂團正在最前方的舞台上演奏，服務員推著Peter穿過一桌桌正在觀賞表演的顧客席間，來到角落最隱密的沙發座。

在那個貼著偽裝城市風景的造景窗下，Oaken倚在沙發椅背上，啜吸著添了酒精的咖啡，藉著大理石桌面上的典雅檯燈，閱讀當天的晚報。

「Oaken！你一定得幫我！」

服務員才將輪椅推近桌邊，Peter就不顧腳傷顛簸地站起來，撲去沙發座邊，急切地向經理求救。他慌亂的聲音，引起了鄰近幾桌客人的注意。

Oaken瞥了他們一眼，放下捏在手中的鉛筆，擺擺手遣走服務員。

客人們彷彿知道他的意思，都默默地轉開視線，不再注意他們。

「Peter，好久不見。你……瘦了很多。」

看著Peter削尖的下顎、凹陷的臉頰，以及暗沈的眼瞼，Oaken幾乎認不出來多年前與他道別時，那個事業剛要起步，滿臉意氣風發的年輕商人。

Oaken當然耳聞了這些年來Peter的遭遇，雖然對他被折磨成這副德性並不意外，但心底還是不由得同情起他的紛擾人生。

「我聽說剛才的『意外』了，希望你早日康復。」

Peter壓低了音量，卻仍舊相當焦急地說：「那你一定知道Weselton想要殺我！」

「你敢帶著那顆被懸賞的人頭，闖進我的飯店，還真是勇敢。」Oaken端起咖啡杯就口，故意往四周掃去一眼。

Peter當然知道Oaken的意思，他又何嘗不曉得，這裡就是殺手的遊樂場。

那條在綠瓶飯店內不得殺人的規則，使得此處既是最凶險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沒有殺手願意冒著被組織追殺的風險，破壞象徵「絕對」的守則，除非是像Gaston那樣的瘋子。

「但我繼任的妻子和繼女們卻還在外面啊！我知道Weselton一定會利用她們的性命來威脅我！而你是現在唯一能夠幫助我的人，老朋友！」

「Peter，你知道規則。」Oaken提起掌心，希望能緩一緩Peter急促的語速，「身為一個頭上掛著賞金的目標，你不能懸賞其他人。」

「那就是為什麼我需要你幫我！」

Oaken看得出Peter眼中的迫切，乖舛的命運幾乎要逼瘋這個可憐的男人了，也難怪他會如此孤注一擲。

兩股聲音在Oaken腦中交替，一邊懷抱著當年共同在商場打拼的情誼，希望盡一點微薄的力量幫助他；另一邊卻不想蹚他的渾水，以免被一同收割，畢竟自己也有一把暗火在燒。

「我不能。只有Weselton本人，或是The Pillars成員表決通過，才能撤銷你的懸賞，而那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Peter豎起食指，像是要提出反論似的，接著打開他始終抱在懷裡的公事包，並從中拿出幾份文件，幾近無聲地說：「我總算拿到證據了！這些文件可以證明，Weselton一直在向第三世界的恐怖組織走私軍火。Jafar Cobra，那個數年前死在你手上的男人，除了暗中幫助他以外，他們還耗費大把資金購買實驗室設備。為的是什麼，我敢打賭你一定知道！」

Oaken彈了幾下舌頭，淺笑一聲，說道：「噢，你這一步棋走得很危險啊。」

「1943年，賓州，彩虹計畫。接著，60、70年代，M計畫。為什麼那些恐怖的實驗到現在仍在繼續？有心人士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操弄秘密遊戲，他們打算利用實驗數據來換取更多的權與利。誰批准他們呢？Nottingham Wolf，那個警察署的跳梁小丑，同時還是九柱之一，大法官Frollo的走狗！」

「Peter。」

Oaken壓低聲音給予警告，但是Peter不願就此沈默。

「他們用什麼來玩遊戲？一筆直接從政府的黑色預算分支出來，名稱以及用途不明的鉅款。那是來自誰的資助呢？The Pillars中的另一根支柱，Dr. Facilier！」

這時，一名女性酒侍送來一杯冰飲，Oaken將杯墊連同玻璃杯推去Peter前方。

「來杯冰茶，冷靜一下吧。當然，裡面沒有酒精。」Oaken提起咖啡杯敲響他的，「我很欣賞你的一個優點，就是追根究底的精神。不過那也是為什麼，你把自己推上這步田地。你已經被Weselton懸賞了，難道還想被整個『十字』獵殺嗎？」

「如果我真的被『十字』獵殺，那就表示我剛才說的全都是事實！」

「『十字』的存在相當於一個國家，The Pillars更好比國家元首。單憑你，是不可能扳倒他們的。」

「但我不是要扳倒他們。」

Peter直挺挺地盯著Oaken，就在他們談話的期間，Peter的目光已經從焦慮惶恐，改變為帶著執念的瘋狂，再轉化成現在的槁木陰鬱。

也許是長年來極度的精神壓力，造成他的情緒和狀態在短時間內翻轉驟變。

「我的親生女兒，我的Ella……。」Peter呆望著桌面的一角，看著無形的畫面，幽幽地說著：「她失蹤12年了。我不想承認，但是我知道她已經死了。實驗室爆炸之後，再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把她擄走，利用她進行什麼恐怖的計畫。我不在乎他們有多大的權力，但孩子們是無辜的，而那些傢伙都必須付出代價！」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事物，能讓Oaken後頸的毛髮悚立起來，就連The Pillars的成員也不行，除了近來橫空出世的那個金髮殺手。

剛才那個瞬間，Oaken的確感覺到一股麻癢的疙瘩，順著背脊一路攀爬到了頸部。

他彷彿被吸進了時空隧道，強制回顧那片郊外的樹林，在燒焦味中被燻黑的十字架，以及宣稱要成為殺手的紅髮雀斑女孩。

Oaken飲下溫熱的咖啡，暖一暖微涼的臟腑。他將文件推回去Peter手邊，說道：「你不是『十字』的會員，不能免費利用飯店的服務。不過，念在過去商場上的交情，我願意給你住房折扣，要待多久隨你的意。」
「真是荒謬！」

一道有如犬吠的語聲從旁打岔，Oaken揚起眉稍側眼去看，一位個頭矮小，身形乾瘦的灰髮老人，穿過餐廳中央的走道，失禮地瞪著向他捎來目光的其他客人，迅速來到Oaken的桌邊。

他身後還跟著兩名健壯的保鑣，就像是馬戲團的猴子領著大象一般，身形差距特別懸殊。穿著絨布西裝的老者，推起鼻樑上略微滑落的圓框眼鏡，手裡拄著的拐杖，用力在地面敲了幾下，質疑道：「經理，難道你真的打算幫助這個滿口謊言的男人？」

每回看到這個老傢伙說話，Oaken腦裡便會浮現敲著銅鈸的猴子，吱吱喳喳地大聲吆喝。

被詼諧的想像畫面逗樂，Oaken一瞬間分了心，沒注意聽他剛才說的話，反問：「不好意思，你剛才說什麼？」

老者瞪著Peter，氣憤地說：「Peter Tremaine企圖用假造的文件，污衊我本人以及我們Weselton集團的名聲！你應該不會相信他吧，經理？」

真是成熟的大人啊……。Oaken有些心疲地嘆氣，說道：「無論是真是假，那都是你的事。我只關心營運我的事業。」

Weselton睜圓雙眼，沒想到Oaken居然擺出如此漠視自己的態度，詫異地說：「他可是個被懸賞的傢伙，如果你讓他進來，不就表示你在包庇他嗎！」

「沒有任何一條規則，禁止綠瓶飯店讓被懸賞者入住啊。身為飯店管理人，本來就應該服務任何想投宿的顧客。」

「顧客！？ 」Weselton憤恨地瞪著正在瑟縮發抖，完全不敢吭聲的Peter，說道：「我可是會員！」

Oaken靠向椅背，提起下巴淺笑著說：「而我，是這間飯店的經理。」

舞台上的爵士樂團表演告一段落，客人們在席間抬頭，不吝於給予掌聲和讚許，也可能是替餐廳一隅正在上演的插曲叫好。

Weselton感覺那些訕笑和嘲諷似的掌聲，根本就是針對自己而來，因為顏面盡失而氣得渾身發抖，嘴上的鬍鬚似乎豎了起來。

「你將會明白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錯誤！」

Weselton惱羞成怒地威嚇，帶著兩個保鑣生氣地甩頭走人。

Peter戰戰兢兢地盯著他，直到確信Weselton已經離開視線範圍，才稍微放鬆戒備。他想，也許從自己踏進這間飯店開始，體內至少有三成水分已經化作汗液流光了。

看著老神在在的飯店經理，Peter正想要開口道謝，Oaken卻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說道：

「不要鬆懈得太早。Weselton雖然不聰明，但是足夠厚顏無恥。他敢那麼說，就表示他有膽子鬧。你最好小心背後。」

★

「只要能保證她們安全，我事後一定會付……不，我有辦法可以暫時保命，只是……不不，拜託！」

Peter躲在房間的廁所裡，電話一通一通地撥，失望也越來越深。

手中的黑色名單幾乎聯絡了一輪，大多數人聽見他的名字就立刻掛斷，也有些根本就不肯接聽，這些還願意跟他討價還價的算是不錯了，但是沒有誰願意承接他的委託。

身處於綠瓶飯店，Peter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然而還在外頭的繼任妻子與女兒，卻時刻處於危險之中。即便他此刻能苟延殘喘，妻女備受威脅的生命，就像重擔壓在他身上，使他根本無法安睡。

他正盤算著，先度過這一夜，明日再詢問Oaken有沒有其他辦法。失落地踏出浴室時，竟發現房內有個陌生的女人！

「哇啊！你、你是誰！？」

女子有著一頭編成兩條辮子的紅髮，棕色的皮衣外套底下，穿著休閒的T恤和緊身牛仔褲，嘴邊有一個正在緩緩膨脹的粉紅色泡泡。

她正蹲在床頭的那道牆後，彷彿身在自己家中似的，翻搗著Peter的公事包。

紅髮女子抬起手，像在跟朋友打招呼似的，說道：「喔，嗨！我只是隔壁的殺手。」

Peter慌張地退後，弄疼了自己的腿傷，一屁股摔在廁所的地板上，惶恐地說：「你、你不能在飯店裡殺人！」

紅髮女子翻了白眼，繼續瀏覽Peter公事包裡的文件，聳聳肩說道：「幹嘛啊？殺手也可以吃三明治，可以修水管，可以看電影哭得死去活來，又不是無時無刻都在工作，我們也需要休假享受人權好嗎。」

「如果不是殺人，你進來我的房間有什麼目的？」

「聽說你有一些很精彩的機密檔案，我只是想……」

「我不會讓你毀掉我的證據！」

「啊、等等……」

Peter立刻扶著浴缸爬起身，焦急地奔向紅髮女子，但是腳邊卻不知被什麼東西給勾住，重重地跌在地面。幾乎在同一時間，窗戶的玻璃應聲破裂，「破」的一聲，就在Peter身後的牆面，被子彈鑿開一個洞！

Peter猜想窗外有殺手埋伏，嚇得驚叫出聲。紅髮女子捉住他的手腕，在下一顆子彈打穿玻璃時，及時將他拉進牆後。

「怎麼回事？難道有殺手無視規則嗎！？」

紅髮女子還是一副悠哉的樣子，無視於Peter激動起伏的情緒，說道：「其實呢，我只是想看一看，你的祕密證據名單裡到底有哪些人。既然我救了你一命，為了表示答謝，你就讓我看一下文件吧？」

Peter把身體的每一寸藏進牆後，即便害怕仍要保護那份關鍵資料，從上衣口袋裡撈出一瓶古龍水，將噴嘴對準女殺手。

紅髮女子迅速抓住Peter，在他壓下噴嘴以前奪過古龍水，就算身在狹窄的空間裡，依舊能施展俐落的身手，一擒一轉，完全封鎖Peter的四肢。

Peter根本無法與她匹敵，立刻被束縛雙手壓制在地。

紅髮女子禁錮著Peter，嗅一嗅古龍水的味道，不悅地說：「哼，難得我這麼有禮貌地問你了，你居然想用辣椒水攻擊我？真是失禮。」

Peter一邊掙扎一邊說道：「我怎麼知道你和窗外的槍手不是一夥的？」

「我，和Gaston一夥？噗，他作夢也別想！」紅髮女子笑得噴出口水，追問：「你把文件藏在哪裡？」

「我才不會告訴、啊啊啊！？」

女殺手狠壓Peter的腳傷，使他痛得大叫出來。

「我知道Gaston不會按照規則玩，你看好了。」

她將搶來的古龍水瓶往掩體外扔去，碰的一響，窗外射來一發子彈，精準地打爆香水瓶！

女子緊揪著Peter的衣領，看了一眼鑲嵌在牆面的扭曲彈頭，說道：「噢，你想試試看7.62打在頭上的感覺嗎？我可以把你推出去體驗，因為我根本不在意你的死活。」

紅髮女子將Peter往牆外推去，Peter邊驚叫邊奮力抵抗，卻訝異於女殺手如此強勁的力氣，連他這個男人也難於抗衡，只能眼睜睜地任由她將自己推去殺手的射程範圍內。

「BANG！」

「啊啊啊啊！？口袋！在我的褲子口袋裡！！」

紅髮女子壞心地大聲嚇唬Peter，也因此得到滿意的答案，揚起惡作劇般的笑意，反問：

「哪一邊口袋？」

「左邊。」

「沒有別的花招了吧？」

「沒有！求求你！」

女殺手從Peter的西裝褲口袋中搜出摺疊的紙張，攤開來仔細端詳一番，很快地尋到數個關鍵名字，不禁低聲罵著粗口。

Peter忐忑地回頭窺伺，說道：「那是我唯一的一份證據，請你不要毀掉它！」

紅髮女子取出手機，迅速將文件內容拍下，這才鬆開了施加於Peter四肢的束縛。

眼看女殺手將要離去，Peter開始哀求道：「我已經讓你看了文件，拜託你不要留我在這裡！只要帶我逃到外面的走廊就好了！我求求你！」

紅髮女子咬一咬口中的泡泡糖，覷著殘弱的Peter，攤手說道：「算你走運，我正好很討厭Gaston，可不會讓他為所欲為。」

女殺手取出腰間的手槍，視線迅速掃了一圈牆上的彈孔，以及房間內的陳設。舉槍，上膛，射擊！

子彈射向電視櫃上的金屬花瓶，噹的一聲，往窗外反彈，打去對面大樓的牆面。

「Fuck！」正靠在樓頂瞄準飯店房間的Gaston，趕緊向旁一閃，差點被子彈波及。

紅髮女子提著Peter的衣襟，迅速閃出掩體，將他推往門廊的同時，再往窗外連發兩槍。

Gaston緊急躲避，煩躁地咬牙低吼，立刻開槍反擊。

已經閃身藏去門廊的紅髮女子，一腳將Peter押去地面，自己同時向前撲倒，及時避開接連鑿穿薄弱隔板的子彈，但是攻擊還追在她腳邊！

「快滾出去！」

紅髮女子怒喝一聲，Peter緊張地抱著頭，騰出空手壓下門把，被女子用力推了出去。

兩人一離開房間，槍聲便停止了。Peter撲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總算來到實牆包圍的地方，使他因為瞬間的安心感而虛脫地倚著牆癱坐，動也不想動。

紅髮女子歪嘴吹開落在眼前的一縷亂髮，將手槍收回腰際，取出手機專心地瞪著剛才拍下的幾個名字，臉色陰沈地咬破還沒吹飽的粉紅色泡泡。

Peter回想著剛才驚心動魄的遭遇，盯著眼前的紅髮女子，氣喘吁吁地說：「我知道你是誰……『泡泡糖』，那個子彈會轉彎的女殺手。」

紅髮女子瞥了他一眼，心不在焉地說：「我不知道還要解釋幾次，那不是轉彎，那叫做反彈。子彈才不會轉彎，又不是演電影。也不曉得是誰放出那個謠言，總之……」

「Anna, what the fuck！」

就在她說話時，走廊另一側的住宿客人打開房門。

一個同樣是紅髮的長捲髮女性，穿著一身印滿泰迪熊圖案的綠色連身睡衣，站在門邊探頭，非常不滿地瞪著「泡泡糖」。

「倫們相咬睡覺，結鍋哩在那超葛屁！」

濃重的蘇格蘭口音，使人難以理解女子究竟在說什麼。

Anna只聽得懂開頭的髒話，回過頭去瞪著抗議的捲髮女子。雖然她認為自己是無辜的，但若要跟一個腔調讓人費解的殺手吵架，可能會引起另一場槍戰，於是擺擺手，敷衍地說：「對啦、對啦，閉嘴。」

——如果這是真的……

Anna看著那幾個名字，暗自在心裡做了決定，飛快地轉身走向電梯口。

Peter見她離去，就像保命符正在遠走，不禁焦慮地問：「等一下，你要去哪裡？萬一他殺進來怎麼辦！？」

「他不會。」Anna立刻撥了一通電話，頭也不回地說：「暫時的。」

*

鈴鈴鈴鈴鈴鈴……。

茶几上那架黑金色的復古電話，鈴聲輕柔悅耳，像是敲擊三角鐵一般優雅的嗡鳴，格外凸顯深夜的寂靜。

Oaken坐在辦公室內的沙發上，盯著電話良久，不是很想接起它。

每一間綠瓶飯店都擁有一支機密號碼，只有被稱為「支柱」的The Pillars，也就是「十字」的最高管理董事們才能知曉。換言之，只要這支電話響起，一定是九個董事中的某位來電，因此營運飯店的經理都有義務接聽它。

Oaken將捧在手裡的馬丁尼一飲而盡，以免等會失手把杯子砸了。默默提醒自己要記得按耐脾氣之後，他拿起了話筒。

「是的？」

「Oaken經理，我聽說你的飯店稍早發生了幾件騷動。」

低沈的聲音，矯揉造作的語調，優雅咬字的背後，包藏了黑暗陰險的秘密動機。與預想的結果無異，Oaken認出話筒另一端的董事。

「距離上次和任何一位支柱交談，也相隔好一陣子了。真是我的榮幸，Facilier博士。」

Facilier博士，一個在地方上忽然崛起的富商，自稱是皇族後裔，並對巫術和魔法等等神秘學頗有研究。

傳聞他其實出身貧困，之所以會有現今的財富，都是藉由巫毒跟惡魔交易，利用無辜市民的生命與靈魂，換取成山的金錢。

也許關於他私下資助科研機構，進行未知實驗的傳聞，並不是空穴來風。

顯然Facilier並沒有要閒談的意思，直接切入重點，問道：「Peter Tremaine應該就在你的飯店投宿吧？」

「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是什麼原因，讓你允許他入住呢？」

「難道有什麼原因，導致我不應該讓他入住嗎？」

「哼哼，不要跟我玩文字遊戲。你很清楚Peter Tremaine為什麼惹來殺身之禍，卻放任他待在豁免區中苟且偷生？」

Oaken拿來酒單瀏覽，今天應付這麼多狗屁倒灶的傢伙，他覺得應該獎勵自己更多酒精，邊看邊說：「說到這個，我想您一定也知道，Gaston因為企圖暗殺Peter Tremaine而破壞飯店

的規定。他損毀的窗戶可是古董，要完美修復並不便宜啊。懸賞他的人頭500萬，博士覺得如何？」

「我並不想理會那隻瘋狗，他不是我現在要討論的事情。」

「難道The Pillars要放任破壞規矩的殺手嗎？」

「Oaken先生，你不斷地顧左右而言他，是在藐視作為The Pillars一員的我嗎？」

「當然不是。」

以伏特加為基酒的完美馬丁尼，冰塊要用攪拌的，就決定喝它吧。

Oaken招來最信任的秘書Kai，安靜地點完飲料，繼續說道：「我只是希望在修繕方面的花費，不會造成虧損。」

「你無需擔心修繕費用。事實上，我們接獲了一些舉報，傳聞Anna Anderson，那個你帶進『十字』的殺手，許久以來都在暗地裡挖掘The Pillars的情報，幾位支柱對此並不是非常高興。更有人目擊她與Peter Tremaine碰面，還是在你的默許之下。因此我們正考慮要撤換掉你的經理頭銜，Oaken先生。」

「相信我，那會是個很糟糕的決定。倒是，請問舉報人是否也該為他默許自己聘僱的殺手破壞規矩，而付出相應的代價呢？」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九柱之一的Frollo大法官，明天將會造訪你的飯店。他會作為審判官，對你和Anna Anderson做出的行為，給予公平公正的判決。」

「呵，公平公正……。」

就在Oaken冷哼的同時，Facilier掛斷了電話。

兩個敲門聲響後，Kai捧著托盤走進辦公室，將裝飾了黃色檸檬皮捲的馬丁尼，盛在Oaken眼前。

「心情微恙嗎，先生？」跟了老闆數十年，Kai一眼就能分辨出Oaken的情緒。

拿起酒杯，Oaken聞一聞酒香，笑道：「噢，我氣死了。」

「來點音樂嗎？我擅自作主帶來了Bach的唱片。」

「很好，播放出來。我正需要音樂，而你，Kai，做好準備。」

Kai將唱片放上留聲機，移動鋼針，放出少見由大提琴獨奏的Bach，Toccat and Fugue，D小調。

原以管風琴演奏使此曲世界流行，但這張唱片改以大提琴獨奏，少了管風琴的壯大與氣勢，卻仍舊保留了它的詭譎。大提琴低盪沈穩的音色，也為旋律增添更加濃重的神秘，潛藏令人惴惴不安的暗潮洶湧。

「準備什麼呢，先生？」

Oaken吞下酒精，體內的北歐血液，正在蠢蠢欲動。

「開戰。」

★

天空遍佈烏雲，城市下著驟雨，被灰色渲染的街景，開著一朵又一朵的傘花。

綠瓶飯店外，一輛接著一輛的轎車駛來又離去。穿著制服的服務員打起傘，將每一位客人送進等候的車內，清空所有住宿的房客。

飯店內進駐的烘焙坊櫥窗黯淡，咖啡廳今日沒有誘人的碳培豆香。餐廳裡的廚師清理完最後一袋垃圾，由女侍將店門上鎖，從飯店後門快速撤離。

送完最後一位客人，服務員回到休息室，換上一身西裝，將名牌換成手槍，領巾改為彈夾。
職等最高的Kai整裝完，向服務員們把頭一點，每個人無聲地散開，各自前往分配的定點。

黑色金龜車停在綠瓶飯店門前，一個黑髮凸肚的男子下了車，他搔一搔沾滿頭皮屑的頭髮，對著發亮的車窗照照鏡子，無視自己滿臉的鬍渣，可是腰帶上幾乎被啤酒肚遮住的警徽，一定要顯而易見。

接著，他殷勤地來到車身另一側敞開車門，撐起雨傘迎接另一位乘客下車。

「請小心水窪，法官。」

「離我遠一點，警長。你身上的臭油味，差點害我窒息。」

大法官Claude Frollo跨出車門，鄙夷地瞥了Nottingham警長一眼。他原本就蒼白的膚色，似乎因為噁心，而顯得更像融解的白蠟。

Frollo的臉色太差，倒不全是因為Nottingham Wolf太過邋遢。

他雖然身為大法官，卻不斷有貪腐、收賄的新聞傳出。況且多次判決時的種族歧視，與利用權力高壓反制市民的作法，使他早就聲名狼藉。長年生活在民眾的仇視和謾罵之中，使他逐漸成為比實際年齡更加衰老的模樣。

Nottingham露出充滿黃垢的牙齒，笑道：「哎呀，每天為了市民的生活品質而奔走，我也擋不住自己的男人味呀！」

Frollo不在意自己的灰髮淋到雨水，但是他一步也不想靠近Nottingham，刻意避開他的傘下，垂落的臉皮連半點牽動都沒有，冷冷地說道：「走開。」

Nottingham愣眼看著兀自走進雨棚下的Frollo，低頭聞一聞身上的味道，不明白為什麼Frollo要那麼嫌棄自己，不就是一週沒洗澡而已嗎。

另外一輛黑色廂型車，跟著停在金龜車後方，滑門一開，走下多個武裝傭兵。

Frollo看也不想看Nottingham一眼，只是說道：「沒有我的同意，不准讓任何人進來，也別放任何人出去。」

「遵命，長官！」

Frollo推門進入綠瓶飯店，灰暗的迎賓廳內沒有一盞燈光照明。無人的空間顯得空調溫度特別低下，甫踏進室內就有一股強烈的寒意包圍而來。

他領著武裝部隊往飯店內前進，除了眾人的腳步聲以外，只有從深處流洩出的提琴旋律，伴著回音層疊漣漪。

碰！

巨大的聲響使Frollo不由得肩膀一抖，他為此刻急快的心跳感到有些難堪，回頭望向飯店門口。

「大法官，我也要參加審判！」

Weselton推門闖了進來，拐杖咚咚敲著地面，與他尖銳的聲音一同嘈雜作響。

Frollo瞪著站在門外的Nottingham，以眼神責怪他沒有幾秒就使自己的指示遭到破壞，但那個總是沒帶腦子的警長，只是提起肩膀畏罪地苦笑。

「我可沒有開放名額參觀審判。」

Weselton忽略Frollo的質疑，說道：「我請示過那位女士了，她說我可以參加。」

Frollo擰起眉頭，感覺自己不被尊重，但是既然九柱中擁有最高權力的那位都准許了，他也不便出言反對，只是斜眼睨著向來看不順眼的Weselton，說道：「只要你能在我裁決時安靜聆聽，那就隨便你吧。」

飯店中央的挑高大廳，設置了供客人休息、喝咖啡、閱讀報章雜誌的沙發區。

這裡排著數張昂貴的石造茶几，並以幾列大型的花草木作當成圍欄，區隔出數塊區域。此時，廳內僅剩下舒服地坐在沙發上，咀嚼泡泡糖的Anna，還有正端著酒杯，倚在其中一張大理石桌邊的Oaken。

「15……。」Oaken一邊喃喃低語，一邊在報紙上寫下數字。

Anna橫拿著手機，視線從遊戲畫面移向Oaken，問道：「你不是在寫數獨，怎麼會有15？」

「16乘16。」

「噢，真聰明。」

Oaken提起酒杯向Anna敬酒，然後閒適地品了一口。

Anna見狀，也舉起特大紙杯裝的可樂回禮，晃動塞滿碎冰的飲料，猛吸一大口氣水。先是覺得可樂跟草莓口味泡泡糖的味道，意外挺搭的，接著就被冰塊凍得腦袋發疼，感覺一股涼風吹起皮膚上的疙瘩。側眼一瞥，便見到大批人馬湧入大廳之中。

「Wow，看看是誰來了。」

Frollo領在前方，Weselton跟在一邊，後方魚貫走入許多荷槍實彈的傭兵。

大法官踩上休息區中央，那塊有座小型圓弧噴水池的高台，好像將那裡當作裁判的高桌，也或者是彰顯自己身份的高台。

武裝傭兵當中有八個人分成兩組，站在Frollo的兩側，手裡各自捧著一台液晶螢幕。

Frollo清了清喉嚨，說道：「我時間不多，想盡快開始審判。其他八位The Pillars成員將連線共同聽審，經理，麻煩你將音樂關掉。」

「啊，請稍等。」

眼看Oaken捧著酒杯慢慢走下休息區，Frollo皺起眉頭，出聲制止：「請問你要去哪裡？我們要開始審判了。」

Oaken明知故問地說：「您剛才要我關掉音樂不是嗎？而開關在我的辦公室。」

Frollo嘆了氣，改口道：「請你站在那裡就好，音樂就算了。首先由Anna Anderson小姐開始審理，請你起立，並且將口香糖吐掉。」

Anna翻起白眼，站起身並將泡泡糖用力一吐，粉紅色糖塊畫出完美的拋物線，「咚」的一響落在Weselton的皮鞋上。

Weselton驚呼一聲，接著像是鞋子著火了似的，不斷踢著腿想把糖塊甩掉，憤怒地叫罵：

「你這是幹什麼！大法官，我要抗議！她竟敢藐視會員，還以帶罪之身如此無禮地……」

Frollo瞪了他一眼，抬起手說道：「與審判無關之人，請肅靜。」

「但我可是會員啊！她……」

「我是The Pillars之一，我叫你安靜！」

大法官怒斥一聲，Weselton嚇得趕緊閉嘴，狠瞪著笑得正開心的Anna。他的一口氣無從宣洩，只好用拐杖將糖塊從鞋上撥開。

「支柱們上線了嗎？」

Frollo看去一旁的數個螢幕，出現在畫面上的，有Ursula Octo，掌握海上貨運業財團的女富商；Queen Eve，第三世界小國的王后；Hook Goatty，海盜團夥的首領；Hades Charon，殯葬業界的龍頭；以及Maleficent Mist，九位支柱中的最高領袖。另外還有三位支柱成員，則遲遲沒有訊號。

「既然The Pillars出席人數已經過半，我們就直接開始吧。」Frollo說道：「Anna Anderson小姐，你在進入『十字』以前，就有殺害會員的前例。入會之後，更經常私自調查The Pillars的相關資料，探聽支柱成員的隱私，經過屢次警告始終不見改善，居然還夥同Peter Tremaine偽造文件，並企圖對支柱成員做出不實指控。你是否認罪？」

Anna揚起眉梢，假裝訝異地說：「原來我有機會說不啊？那我當然不認罪。」

「狡辯！」Weselton以拐杖敲在地面，大聲說道：「我有可靠的消息來源，昨天你明明就……」

「與判決無關的第三人，請住嘴。」

Frollo出聲制止Weselton再多說一句，手一擺，兩個傭兵移動步伐，分別站在Weselton左右

兩側，惡狠狠地覷著他。

Weselton見他們身上背的重裝，怕得根本不敢吭聲，縮起肩膀乖乖地咬緊嘴巴。

「由於罪證確鑿，我宣判Anna Anderson小姐，有罪。」

Anna「噗」的失笑噴出口水，坐回沙發上繼續喝她的可樂。

Frollo不悅地看著Anna攪動吸管，問道：「Anderson小姐，判決還沒結束，你這是在藐視審判結果嗎？」

Anna打了個嗝，毫不在乎地揉著又被冰疼的額際，乾笑道：「呵呵，問得好像你在乎我的回答一樣。」

Frollo捏緊拳頭，盯著Anna無動於衷的模樣暗生怒火，說道：「……本法官判你有罪，將取消你的會員資格，並在審判結束後，由選定的執刑者處決。」

The Pillars的一員，Ursula Octo，此時舉起戴滿珠寶的肥胖手腕，一邊替豐厚的嘴唇補妝，一邊問道：「執刑者是哪位？Scar Leo嗎？」

Frollo望向始終沒有回應的其中一個螢幕。

九柱之一的Scar Leo，是個獨眼的傭兵首腦，性格殘酷嗜血。他養出了一支傭兵隊伍，並經常借給其他The Pillars的成員使用，今天Frollo帶來的這些傭兵，就來自他手下的分隊。

Frollo轉頭徵詢分隊長的答案，但他只是搖了搖頭，表示未能與Scar取得聯繫。

「本來應該是這樣，但Leo先生並沒有回應，也許他去忙別的事了。」

Hades Charon，自稱地獄擺渡人的殯葬業老闆，插嘴說道：「亂槍打死她不就好了？那裡不是有很多傭兵嗎？」

Anna瞧瞧那些武裝部隊，嗤笑道：「哼，他們才殺不死我。」

她的一句話，成功挑起在場傭兵的敵意，幾個傢伙已經準備要舉槍攻擊，Frollo推出掌心，要這些激不得的傭兵緩一緩脾氣。

Hook Goatty，海盜團的頭領，抬起裝著義肢的左手吸引注意，提醒道：「我沒有惡意，但是我見識過那個『泡泡糖』的身手，強烈建議聘僱一位專業殺手比較好。」

Weselton忍不住舉起拐杖尋求關注，提議道：「選Gaston如何？」

「住口，Weselton，你這個渺小的老頭！」Queen Eve突然開口辱罵，她總是能使斥責的語句聽來婉轉，卻又飽含刻薄的嘲諷，「你那位不受控制的盟友，昨夜才像動物一樣野性膨發，率先打破我們訂立的規矩而遭到懸賞。發言之前，先用你的小腦袋思考。」

沈默許久的The Pillars最高領導人Maleficent，總算不再像一幅靜止畫，揚起傲氣非常的面容，簡潔地問道：「現在最強的殺手是誰？」

Frollo想了想，說道：「我聽說是一個女人，好像是『清道夫』出身。」

Hades感覺專職被剝奪了，梳一梳染成藍色的油頭，不屑地說道：「一個負責清理屍體的女人能幹什麼？我肯定能做得更好！」

一直默默在一旁寫著數獨的Oaken，用筆敲一敲大理石桌面，說道：「噢，千萬別小看她。你們沒聽說過，那個曾是『清道夫』的女人，現在被稱作『雪豹』嗎？」

「你是說……Elsa Arendelle？」

Anna聽見那個名字，立刻眼睛一亮，興奮地站起來說道：「噢，我的天！如果你們找她來，我願意脫光衣服躺著等她來殺我！」

Frollo不喜歡自己腦中浮現的畫面，女人的裸體根本就是應該下地獄的罪孽，於是果斷地朗聲結束討論，說道：「就這麼決定。把Elsa Arendelle找來，越快越好！」

Oaken的嘴角提起沒有人注意到的弧度，將杯中的酒液一飲而盡。

Frollo繼續說道：「現在，繼續審判Oaken經理。你在8年前擅自槍殺會員Jafar Cobra，縱容Anna Anderson前述的行為，甚至利用綠瓶飯店的規則，變相地庇護Peter Tremaine，顯示你有反叛的事實。你是否認罪？」

Oaken放下筆，拿起擱在桌面上的金幣，說道：「對你們The Pillars來說，The Cross到底是

什麼？」

「請不要提及與判決無關的話題。」

「噢，這個話題完全相關，法官。」Oaken把玩著金幣，看著表面突起的十字，說道：「十二世紀，我們身穿十字戰袍的九位先祖，不懼貧苦的景況，為了保護虔誠的朝聖者並捍衛聖城，對抗殘暴的強盜和敵人，並在所羅門的聖殿之上建立了騎士團，獲得巨大的權力與財富。但是什麼東西毀了他們？也是權力與財富。」

「我們都讀過那段歷史。你到底想說什麼，Oaken先生？」

「力量是把雙面刃。他們作戰，所以他們收穫。但是他們忘記自己奠基於何物之上。」

Oaken反轉過錢幣，背面的圖騰是個六芒星，中央的圓框內有一把鑰匙，左右各有一個數字「7」和「2」。

「所羅門王可以召喚惡魔，號令他們為自己做事，是因為他以靈魂為代價做交換。但是在座的The Pillars，你們做了什麼嗎？」

Frollo搖搖頭，不想再聽Oaken繼續講道理，開口：「我在這裡宣判，Oaken先生，有罪。」

「你們恣意擺佈惡魔，惡魔將會反噬你們的靈魂。」

「胡言亂語無法改變判決的結果。我們決定拔除你的經理頭銜，並且……」

「謊言和污衊也不會消去你們在暗中所做的罪孽！！」

Peter Tremaine突然從一旁衝出來吆喝，Oaken邊搖頭邊嘆氣，Anna則是皺著眉，看不明白這個男人為什麼偏要跑出來送死。

Weselton見到仇家現身，立刻指著Peter，叫囂道：「法官，就是他！我們應該立刻殺了他！」

Frollo不悅地睨著Weselton，這個沈不住氣的老頭，等於把他們聯手設局的底牌給掀了。

Peter舉起手中捏著的文件吼道：「將所有知情人士封口，關起門來用這種方式肅清門戶，就是你們The Pillars的卑劣行徑嗎？如果我們全死了，就更加應證這個……」

啾！

Peter的眉心被窗外突來的子彈鑽開，將紅白色的腦髓和血液，噴濺在他身後的牆面！眾人無語地看著Peter Tremaine的屍體癱倒，腦中皆浮現了唯一可能做出這件事的人名，而Weselton則率先心虛了。

Oaken看著臉色鐵青的Weselton，說道：「這個違規可是眾人有目共睹。請問法官要不要一起追究責任？」

Frollo呼出惱怒的氣息，一邊詛咒只會攪局的Weselton，卻繼續假裝自己與他毫無瓜葛，說道：「你已經不是飯店經理了，無權過問此事。等我們知道是誰違規，The Pillars日後自會審理本次違規事件。」

Anna冷哼一聲，說道：「但我們都知道Gaston的雇主是誰啊。對吧，Weaseltown？」

Weselton氣得連假髮都要豎起來了，罵道：「你、你是在懷疑我嗎！？愚蠢的女孩，你只是個沒人要的小鬼，憑什麼……」

「都給我住嘴！把他拉出去！」

Frollo大聲打斷Weselton怒放厥詞，在他如此無腦地說光秘密以前，命令傭兵將Weselton強制趕出飯店，並決定提早結束這場判決。

「任命新的經理以前，我們將暫停這間綠瓶飯店的營運，並停用任何相關規範。審判結束！」

碰！！

就在Frollo宣布完判決結果的瞬間，一個重物突然落在大廳中央，將所有人都嚇得心驚肉跳！

伴隨著骨頭斷裂的悶響，與肉塊摔砸在地面的濕黏水聲，濃稠的深紅色血液，像煙火一樣往四周炸裂噴濺。一具穿著迷彩軍裝，渾身千瘡百孔的死屍，皮穿肉爛地攤在眾人眼前！

「Holy fuck！」「那是……Scar團長！？」

在場的傭兵們認出已經死透的領隊，瞬間因為動搖而陷入一片混亂。

「殺了他們！」

Frollo發出指令，傭兵立刻舉起步槍射擊，但是Anna見機更快，她迅速拔槍扣動扳機，一槍精準命中某個傭兵的頭盔，同時在大理石桌面一踢，跟著沙發一起往後掀倒，將沙發當作臨時掩體。

這時大廳周邊突然有人拋入許多煙霧彈，灰白煙幕發出「嘶嘶」聲響，不斷從彈殼中噴發擴散。本就昏暗的窗外天光，照不透越見濃密的煙塵，使得沒有光源的大廳，陷入一片目不見物的霧量。

穿著西裝的飯店從業員，一一從藏身處竄出，開始與The Pillars的武裝傭兵交戰，頓時槍聲四起！

武裝傭兵的領導雖然已死，他們穿的、用的，都是支柱們贊助的精良防具，加厚的頭盔與防彈服能稍微抵擋普通子彈，必須耗費至少三倍彈量才能打穿防具，使得傭兵們特別難以擊殺。

Oaken的西裝殺手們失了先機，反而被重裝傭兵逆襲，只能改變作戰策略，以熟悉場地配置的優勢，匿蹤暗殺。原先激烈駁火的戰況，瞬間轉變為寂靜的捉迷藏遊戲。

傭兵們從三方包圍住休憩區，來到那張翻倒的沙發邊，卻並未發現Anna的蹤影，連剛才站在一旁的Oaken也消失無形，只留下孤獨的酒杯。

Kai在數名西裝殺手的掩護下，帶著Oaken撤退到飯店地下的避難室。

老早就有所準備的Oaken，已經預料到會有這一天來臨，因此很久以前，就在飯店地下造了一個金庫規格的庇護所。不只具備能夠抵抗核彈的極厚金鑰加密艙門、全天候換氣系統，內部還存放著他視如生命的多種酒水。

Oaken一刻也不能離開酒精，即使是在這個危難時刻，來到避難室的第一時間，就是打開珍藏的威士忌。

Kai來到門邊的中央控制系統，連接所有飯店內的監視器鏡頭，並將畫面傳送到庇護所內的電視牆。

「那麼，請您在此稍候。」

Kai退出避難室外，向主人恭敬一禮。Oaken點點頭，在遙控器上一按，將艙門緊閉。

「來點增添氣氛的配樂吧。」

Oaken從唱盤架中選了一張，放上留聲器開始播送。接著像是觀賞電影一樣，捧著酒杯坐在中央的沙發上，瀏覽畫面中，正在飯店各處與敵人作戰的西裝殺手，以及彈無虛發的神槍手Anna。

「真的？你還有空給我換音樂？」

Anna聽見Vivaldi的四季，正在用磅礴管弦樂器演奏夏季的澎湃旋律。

她一邊抱怨一邊換上新的彈夾，迎擊拐過走廊轉角，靠近她身邊的傭兵。

Anna率先一腳踢開傭兵的槍口，朝向頭盔就是一槍，但是防彈頭盔太過堅實，傭兵根本毫髮無傷，以槍托橫敲過來！

「作弊。」

她轉身避開，抬腿膝擊傭兵側腹，一腳，兩腳，三腳！接著將步槍抵在傭兵的喉嚨，一路將他踢去牆面。

身後忽然傳來腳步聲，Anna趕緊側身閃避，另一個敵方傭兵連開幾槍，都打在隊友身上。

Anna搶下中彈傭兵肩上配戴的戰鬥刀，一把射向突襲者，「鏗」的一響，刀尖卡在槍口，正好擊發的子彈撞上刀鋒，猛然炸出火花！

蹦！蹦！蹦！

Anna以手肘狠狠敲在傭兵的喉嚨，將他撞得頭暈眼花，推起他的頭盔，將槍口塞進傭兵頸邊，兩槍連發爆頭。

偷襲的傭兵扔下膛炸而損壞的步槍，也拔出戰鬥刀射向Anna。她連忙彎身躲開，「咚」的一響，刀子插在牆板上嗡嗡震盪。

Anna立刻拔起刀，奮力往下一甩！戰鬥刀插進傭兵的皮靴，引得他張口大叫。Anna裂嘴壞笑，瞄準他的另一隻腳板又是一槍。傭兵腿軟跪了下去，Anna一刻不等地衝上去將他踢翻在地，掀起傭兵的護目鏡，塞進槍口又是兩槍爆頭！

其他傭兵聽見交戰的聲響，又有幾個趕了過來，Anna只來得及撿起還完好的其中一把步槍，邊射擊邊移動。

返回戰場的Kai立刻帶著同伴前往支援，但是與傭兵們相比，從業員們只有一身普通西裝，戰力更比不上頂尖的專業殺手，幾乎無法與敵人抗衡，在重裝和火力的壓制下，被一一擊倒。

Anna不斷在掩體之間穿梭，提著搶來的步槍，將包圍而來的傭兵打得無力招架。

「Shit，真的是作弊！」

搜刮來的改良步槍，對抗傭兵自己反倒很有成效。Anna一邊讚嘆別人的武器就是比較好用，一邊迎戰敵人不間斷的攻勢。

然而大廳的陳設太過空曠，沒有能夠安全藏身的地方。Anna捉住受傷的傭兵，反過來利用他的優質防具當作肉盾，一路擊殺數名敵人，與前來助力的Kai碰頭，躲藏在柱子後方合力抵禦攻擊。

「能與最強的狙擊手一起作戰，是我的榮幸。」

Kai以那副身材難以想像的靈活動作，擊殺數名傭兵，像是搭上了秋季旋律的節奏，充分展現高級服務員的模範，優雅但俐落地以槍響代替鼓點，給敵人一一送行。

Anna邊扣扳機，邊細數著剩餘的彈藥量，說道：「以一個接待員來說，你也不差，Kai。但壞消息是，我沒有子彈了！」

「我們先退回庇護所補充彈藥吧。」

Anna和Kai互相掩護，迅速退回Oaken的避難室。

就在他們剛鎖上庇護所的厚重大門時，電視牆上的監視器畫面，卻被傭兵使用訊號覆蓋，將The Pillars成員們的螢幕一一轉送過來，彷彿他們正在監看著避難所中的三人一樣。

「放棄不必要的困獸之鬥，Oaken先生，Anderson小姐。膽敢殺害支柱成員，你們只有死路一條。」

Frollo冷酷高傲的聲音傳來，但Anna知道他們其實看不見避難室內的狀況，只是利用這種方式進行無用的心理戰，因此並未予以理會。

Kai在Oaken藏酒的壁架旁，打開一個隱藏在巨型畫作後方的空間。牆後掛滿了許多步槍與衝鋒槍，還有看起來火力強大的散彈槍。拉開下方的抽屜，裡面還有眾多不同種類的彈藥，數量足以供給一個8人編制的特種部隊。

獲得Oaken「請自取」的許可之後，Anna不客氣地開始挑選武器，說道：「我沒想到你居然這麼大膽，直接拿The Pillars成員開刀。」

Oaken只是從冰桶中夾出冰塊放進酒杯，然後聳聳肩說道：「我沒有。」

眼看已經耗費將近十分鐘，傭兵們不但沒有因為人數和裝備佔到上風，甚至還不斷折損戰力，Frollo這時總算在內心承認，也許Anna Anderson的實力真的超越想像，可能應該認真考慮，僱用剛才提過的執刑者，來瓦解僵局。

「那個叫Arendelle的執刑者，現在到哪裡了？」

「呃……法官？」

負責通訊的傭兵語氣有些猶豫，Frollo不喜歡聽見自己的問題被忽略，不悅地問道：「什麼事？」

「失聯的The Pillars成員剛剛連上線了，但是……」

「呀啊啊啊——！？」

不知哪一位The Pillars成員發出慘叫，眾人將注意力轉往連線螢幕時，另外兩位始終沒有消息的支柱，忽然出現在畫面之中。

創立時尚雜誌公司的Cruella de Vil，因為熱愛披掛毛皮大衣，不知為了製造它們，而殘害多少養殖場動物的她，如今只剩蛻去皮殼的血肉，卻無法像她曾經屠殺過的動物那樣美麗獨特，只是一具被盯在牆上的潰爛死屍，已發黑的血液畫著巨大的深紅十字！

昨日才在電話中威嚇Oaken的Facilier博士，被數條綁帶束縛在病床上，全身黝黑的皮膚插著無數個針管。所有管路同時向他體內注射不明藥品，僅存一息的他渾身抽蓄，以無法想像是人類的聲音哀嚎，眼眶流出灰黑色的液體，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去。

接連三位The Pillars成員殘酷的死法，嚇壞了其餘的支柱們，然而恐慌才要開始。

刷——！刷——！刷——！

所有飯店窗門的防空襲鐵捲門，在同一時間紛紛緊閉，就連傭兵們剛才大舉入侵的飯店正門也被密實封鎖。

把守在門外的Nottingham警長，疑惑地回頭望著綠瓶飯店，喃喃唸道：「搞什麼……？」

碰！碰！碰！

鐵門關閉的隆隆聲響在大廳中迴盪，當最後一道日光也被阻絕在外，整個大廳立刻陷入比午夜還要深沉的黑暗。

顯然監視器已經失去作用，Anna看著電視牆上的每個畫面，都像飄著雪花一樣。

唯一不受影響的，只有還在大聲播放音樂的留聲器，在死寂中奏著冬季樂章的弦樂，回音如同暗影中的鬼魅，飄渺無形卻無所不在。

「這些也在你的計畫之內？怎麼跟戰前會議聽到的都不一樣？」

Anna對於他隱瞞自己那麼多必要資訊，感到有點不滿。

然而Oaken只是以指頭攪動著冰塊，無辜地說道：「因為這不是我的計畫。」

「什麼？」

先是失聯的The Pillars遭到殘殺，飯店的防禦機制自己突然啟動，況且所有通訊設備瞬間都壞了，卻都不是Oaken設下的棋局？

「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Anna邊說，邊走向系統控制台，試著想重新連上監視器，但是Oaken卻制止了她。

「還是給她一點隱私吧。」

「她？」Anna困惑地看著Oaken，「誰？」

傭兵們手裡的畫面一一跳出雜訊，接連與The Pillars們中斷連線，卻不只是失去連接訊號，就連電子設備也瞬間發生故障。

「法官，我們受到嚴重的訊號干擾。」

「報告長官，無線電也失效了。」

Frollo嘔了一口，沒想到Oaken還能如此頑強抵抗。

他取出手機，想試試看是不是真如傭兵所說，任何通訊方式都無效。嘗試幾次之後，果然無法撥通電話，更別說是傳送訊息了。

「不管用什麼辦法，快把執刑者找來！」

Frollo憤怒地吼著，但是卻沒聽見誰回話。

他煩躁地向身邊看去，卻發現數秒前還在四周圍的傭兵們，竟然全都失去了蹤影！只剩那些遺留在地面，泛著微弱光芒，滿是雪花雜訊的電子設備。

「我早就到了。」

背後突然傳來女人的幽幽語聲，Frollo迅速轉過身去，只見在漆黑陰影中翻滾的霧團內，浮現一雙發亮的藍色眼睛！

Frollo嚇得背脊發涼，驚恐地叫出聲來，拔出預藏在背後的手槍，指向那對藍眼睛。

還來不及眨眼，他的手腕被一隻冰冷的掌心擒住，手槍立刻被輕而易舉地奪走。

那雙手以視線難以跟上的速度，瞬間將那把手槍拆解成灑落一地的零件，並將子彈一顆一顆推出彈夾。

「你……你是誰？」

叮！叮！叮！叮！

子彈接連敲在大理石地面，發出清脆的聲響。

女子扔去已成空殼的彈夾，一步一步走向Frollo。

看著黑暗中浮出的雪白臉孔，即便那張薄妝的長相美若天仙，此刻在Frollo眼中，她就是前來攝魂的魔鬼。

系統當機了20分鐘，The Pillars剩餘的成員們仍在為了剛才見到的駭人景象議論紛紛，然而這下連Claude Frollo也成為失聯的一員。按照前面三位支柱那般淒慘的下場來看，他肯定凶多吉少。

然而就在The Pillars議論紛紛的同時，每個人的螢幕上，都跳出了一行訊息。

“I KNOW WHERE YOU ARE”

「到底是誰幹的？這簡直是在挑戰The Pillars的威信！」

「還能有誰？不就是Oaken嗎！」

「不是……。」

畫面刷過一片雜訊，當Hades和Hook吵嘴時，九柱中的最高領導者Maleficent突然發話。

眾人不解她為何回答地如此肯定時，看著她的畫面，所有人同時倒抽了一口冷息，也有的驚呼出聲。

Maleficent的背後忽然多了個人影，在畫面中看不見那人的長相，卻認得出那是個身穿黑色西裝，搭配一條藍色領帶，有著一條蓬鬆辮髮的金髮女人。

她戴著黑色手套的指節，捏著一件淺色薄毯，並慢慢將毯子披蓋在Maleficent肩上。

直到那片沾著黑色與白色毛髮的垂墜布邊，貼在Maleficent頰側，他們才認出來，那不是普通的披巾，而是另一名支柱，Cruella de Vil那身消失的人皮！

Maleficent咬緊牙關，她沒有想過此生居然會有如此膽戰心驚的瞬間。她絲毫不敢亂動，只能看著螢幕上自己不斷發抖的乾瘦臉頰，以及壓在自己肩頭，觸感微溫又帶點黏意，彷彿還在呼吸的臉皮。

像幽靈一樣突然出現在背後的金髮惡鬼，始終一語不發。但是她的來訪讓Maleficent知道，屠戮了四個The Pillars成員的恐怖魔王，肯定不是Oaken。

一張紙被擱在她的桌面，Maleficent看著上頭的內容，艱澀地嚥下唾液，開口唸道：

「我，Maleficent Mist，以The Pillars最高領導人的名義宣告，撤銷Anna Anderson、Oaken的追殺令，回復兩人的The Cross會員身份，並且繼續任命Oaken為綠瓶飯店管理人。有異議者，請提出意見。」

The Pillars的成員們像是凍結了一樣，彷彿自己就坐在那個鏡頭前，被蓋上人皮恫嚇，完全無法忤逆惡魔的脅迫。

「滋」的一響，電視牆上的所有畫面都恢復正常，監視器順利運轉，鐵捲門紛紛敞開。不知何時，外頭的雨已經停了，突破雲層的陽光照進飯店，將原本幽暗無光的空間點亮。破碎的玻璃，四散的彈殼，以及斑駁的牆面和樑柱，都顯示了飯店剛剛經歷過一場大戰，可是血跡和屍體卻已經不翼而飛。

Anna來到大廳，愣著眼四處查看，自己明明撂倒了少說有十餘人，彈夾全打空了，地上的彈殼也能證明這一點，但是那麼多的屍體都到哪去了？連Scar Leo的一點肉渣都沒有留下。跟著出來巡視的Oaken，瞧一瞧面目全非的大廳，抬起眉梢沒趣地說：「結果還不是我要付錢。」

Anna皺著眉頭，不解地問：「這是怎麼回事……？」

「我怎麼知道。」Oaken拍拍腦袋，只是到處看了一眼，又調頭準備回去辦公室，說道：

「停業，修繕，重新招募。唉，忙啊忙。」

Kai兀自走向迎賓廳，回到接待櫃檯後重拾工作，拿起話筒開始聯絡修繕的工程班。

Anna瞧瞧Oaken的背影，隨著Kai來到迎賓廳，費解地說道：「等等，就這樣？你們沒有要解釋的意思？我還有很多問題！」

Kai只是掛上一貫的服務業笑容，說道：「很抱歉我無法回答，因為我們真的什麼也不曉得。」

「難道就這麼算了？你們半點都不好奇嗎？」

「好奇心會殺死一隻貓。」

「所以我在這裡待了一晚，早起跟你們一起對抗那些不知道死到哪裡去的傢伙，接著The Pillars莫名其妙地又撤銷了我們的懸賞令，恭喜你們重新營業，然後……我就這樣回家睡覺嗎？」

「你也可以跟我去喝杯咖啡。」

Anna耳根一動，立刻認出說話的聲音，馬上望向等候區，果然看見了朝思暮想的金髮女神，正坐在其中一列沙發上翻看雜誌。

「Elsa！你怎麼在這裡？」

Elsa將雜誌放回牆邊的書報架，站起身淺笑著說道：「你欠我一杯咖啡，記得嗎？」

「或者我們可以一起吃一顆泡泡糖！」

Anna瞬間就將滿頭的問題拋去腦後，迷離地望著金髮美女的勾人微笑，快步走了過去。

【規則5】別低估她

Chapter Summary

❖本章開小車，沒有真的本番，但很接近了，所以NSFW！閱讀請小心背後！❖

推獎BGM：

Elsa Effect - Frostudio Chambersonic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Rule 5. Don't Underestimate her

“Come down to the Black Sea (跳下來黑海吧)

Swimming with me (與我一同漂游)

Go down with me, fall with me (和我一起沈淪，和我一起陷落)

Let's make it worth. (讓這一切值得)”

一身黑色亮片的連身小洋裝，在聚光燈的照耀下，閃爍著目不暇給的光點。

塗著濃厚煙燻妝的歌手在舞台上唱歌，她的聲音像個被裝在成熟女人體內的少女，雖然嗓音細緻，卻含有看不清也摸不透的神秘，將她獨特的唱腔，完美融合在鼓點沈重的旋律中。

Oaken往舞台上瞧了一眼，她的聲音很適合襯在背景，聽著享受，又不鬧耳，可以很專心地做自己的事，耳朵卻不會覺得無聊。

他決定給女歌手調漲今天的時薪……不，還是先提供免費餐飲就好了，萬一以後其他歌手們都來要求漲價怎麼辦？他又不是開慈善機構，畢竟剛花的那一筆修整費很可觀啊。

坐在專屬的沙發座中，Oaken將掌中的牛角杯，放在桌燈的光源下方，捏著放大鏡細細檢視。

一個有著灰髮的商人坐在桌面對側，搔一搔參著白鬚的鬍子，耐不住性子地問：「您意下如何，Oaken先生？」

「嗯……」

Oaken還沒回答問題，這時Kai來到咖啡廳內，以疾快但不顯匆忙的腳步靠近桌邊，附在Oaken耳側低語幾句。

Kai問道：「您要怎麼處理？」

Oaken提起眉頭，眨一眨有點疲憊的眼皮，略顯厭煩地碎唸：「我是飯店經理，可不是買兇諮詢師……。」

「請她回去嗎？」

「不必，請她進來。」Oaken放下牛角杯，指著灰髮男子說道：「倒是可以把這個騙子趕出去，永遠不要再讓他進來。」

灰髮男子一愣，甚至還來不及求情，就被兩個服務員左右架住，直接拖往餐廳貨梯，由飯店後巷將他像垃圾一樣扔了出去，狠狠甩上門。

“You rise, I fall (你起我伏)
I stand, you crawl (我走你爬)
You twist, I turn (你旋我轉)
Who's the first to burn? (看看誰先燒成灰燼?)
You sit and stay (你坐下停留)
I don't obey (我偏不遵守)
Where do we land in the Black Sea? (我們又會落在這片黑海的哪裡?)”

頂著寬緣的紫色仕女帽，戴上深褐色墨鏡的Tremaine夫人，緩緩走進綠瓶飯店的地下咖啡廳。那張抹著深厚粉底의長臉，看不出一點喪夫的沉痛。她踩著那雙麂皮高跟鞋，慢吞吞地走來Oaken的桌邊。每一回她的鞋跟敲響地面，似乎都搭上了曲子的節奏。光從那身羊毛面料的深紫色套裝就知道，她只是做個樣子替丈夫的慘劇哀悼，而她也不介意透過打扮自己來昭告天下，其實她根本不在乎那個可悲的男人。現在，Tremaine企業的王座是她的了。而若想要鞏固那張脆弱的寶座，她只有一個目標。還不必開口交談，Oaken便已經知道她此次來訪的目的。

「Oaken先生。」

Tremaine夫人點頭致意，Oaken給予回禮，請她在對側落座，並向酒吧示意，替來客準備酒水。

「我聽說Gaston是排名第二的殺手，而他過去有好一段時間居於榜首。他很難殺嗎？」

Tremaine夫人直白地提問，Oaken倒是很歡迎她不拐彎抹角的這一點，比起和那些更令人厭惡的The Pillars談話要簡潔多了。

「過去排在榜首並不是因為他很強，只是接的單子多，所以累積獲得的金額也多。」Oaken啜了口咖啡，聳聳肩膀叨唸道：「我其實覺得這個排法很愚蠢。」

「既然如此，為什麼從他被懸賞至今，已經過了將近三週，卻還沒被殺死？」

女侍送來一杯粉紅香檳，Tremaine夫人趁著空檔，又點了一道烤螺肉佐麵包，彷彿此行只是出來吃一頓晚餐。

「如果他死了，你最大的敵人Weselton，等於失去手中的王牌。等到那天，那個敢搞事卻沒膽承擔的老東西也活不了太久，只好先帶著他的狗躲起來了，還是在The Pillars的掩護之下。真是不幸。」

Oaken忍不住抱怨，那些支柱就是學不會又講不聽。他真希望那隻雪豹，當時順手把那些垃圾都清理乾淨。

Tremaine夫人享用著剛送上的餐點，烤盅凹槽內的蒜油還在沸騰冒泡，並未過分縮水的螺肉熟度恰到好處，不但飽含著鮮甜的肉汁，還充分吸飽了蒜油的香氣，搭配酥烤的切片長棍麵包，實在是驚人的美味。

她的食慾大開，邊吃邊問：「十字的殺手到處都是，他還能躲去哪裡？」

Oaken敲一敲報紙，說道：「你可以多讀讀報紙，偶爾還是有些不錯的情報。」

Tremaine夫人知道他意指何事。

這些商場上的男人都在小瞧她，認為她是個看上Peter的錢財，不了解時勢，只懂得享樂的貴婦。

她承認自己確實是鍾意Peter的財產，但她認為自己也是有能力的女人，她相信自己可以把Tremaine企業帶上高峰。當然在那之前，她得先把礙事的存在都給解決。

「你是說狗仔瘋傳的地下碉堡吧。聽說那是個號稱不可能被攻破的秘密基地，原來是真的存在嗎？怪不得他們能藏到現在。」Tremaine夫人保持鎮定地吃著美食，說道：「難道真的沒有人能殺進去？」

Oaken想了想，說道：「能殺進去的人不少，但是能活著出來的人……或許只有那百分之一。」

「難道是踩下Gaston成為榜首的殺手嗎？」

Oaken翹起嘴角，說道：「請恕我直言，夫人並非會員，再多的情報可不能提供給你。」

Tremaine夫人的臉垮了下來，即便食物再好吃，一旦嚐到拒絕的滋味，再鮮甜的食材也都如

同嚼蠟一般難以下嚥。

她長吁一口，將些許火氣吹出體外，說道：「就算成為經理，你到底還是個情報商……。」

她經常聽丈夫提起Oaken以前在商界的往事，況且Peter認為他是少數值得認識的朋友。不過在她看來，這些商人骨子裡都是一樣的。

「成為十字的會員到底要多少錢？」

「噢，佛心價，一千萬美元。」

「什麼？」

「年繳。」

Tremaine夫人開始有點控制不住神色，瞪著Oaken說道：「簡直是強盜！誰付得出這麼多錢！？」

Oaken將手心劃向一旁，視線瞥去周圍那些正在用餐，看起來完全不像殺手的人們，說道：「顯然我們的投資人還不少，我經常寫邀請卡寫到手痠呢。」

Tremaine夫人變了臉色，粗重氣息明白表示她的不悅，但是看來她沒有其他選擇。她不甘願地打開皮包，撈出手機撥了一通電話。

在Oaken悠悠喝下咖啡的短暫時間後，他的手機立刻收到一條新訊息，告知飯店經理們，他們有了一位新入會員。

「恭喜。」Oaken舉起杯子向Tremaine夫人致意，指一指桌上的食物，說道：「現在這些餐點都免費了！你看起來食慾不錯，可以多點幾道料理。」

如果這裡不是綠瓶飯店，Tremaine夫人早就甩他一拳了。她冷眼睨著Oaken，問道：「現在可以告訴我榜首的情報了吧？我知道是個女人。」

Oaken笑道：「其實沒有任何關於她的情報，因為她是個未知的謎。」

「……你說什麼？」

「不過我可以跟你分享一個她的小故事。而這個故事，價值一百萬美元。」

「你不要太過分！」Tremaine夫人終究是吞不下這口氣，她用力在桌面一捶，口氣尖銳地說：「如果你小看女人，認為可以再三勒索我，那你就錯了！我還有一整個企業要挽救，先失陪了！」

Tremaine夫人將湯匙摔在桌上，收拾好皮包便憤然起身準備離去。

「事實上我非但不小看女性，還非常尊敬這一位女紳士。」Oaken氣定神閒地從懷裡掏出一個銀色酒罐，將白蘭地加進咖啡杯中，捏起湯匙緩緩攪拌，繼續說道：「而如果你想救自己的公司，卻不知道該找哪個殺手，花一百萬聽這個故事絕對值得。」

Tremaine夫人停了步，質疑道：「但你剛才說那個榜單不足採信？」

「沒錯。因為榜單金額完全不能展現她的強大。」

經營「十字」底下的飯店，Oaken絕對不差這一百萬元。如果他真的想要敲竹槓，他大可以開出更高的價碼，再加油添醋地說些幾可亂真，天花亂墜的理由，然而他卻只是如此簡單地帶過。

Tremaine夫人聽得出Oaken語調中的篤定，彷彿他堅信她一旦走出了門，肯定會再次回頭，甘願付錢買下這個甚至稱不上情報的「故事」。

她咬著牙感覺既羞又氣，因為Oaken確實得逞了。

Tremaine夫人無聲地咒罵一句，撥出電話完成匯款，感覺已經搖搖欲墜的企業，離倒閉更近了一步。

Oaken收到了一百萬美元入賬的通知，笑道：「謝謝惠顧。」

「這個『故事』最好值一百萬美元！」

感到自己完全中了Oaken的圈套，Tremaine夫人煩躁地走回桌邊，憤然落座。

「所以這個殺手到底是誰？」

*

真是個讓人無言的董事大會。

Oaken感覺剛才的一個半小時，全都拿來寫數獨題目，也肯定比觀看The Pillars的會議過程有意義多了。

如果會員們知道，頭頂上那個掌管了整個地下世界的九柱，是用比小學生推舉班長更不民主，更加可笑的方式來決定繼任人選，也許會立刻出現退會的浪潮。

否則像Hook Goatty那種還會害怕鱷魚的海盜，怎麼可能坐上董事的椅子？

讓這些貨色佔據如此顯眼的位置，根本是在拉低The Cross的素質。

簡直是悲劇！

等到「十字」變成誰也不玩的桌上遊戲，就算握有經理的權力，遲早也會成為紙盤上的棋子，任人擺布。

「十字」需要新血，而且是有影響力的新血。

正因如此，Oaken才會讓Anna Anderson成為一名殺手。否則他才不想雞婆地過問會員私下的骯髒行徑，甚至因為殺害Jafar Cobra而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Anna Anderson是個聰明的女孩，她學得很快，但她仍是個剛入門的菜鳥。影響力？她將來可能會有吧，可是現在言之過早。

必須有一個迸發的新星。

一陣突然形成，而且能夠瞬間帶來巨變，將整個殺手結構踩在腳下，令人膽寒的暴風！

甚至連那些面目可憎的The Pillars，都不敢橫加干涉的存在。

但是這樣的人哪裡找？

Oaken在餐廳多喝了幾杯，捧著威士忌慢慢走回辦公室，一邊思索著應該如何進行下一手佈局。

燈光忽然閃滅一下，他抬頭瞧瞧挑高的天花板，走廊上散發暖黃光源的古典燈飾，繼續著全天候的優美照明，沒有故障的跡象。

側眼望去窗外，深秋的寒冷夜晚正下著傾盆大雨，在臨近冬季的這個時候，天空甚至少見地閃過白雷。

「這可不是好預兆啊，難道有暴風雪要來了嗎？」

穿著一身濕漉工作服的Randall Boggs，拐過轉角迎面走來，忍不住埋怨惡劣的天氣。他每踩一步，就有水流從鞋子纖維的縫隙擠壓出來，不僅在大理石地面留下濕答答的腳印，鞋底還發出尖銳吵耳的磨擦聲響。

看著Randall將他的紫色頭髮擰出水滴，還順手甩得到處都是，Oaken皺起眉頭，說道：

「Boggs，作為一個『清道夫』，你的整潔習慣實在有待加強。」

Randall眯起眼瞪著Oaken，癟著嘴說道：「我剛在大雨中清完屍體都快冷死了，誰還管整潔習慣？而且清理這間飯店的工作，是你手下那些打工仔該負責的！地板不乾淨，居然還嫌客人髒嗎？」

「我是在提醒你，想要到處嗅探的話，你最好別留下痕跡。」

Randall知道Oaken在暗指什麼，也曉得他拐著彎辱罵自己。他氣得狠咬著一口尖牙，眯起那雙細得邪門的單眼皮眼睛，與Oaken擦身而過時，一把揪住他的手腕。

「你害我差點被開除啊，老狐狸。想造反的話，不要拖我下水！」

Oaken瞥了一眼被捏在Randall手中的袖管，不只是皺摺，他手上的雨水也逐漸滲透布料，那令Oaken感覺十分不悅。

他收著隱隱在腹中悶燒的火氣，哼笑著說道：「怎麼突然要被開除了？因為太多殺手抱怨，你的地板掃不乾淨？」

又來了，Oaken最招牌的回馬槍。

Randall被他反將一軍，惱怒得露出扭曲的嘴臉，說道：「你到底把Jafar Cobra行李箱裡的文件藏去哪了？」

Oaken解讀著Randall的視線，一邊思考一邊說道：「看樣子當天除了清理樹林，你還被委託其他雜事啊。難道Jafar Cobra擁有什麼威脅到支柱們的關鍵證據？」

「我知道你最擅長打馬虎眼，別想裝蒜！」

「你當天跟蹤我，應該看得很清楚才是。我到孤兒院門前，補了Jafar Cobra一槍，帶走Anna Anderson，期間完全沒碰過他的名貴轎車，更沒有空檔檢查他帶了什麼伴手禮。在我看來，最後處理那輛車的你，才是嫌疑最大的人啊。終於厭倦當支柱們的忠犬，想要策反了嗎？」

Oaken抬起手緊掐著Randall的上臂肌肉，指節深深摳著他的淋巴，Randall立刻哀嚎出聲，鬆開捏住Oaken西裝的掌心，痛得腿軟跪了下去，難看地央求著：「放開！很痛啊，放開我！」

Oaken鬆了手，任Randall摔在地上，頭也不回地繼續往辦公室前進。

Randall瞪著他的背影，叫囂道：「我知道你是為了壯大自我勢力，才刻意把『泡泡糖』招進來組織！如果你們想要聯手耍把戲，支柱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把他扔出去，然後請人清潔走廊。」

Oaken向把守在辦公室前方的保鑣給出指示，喝著在拉扯中灑了半杯的威士忌，一邊細思Randall字句中的蛛絲馬跡。

Jafar Cobra的文件？噢，他還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他倒是清楚，Jafar Cobra跟支柱之一的Facilier博士，合資成立了實驗室，進行許多莫名其妙的科學研究。偶爾還跟政府裡一些貪腐的官員合作，擅自挪用公款做些非法的試驗。在實驗室爆炸之後，Oaken曾經也透過一些關係，暗中搜索相關資料。奇妙的是，不單紙本文件，連他們資料庫中每個可能存在的備份，都被徹底刪除。

當然這也或許是Jafar Cobra和Facilier博士為了自保，才將所有證據都銷毀。但那些是他們能跟軍方換取金錢的重要資料，按照Jafar Cobra死前的動向來看，他們也有意繼續進行實驗計畫，照理來說應該不會放棄目前為止的試行數據。

至於Anna Anderson，一年前在樹林裡的那天，他是和她一起離開的。除了一支不能打電話的手機、那身髒衣服以外，她什麼也沒有。無論是無形的，還是有形的。

如果Anna真的挾帶Jafar Cobra的文件，他當場就會看見了。

而Oaken不認為，Randall那群「清道夫」工班的夥伴，有那個膽子與支柱作對。

剩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有個不為人知的第三方介入。

但那會是誰？

Oaken推門進入漆黑的辦公室，點亮桌面上的復古檯燈。這時窗外劃過一道閃電，將室內瞬間打亮，在辦公桌後的藏酒櫃玻璃上，倒映出一張發白的模糊臉孔，和一雙泛著藍光的眼睛！

Oaken自認為活到這把年紀，又在地下社會中得到飯店經理的頭銜，一路上見過太多驚濤駭浪，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嚇著他，但是他的胃壁確實狠狠地抽了一下。

他立刻回過頭去，就在門邊樑柱的陰影中，站著一個身穿西裝的金髮女子。那是位年輕女孩，她有一條垂落左肩的鬆軟髮辮，那套西裝看起來質料雖然不算頂好，穿在她身上卻呈現一種貴族氣質；而她並未選擇高跟鞋，而是搭配一雙俐落的皮靴。但給人印象最強烈的，卻是那對彷彿在發亮的雙目。

「我要怎麼成為你們的一員？」

她的聲音稍顯低沈、略帶沙啞，沈著的語調，好像對於擅闖禁地的行徑，不覺得有一絲不妥。

「不好意思，小姐。你是誰？」

Oaken還在思考，她究竟是如何越過保鑣的把守，進來辦公室內。外面正下著大雨，如果她是從窗戶進來，那麼窗邊的櫥櫃和地毯應該會有水漬才對，然而她的鞋子並沒有半滴水珠。難道她早已潛伏在飯店裡面，避過來回穿梭的服務員和殺手，以及所有監視器鏡頭嗎？不可能。

「走廊上的男人，那個『清道夫』。」

她說著，眼裡閃過冰寒的青光，雷電照亮她美麗卻冷冽的面貌，充滿比起外觀更要成熟的神秘。

「我要怎麼得到他的工作？」

Oaken一邊戒備著不速之客，一邊卻也對她感到好奇，反問：「『清道夫』負責清理屍體，收拾殺手工作完留下的殘局，將現場恢復原狀。無法拋頭露面喔？」

「那樣更好。」

殺手們大多都想出鋒頭，榜單排名越高表示行情越好，然而排名與他們的實力和智商不一定成正比。

曾經有幾個膽大包天的蠢傢伙，嘗試闖入他的辦公室，尋找能逼他交出經理位置的把柄，但是從來沒有人成功過。

這個來路不明的女孩，輕鬆完成連殺手也辦不到的事，卻只想當一個低調的「清道夫」？

轉念思考，他老早就想甩開Randall Boggs，那個最愛告密的報信鴿。況且經過剛才的爭執，他們往後想必是不用合作了。但Randall Boggs仍然是「十字」裡唯一的「清道夫」。如果有其他人選，以後想要清理工作現場，就能夠避開他的監視，也可以減少被無端栽贓的風險。

再者，這個女孩能毫不引起注意，長驅直入到位於飯店深處的這間辦公室，表示她具備了凌駕於一般殺手之上的能力。反之若是她沒有，優勝劣敗自然會將她從組織中淘汰。

Oaken淺笑著說道：「要得到他的工作，取代他就好了。」

金髮女孩安靜地看著Oaken一會，說道：「我的名片在中間那格抽屜裡，上面有我的聯絡方式。」

Oaken聞言，打開抽屜查看，果真發現一張陌生的黑色厚磅紙卡躺在中央，表面使用特殊的銀藍色金箔，燙印著簡潔明瞭的兩行字。

一串電話號碼，和一個名字。

「恕我冒昧請教，你的目的是什麼？」

金髮女孩並未立刻回答Oaken的問題，只是直視著他的雙眼。

觀察他人的情緒變化並伺機反擊，從來都是Oaken的拿手好戲。可是此時他卻看不透女孩的

思路，反而感覺自己才是正在被審視的那個。

「清理障礙。」

啪！

伴隨著電器引擎紛紛停止運轉的聲響，所有依靠電力作用的設備都在同一時間失效，燈光瞬間全滅，使室內陷入一片漆黑。

不只是整間飯店，窗外的路燈、對街的建築物，全都沒了光源。
在這個連月亮也未能露臉的雨夜裡，整個街區被深沈的黑暗所籠罩。

叩叩叩！

「先生，能否打擾一下？」

敲門聲響拉回Oaken的視線，一聲「請進」之後，Kai帶領門外的保鑣提著手電筒進來。他帶了預備的手電筒給Oaken使用，並順道確認經理是否需要任何協助。

Oaken接過手電筒，立刻向室內四周照去，然後掠過滿頭問號的下屬們，將光束照向門前的長廊。

「你們剛才都在門外？」

兩個保鏢點點頭表示肯定，Kai則說道：「我聽見Boggs先生的聲音，擔心他又來找您的麻煩，所以過來看看，正巧碰上了跳電。」

Kai等人踩過Randall留下的積水來到辦公室，廊上殘有他們的腳印，因此一名捉著拖把又得提燈為自己照路的服務員，在走廊轉角處辛勤地清理地面。

從斷電到Kai等人進來之間，只不過短短數秒，而且他們每人配帶一支手電筒，假如金髮女孩走出門外，不只是他們，連服務員也勢必會注意到她。可是地上卻沒有一雙離開辦公室的腳印，而Oaken很肯定，辦公室內並沒有夾層或暗房能夠藏身。

也就是說，那個金髮女孩就在他眼前憑空消失。

「怎麼了嗎，先生？」

Oaken腦內重複播放著剛才與金髮女孩簡短的對話，低頭望向手裡黑色名片上的名字。

——Elsa Arendelle。

「……也許暴風真的要來了。」

★

「你現在是怎樣？」

為什麼大家總是要打斷他的放鬆時間？

Oaken一邊不解地想著，一邊抬起頭看著前來興師問罪的Randall。

「那個他媽的賤貨是誰？為什麼她在搶我的工作！？」

Randall雙掌甩在桌面，使Oaken盤中的鯡魚排略在晃動。

Oaken嘆了口氣，放下刀叉，就想喝口酒沖淡胸腹的煩躁。Randall一把拍落酒杯，使酒水和玻璃碎片灑落地面。

紛爭的聲響引來保鏢注意，他們立刻包圍上來打算捕捉Randall，但Oaken抬起手來制止了他們。

Oaken提起餐巾擦拭嘴巴，舒服地躺進沙發椅背，說道：「搶你的工作？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麼，我不記得最近委託過你啊。」

Randall恨透了Oaken那副若無其事的嘴臉，怒道：「那就是我指的意思！為什麼突然間多了個臭婊子擔任『清道夫』！？」

Oaken仍是一臉無奈卻淡定的模樣，說道：「上次見面的時候，你不是抱怨替我清場，害你差點被開除，叫我別拖你下水嗎。沒有別的『清道夫』可以委託，我也是有點困擾，只好另外聘請一位。她的清潔可是滴水不漏啊，許多殺手都給她好評呢。」

「你根本是故意的！」Randall像個要不到糖吃的小鬼，幼稚地低吼著，一腳踹在沙發底座，喝道：「我現在可以更加合理懷疑，你就是存心要造反！」

「不要像個三歲小孩一樣無理取鬧，Boggs。不能因為有人比你更適任，害你面臨失業危機就來含血噴人，這麼做更保不住你的職位。」

「我就知道！」Randall指著Oaken的鼻尖，雙眼充滿了因為惱羞而孳生的憎惡，和逐漸瀕臨炸裂的瘋癲，「我就知道你打算背著The Pillars幹些叛亂的勾當，千方百計想把我弄走，安插自己人進來！」

Oaken攤手說道：「別說自己人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誰。」

這話是真的。

從Elsa Arendelle進入組織擔任「清道夫」以來，已經過了個把月，Oaken仍舊對她一無所知。

起初他只是試著推薦幾個還算熟稔的殺手，可以委託這一位新進的女性「清道夫」。沒想到居然陸續得到殺手們的回饋，稱讚她不但將現場清理得相當乾淨，還有著絕佳的工作效率。

委託過她的殺手都說，Elsa Arendelle總是突然出現，拎著一個不知道裝了哪些東西的工具箱，在現場掛上遮蔽用的帆布，一個人在裡頭也不曉得做了什麼，就能將血污和屍體完全清理乾淨。而且，還是穿著那身招牌西裝完成的！

聽聞那些評價之後，Oaken也開始對這個沈默寡言，具有超齡思考的年輕女孩產生了興趣。他當然試著調查過Elsa Arendelle，可是除了她的名字以外，卻沒有其他有價值的情報，就像被刻意刪去似的。

她的相關資料，只有年齡、手機號碼、現在住址、銀行帳號，其他全為不詳。

「狗屁！」Randall才不相信Oaken的說詞，這個老狐狸當然會袒護他的同盟，好比那個Anna Anderson。「如果不是你，那種毛頭小孩怎麼可能混進組織，還企圖搶走我的職位！」

Oaken哼笑一聲，瞟著Randall跳腳的模樣，說道：「見不得別人比你優秀，你應該做的是提升工作能力，而不是在這裡製造混亂尋求關注吧。」

「去你的，老狐狸！」Randall咆哮道：「她是誰根本不重要，因為我會弄死她，再把她的屍體拖到你面前！我才是唯一的『清道夫』！」

Randall撂完狠話，推開那些包圍著他的保鏢，碎嘴著一些八成是詛咒的字眼，憤恨地離去。

他才不會讓Oaken得逞！

他會揭穿Oaken的陰謀，讓這些礙事的傢伙全部去死，誰也別想搶奪他的位置！

那是個下雪的深夜，位於市區邊緣，靠近碼頭的廢棄船廠傳出槍響，又有一條亡魂死在槍口底下。

受到殺手的委託，Elsa Arendelle一如既往地身穿西裝，提著工具箱慢慢地走近現場。屍體是在那裡沒錯，但是應該交付委託費用的殺手卻並未露面。

在漸大的風雪中，六道人影從船廠的暗處一一現身，前後包圍著金髮的「清道夫」。他們穿著藍色的連身工作服，手裡拿著掃除用具，不懷好意地盯著她瞧。

「我們就不歹戲拖棚了，小姐。」其中一個男子開口，「我們順便把你一起清理乾淨！」

趁著夥伴說話吸引金髮女子注意，其中一個男子從背後襲擊她，將短刀刺向她的側腹！

「滋」的一聲，男子感覺刀刃陷進血肉，笑著心想勝利來得太過簡單，卻發現刀子怎麼樣也拔不出來。

他低頭一看，刀子非但沒有刺進她體內，還被她戴著手套的掌心牢牢抓著。再度拉起視線時，只來得及見到她閃著藍光的眼睛。

碰！

刺耳槍聲來自廢墟的二樓屋頂，狙擊槍子彈射向Elsa，她彷彿早已察知到射手的埋伏，彎下腰去避開槍擊，順勢向後勾起長腿，迴身一記旋踢，將持刀的男子踩去地面。她的手腕一轉，輕而易舉地扭斷男子的手臂！

男子沒能慘叫太久，Elsa拉著他已經反折成Z字型的胳膊，緊捉著他握住刀柄的掌心，將刀尖深深刺入他的眼窩！

餘下五人愣了一會，怎麼也沒想到這個還不到20歲的柔弱女孩，竟然只動一隻手一隻腳，就在眨眼之間毫不費力地殺了一個成年男子。

她的右手還抓著工具箱，右腳甚至踩在原地啊！

碰！

Elsa避過第二顆子彈，往樓頂瞥了一眼，將工具箱放在地面，拔足奔去建築物一樓的鐵皮屋簷下方當作掩護，並疾速衝向後面的兩人！

呼咻——！

寒風猛烈地颳了起來，好像連自然天候也是她的盟友，吹著一道道摻和著冰雨，肉眼可視的白色風捲襪在她背後，如同具象化的魔鬼大軍，跟著她向敵人發動攻勢。

眼見Elsa Arendelle以非常人的速度跑向自己，手中只有一根拖把的清掃員嚇得跌坐在地，就在他身後的同伴見狀立刻掏槍射擊。

碰！碰！碰！

子彈掠過Elsa身邊，她飛身一跳，越過倒在地上的清掃員，又是一記旋踢，將持槍男子踢去撞在牆上。

癱坐在地上的清掃員，眼看同伴撞得頭暈眼花，而金髮女子正轉過身來狠瞪著自己，嚇得在雪地上滑了幾下，著急地站起來，掄起拖把打向她的腦袋！

啪！

Elsa曲起左手擋在耳邊，拖把的木柄撞在她的臂膀，猶如敲在堅硬的石牆上，木柄噴出細屑應聲斷裂！

清掃員看著手中僅存的斷裂木把，愣眼望向金髮女子。同時他看見就在他背後，撞得額頭

濺血的同伴，一邊大吼著一邊搖搖晃晃地舉起手槍。

Elsa側身讓開，捉住持槍男子的手腕，將他的槍口指向清掃員。清掃員急忙叫同伴住手，卻已經來不及了。

碰！碰！

子彈撕裂清掃員的臉頰，穿破他的肩膀，使他頹然倒下。

Elsa試著奪取持槍男子的武器，男子奮力抵抗，朝向她不斷揮拳。Elsa輕易地躲開，抬腳將膝蓋抵在他的手肘，一推一轉，「嘎啦」一響，將他的手臂扭斷！

男子痛得鬆手，Elsa撈來手槍，指著他的額頭就是兩槍，轉身對著倒在地上的另一人又補了兩槍，確認他們都死透了，便隨手扔掉打空的槍枝。

另外三人在狂風中什麼也看不清，只聽見不斷的槍響和慘叫。他們趕忙帶著武器前去支援，靠近建築物後，總算看見依稀的形影逼近時，卻是一個巨大的木箱！

三人驚叫著避開，其中一個來不及躲的，反射性地舉槍射擊。腐朽脆弱的木箱迸裂開來，同時有一把尖銳的斷木柄，鑽過在風雪中飛散的木渣和碎片，直挺挺地插進男人的胸膛！兩個同夥驚呼的瞬間，Elsa從雪造的白色風牆中竄出來，將那把從屍體上拔出來的短刀，狠狠扎進其中一個傢伙的臉頰，又一刀，再一刀！

另一人驚恐地朝著她開槍，Elsa迅速往旁跑開，奔向正握著身上斷木顛簸掙扎的清潔工，在木柄末端猛踢一腳，讓斷木完全貫穿他的身體！接著她抓穩木柄，把清潔工當作肉盾，推著他奔近開槍的男子。

子彈盡數打在清潔工身上，「喀喀」數響，男子已經將彈藥耗盡，他只是分神瞧了槍身一眼，就被斷木刺穿喉嚨，跟夥伴串在一塊。

男子痛苦地吐著鮮血，掌心還在腰間摸索，Elsa便搶先取走了手槍，一併奪下他的備用彈夾，從容地裝填，上膛，射擊！

碰！碰！

『媽的，沒一個傢伙有回應。Shan Yu！換你上！』

盤踞在屋頂上的光頭殺手Shan Yu，聽見無線電裡的呼叫聲，不悅地放下在這片風雪中已然無用的狙擊槍，將背後的十字弓拉來胸前，壓下無線電低沈地回嘴：「不要命令我。」

他扶著矮牆一翻，直接從二樓跳下。強壯的身體站上鐵皮屋簷，就像踏在紙糊的雨棚一樣，立刻壓垮了鏽蝕的鐵製支架，直接將鐵片踩落到一樓，發出轟然巨響！

Shan Yu以那雙被黑眼圈環繞的暗金色眼睛，掃視最後聽見槍聲的方向，還有橫豎四處的死屍，就是沒看見那個金髮的「清道夫」。

他將注意力放在聽覺，一手指尖貼在扳機，另一手則收在背後，從箭筒中捏起一支，準備隨時進行裝填。

沙……。

在那裡！

Shan Yu射出弓箭，沒聽見任何動靜，便迅速補上下一支鋼矢。

沙沙……。

這次，在左邊！

Shan Yu再度射擊，隱約聽見箭矢鑽開血肉的黏糊液體聲，以及鑿穿骨頭的碎裂聲響。

他捧著十字弓上前查看，被盯在牆上的，只是個被掏了一顆眼珠的男人。

沙沙沙……。

右邊！

Shan Yu又射出一箭，過去一瞧，這次中箭的是臉上已經有一個大窟窿的男子。他認出這些是Randall Boggs清潔班的嘍囉，剛才和那個金髮小鬼戰鬥的傢伙們。因為風雪造成視野不佳，使他剛才沒能看見底下發生了什麼事。但從聲響和這些屍體的慘狀就可以判斷，那個金髮小鬼絕不只是個「清道夫」那麼簡單。

沙！

背後！

Shan Yu瞥見人影，立刻轉身扣下扳機。鋼製的箭矢呼嘯而出，直直射向人影的頭部。「啪」的一響，箭矢定在半空中，卻並非是刺入那人的頭骨，而是被一隻戴著黑色手套的掌心牢牢抓住。一陣改變方向的風，稍微將厚實的雪牆吹開，只見Elsa Arendelle站在幾乎遮掩掉她存在的森白驟雪中，手裡抓著弓箭直視著他。Shan Yu向身後一摸，卻只捉到一把空氣，回頭看去，本該裝滿弓箭的箭筒，居然空無一物。然而等他抬起頭來時，Elsa Arendelle又消失了。

呼咻咻咻——！

暴風雪越晚越強，在風勢的增長之下，冰雨打在體表甚至會引起痛楚。況且能見度比剛才更低了些，只能看見身邊兩、三公尺內的景象，其餘事物都被隔絕在細密深厚的雪牆外。Shan Yu背靠著船廠的外牆，緊盯著可能來自三方的攻勢，忽然又是一陣風向驟變，直衝著他吹襲而來。幾個細小的影子突破風牆高速逼近，他立刻彎腰躲避，「咚咚」幾響，數支弓箭深深刺進牆面！那些都是被偷走的箭矢，Shan Yu稍微起了脾氣，向周圍的風雪瞪了一眼，正想摘下幾支箭回收使用，卻又接連射來數支鋼箭。他急忙向後閃避，突然聽見一陣刺耳的金屬摩擦聲越靠越近，不明火花在雪牆中閃爍，它後方緊跟著一團巨大的黑影，等到Shan Yu能看清那是什麼的時候，才驚覺那竟是一艘被大風吹動的老舊快艇！眼看無處可逃，他趕緊舉起十字弓敲碎一旁的窗戶，翻身躲進廢棄船廠。

轟咚——！！

快艇撞毀整面牆壁，水泥塊和粉塵飛散翻滾，Shan Yu被碎石擊中，所幸軍裝替他添了一層防護，只是在地面滾了幾圈，手腳關節多了不少擦傷，而慣用的十字弓卻代替他被斷牆壓碎。掀倒的快艇撞上樑柱，引擎、螺旋槳，和幾塊焊接的鐵皮零件散落一地，但總算停煞下來了。陰暗的廠房內部，充斥著腐鏽的金屬味道和潮濕水氣。風雪從偌大的破口吹進室內，掛滿牆面的修繕工具因著震盪和吹拂而搖擺，彼此碰撞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響。強風吹過縫隙而造成的尖銳呼嘯，就像有千萬隻魔鬼在暗影中高呼鼓譟。

Shan Yu才剛爬起身，立刻本能地察覺殺氣在逼近自己，他馬上縱身跳開，一道黑影「碰」地踩在他數秒前還在的位置，並迅速地追了上來！Shan Yu順手抓起落在腳邊的鋸木刀，出身自遠東的他，耍刀正是拿手好戲。他向黑影連劈而去，將其一路逼退至快艇前。黑影矯健地避開刀鋒，回頭發現已然無路可退，Shan Yu察覺對方分神，舉起大刀奮力一砍！鏗鏘一響，Shan Yu斬斷了快艇底部的鐵殼，黑影及時躲掉他的攻擊，躍身到數公尺外。一縷棉絮落在地面，隨即又被風雪吹了起來，在微弱的光線中，看起來像是白色的髮絲。Shan Yu扔掉手中已經變形的木鋸，撿起另一把劈木頭的砍刀，盯著那個雙腿被微光照射的影子，還有那對浮在暗處的藍色眼睛。

「比起『清道夫』，你更適合當殺手，金髮。」Shan Yu舉起刀尖指著她，「但你是個威脅，那表示你得死！」

Shan Yu暴喝一聲，揮舞著砍刀奔向Elsa。Elsa解開西裝外套的鈕扣，也拔足衝刺正面迎擊Shan Yu。

Shan Yu舉刀橫剖，Elsa著地一滑，鑽過他下盤時，猛力將鋼矢往他的小腿一插！Shan Yu吃痛吭了一聲，轉身直劈下去，Elsa立刻側身翻滾，抬手又在他的上臂扎了一箭！

然而Shan Yu並未因為受傷而減緩攻勢，相反地卻被激起了昂揚的鬥志，瘋狂地追著Elsa猛砍。

轟！蹦！碰！

Shan Yu將周身的事物盡數砍壞，出手的速度飛快，使Elsa沒能找到縫隙反擊，又被逼退至角落。

Shan Yu將翻在地面的維修工具箱踢去她臉上，Elsa的背脊撞在快艇表面，不再有退路可躲，只能反手揮開飛來眼前的雜亂工具。這時Shan Yu的刀鋒已經追來鼻尖，她立刻側頭躲開，「鏗」的一聲火星噴散，砍刀削破了快艇側邊的薄鐵！

轉動手腕，Shan Yu繼續帶著刀鋒往Elsa的腦袋割去，Elsa馬上放軟腰際後躺，看著刀鋒掠過鼻尖，迅速拾起落在一旁的外掛引擎，扛起沉重機具砸向他的腦袋！

Shan Yu立即反轉刀子一揮，將引擎的中柱直接削斷！塑膠製的機殼破成數塊，引擎爆出火花，向四周飛去。他的力氣之大，使刀鋒直接砍進一旁的樑柱鋼筋。

就等在這個瞬間，Elsa將手中銳利的鋼柱推入Shan Yu側腹，倚著背後的瓦礫，在鋼柱末端用力一踢！

Shan Yu痛得大叫出聲，往後踉蹌數步，Elsa趁機拔出卡在鋼筋內的砍刀，衝上前奮然一砍！刀刃削進Shan Yu的右肩，他扯嗓怒嚎，抬起大腳踢向Elsa！她及時架起雙臂抵禦，但Shan Yu的踢勁實在太強，使她向後翻了幾圈。

跪倒在地上的Shan Yu忍著劇痛拔出鋼柱，以及卡在肩膀上的砍刀，即使已經渾身浴血，仍舊飽含戰鬥的執念，堅撐起巨體奔向Elsa，她見狀則立即調頭跑開。

「想逃了嗎？門都沒有！」

Shan Yu掄起砍刀，同時Elsa彎身撈來落在地面的螺旋槳，起腳一跳，在樑柱上借力一踩，藉著衝勁扭轉腰際，帶動手臂的力量，將螺旋槳葉全力拋射出去！

「嘿！還有誰在嗎？快回答我！」

Randall對著無線電大叫，車窗外吹拂的風雪，使他看不見船廠周邊的狀況。不只是清潔班的夥伴，就連Shan Yu也遲遲沒有回應，令他開始覺得是不是這突來的暴風雪造成通訊異常。

「Shit！我去看看狀況好了。」

Randall解開安全帶，正要打開車門時，忽然看見風中有個飛在半空的影子。就在他心想那也許是暴風捲起的垃圾時，它卻以驚人的速度靠近車窗！

碰！

Randall驚呼著遮掩住臉孔，車窗玻璃的碎片灑在整個駕駛座，冰寒的暴風和冰雨拍打著他的臉頰，強烈的風勢將他按在椅子上，使他覺得好像有什麼重物壓在身上一樣。勉強睜開眼睛，他才發現那原來不是錯覺，真的有個東西落在他懷中，而那根本不是什麼垃圾，是正瞪大雙眼反瞪著他，額上插了一片螺旋扇葉，Shan Yu鮮血淋漓的頭！

「啊啊啊啊！」

Randall尖聲大叫，趕緊把斷頭推開，咒罵著連篇髒話，盯著Shan Yu的人頭越退越遠。他在門把上摸了幾下，濕滑的血液和恐懼卻害他連車門也打不開。這時一隻手臂突然鑽進車內，緊揪著他的衣襟，將他從破窗拖了出來！雙腳踏不到地面，Randall恐懼地叫喊，一邊踢著腿，一邊拍打著束縛在頸部的手臂。往下一瞄，將他像狗一樣提起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個他放話要怒殺的金髮女孩，有著一雙駭人藍眼的Elsa Arendelle。

將Randall Boggs面目全非的屍體，跟船廠那堆同樣下場的傢伙扔在一起，Elsa從雪堆中撈出自己帶來的工具箱，拍落粘在表面的薄霜，說道：「我要開始工作了，請你離開。」

果然被發現了。

笑著嘆了口氣，Oaken從建築物的陰影中走出來，看著堆成小山的死體，說道：「如果我沒在旁邊看，你是不是能更快解決掉他們？」

Elsa攤開帆布，並未正面回應他的問題，淡淡地說：「不要給我理由殺你。」

「看到的都得死，是吧。」Oaken彎腰一禮，「我向你致上誠摯的歉意，Arendelle小姐。」

「我希望不要有下次。」

Elsa掛上布面，將帆布邊緣的縫隙收緊，就那麼隱沒在看不透的布幕後方。

*

「就在那一場暴風雪之後，原本想要低調行事的Elsa Arendelle，卻在一夜之間成為殺手之間最熱議的話題，因為她毫髮無傷地殺了當時的榜首Shan Yu。很多認為她只是運氣好的殺手，不知道是哪根腦筋斷了，居然想到要去挑戰她，於是那些曾經榜上有名的殺手們，一個接著一個從人間蒸發。」

Oaken停下來喝了口酒，想起當夜在廢棄船廠看到的景象，他現在還會背脊發涼呢。他知道自己還能活著，是因為對於Elsa Arendelle來說，自己還有那麼一點可以利用的價值。再說，她其實並不是個冷酷無情的殺戮機器，只是世界上就是有那麼一群……唉，他不喜歡使用太過直白詆毀的字眼，但那些傢伙真的是自找死路的白癡！只要不妨礙到Elsa Arendelle，她甚至根本不在乎旁人怎麼說她；但若是踩到她的線，噢，偉大的Odin也保不住你！

Tremaine夫人聽著Oaken那些繪聲繪色的描述，暫時是不想吃肉了。她吸了口菸，藉此安撫一下聽得心驚肉跳的精神，問道：「後來呢？」

那還真是段有趣的回憶。Oaken哼笑一聲，說道：「等榜單洗了幾輪之後，我擔心十字以後沒有半個殺手可用，只好特地出面暫時禁止任何人去挑戰她。從那之後，Elsa Arendelle不再是個『清道夫』，而是蟬聯榜首，專門制衡殺手的『雪豹』。」

Tremaine夫人這時已經完全明白，為什麼Oaken要如此推薦這個異常強大的女紳士。但就算這些殺手再厲害，他們一次也不過就帶寥寥數人去挑戰Elsa Arendelle。面對Weselton的五百大兵，就算是她也應該很難全身而退。

「我有個疑問。如果一次有兩個殺手要取Weselton的命，會發生什麼事情？」

Oaken揣測著Tremaine夫人這麼提問的動機，說道：「只會有一個贏家，是吧？」

「……我懂了。」

Oaken瞧了她幾眼，開口提醒：「我知道夫人是個聰明人，希望你了解我說那麼多的意思。」

Tremaine夫人不發一語，捻熄菸頭，收拾好皮包起身離去，同時暗自在心中決定，她再也不要踏進這裡第二次。

*

蹦！

Elsa以背脊撞開廁所門板，後腦用力地敲了一下，使她悶哼一聲。她的腦袋有點發暈，但那應該是缺氧的關係。她的鼻子被另一個鼻子擠壓，一枚靈活的舌頭正在嘴裡，跟她搶食一顆酸甜的泡泡糖。

「抱歉……我應該……幫你……開門。」

用雙腿圈住Elsa的腰，Anna像無尾熊一樣攀在她身上，努力地想將泡泡糖從Elsa嘴裡奪過來，並試圖在每個熱吻的間隙說話。當然她更想要吸允的，是Elsa逃竄的舌尖。

「嗯可以……哼嗯噢……」

Elsa發出一串難辨的聲音，一邊將糖推到另一側頰囊，舔舐Anna舌上的甘美滋味，閉起眼享受那雙嘴唇在自己口中的彈力。

Anna格格笑著，居然聽懂了Elsa剛才「說」的內容，騰出一隻陷在Elsa繚亂金髮中的手，將廁所的門反鎖，另一隻手則在Elsa背後添亂，指頭戳啊戳的，總算瞎矇到她敏感的部分。Elsa呻吟一聲，那麼一頓，Anna趁縫將糖撈了過來，咬在齒間炫耀自己的勝利，並吹出一個大泡泡。

12比9。

「你不喝咖啡了？」

「他們要煮15分鐘。」

「噢，15分鐘。你撐得了15分鐘嗎？」

「你說太多話了。」

Elsa捧起Anna被牛仔褲包覆的圓翹臀部，稍微施力將她壓去牆面，抗議似地咬破那個淺橘色的泡泡。

泡泡破了開來，薄膜彈去沾在Anna的鼻頭，她皺起眉頭假裝生氣，但是下一秒卻見到Elsa張開嘴巴，探出那引人垂涎的舌尖，將黏在自己鼻尖的糖衣，勾進她的嘴裡。

——Holy mother fucking shitball！太他媽火辣了吧……！

Anna看著牽繫在兩人之間的糖絲，瞬間感覺體表噴著燙人的熱氣，濃厚的慾望在身上每一寸蔓延。

「我要你。立刻！」

Anna使勁將嘴唇摔向Elsa，也許是力道沒有控制好，她們的嘴撞在一起，高溫交織的熱吻裡，參了血液的微鹹。

Elsa非但不介意，甚至可能因為血的味道，而變得有些興奮，繼續與Anna在口中揉攪已經不那麼重要的泡泡糖，更多的是對彼此舌瓣的渴望。

Elsa順著Anna壓上來的力道坐去馬桶上，不用再支撐Anna的雙手得到釋放，便開始在她身上恣意游移。

叩叩叩！

「呃……請問裡面的人好了嗎？我有點急！」

門外的男人聽起來是真的挺著急的，但是正貪食著Elsa天堂般的嘴唇的Anna，其實不太在乎陌生人的褲子。

她一刻也不想離開Elsa的舌頭，多在她的舌根搔撓幾下，才敷衍地向門外的傢伙回答：「我也很急、噢，天啊！」

Elsa的手已經探去Anna的T恤底下，鑽入胸罩裡搓揉著她的乳頭。

Anna一邊喘息，一邊沈醉於她異常靈活的指頭，說道：「你是左撇子嗎？」

Elsa緊追著Anna的嘴巴不放，無聲地說：「但我也慣用右手。」

她不知何時已經鬆開Anna褲頭的鈕扣，拉下拉鍊，掌心貼著她平坦的小腹滑進內褲中，指尖愛撫著她已經有些濕意的陰蒂。

「嗯嗯……！」

Anna咬著唇，覺得下體可能比烙鐵還要滾燙，甚至在Elsa微涼指節的撥弄下，逐漸燒成噴出火星的熔漿。

她擁緊Elsa，因為情慾而霧濕的雙眼，倒映著那對令她迷戀的湛藍色彩，隨著Elsa的揉磨而使腰支顫動，並在她口中低聲吹著：「我還是處女。」

Elsa手上規律的撫弄並未有一絲躊躇，她任由唇瓣與Anna相貼，嘴邊勾起魔魅的笑意，沙啞地說著：「Perfect……。」

Elsa移動指節，順著Anna腿間的肉葉推向後方，搔著滑動的情潮，輕輕繞著入口畫圓。

叩叩叩叩叩！

「拜託你，我快要噴屎了！」

正在親熱的兩人同時靜止下來，她們用視線無聲地交談。

Anna還暈在濃烈的情慾中，她真心不在意外面那個老兄噴屎在咖啡店的地上，可是她需要Elsa的手指立刻插進她的陰道！她超級準備好了啊，王八蛋！！

相比起來Elsa則是冷靜多了，她雖然也不在乎門外的男人，覺得要繼續進行當然更好，但無論如何性致是被完美地破壞了。

在咖啡店廁所拿下女孩的初夜，同時門外卻有個男人灑了滿地穢物，這樣是可以的嗎？既然Anna看起來完全不介意的樣子，那……

唧唧唧唧唧！

不適時的訊息傳進Elsa的手機，她知道那代表了什麼。

「唉……工作。」

好吧，這次爐灶真的涼了。

Anna失望地看著Elsa抽回雙手，才不過短短1秒而已，她已經想念它們在自己身上揉捏的感受。

不過，為了撫慰自己沒獻身成功的落寞，她扶著Elsa的兩頰，強制獲得安慰的深吻，並從Elsa嘴裡再度搶回泡泡糖。

Elsa有些不滿地看著Anna咀嚼糖果，說道：「我不能有戰利品？」

「不可以，這樣你才會想我。」Anna站起身穿好衣服，說道：「而且這樣晚上我才能一邊吃糖，一邊想著你自慰。」

Elsa翹起眉梢，眨眨眼心想，也行，畢竟她的理由很棒。

唧唧唧唧唧！

雙方又是一頓，這回則是Anna的手機響了。

一樣的手機款式，一樣的簡訊鈴聲，「十字」成員的標準配備。

進入科技世紀，懸賞委託都透過手機宣達。公開懸賞皆由系統推播到每個殺手的手機內，私人委託則當然只有被委任的殺手能夠收到訊息。

看著滿臉洩氣模樣的Anna，Elsa望著她吹鼓的腮幫子，不由自主地揚起微笑，呢喃道：

「一樣……。」

Anna碎唸幾句髒話，沒趣地收起手機，問道：「什麼東西一樣？」

Elsa收起寂寞的笑容，提提肩膀反問：「工作？」

「對，工作……。」Anna垮了肩膀，攤手說道：「我得先做些準備，看來今晚我無法幻想你了。」

Anna走向Elsa，捧起她的臉再給了一個深吻。

Elsa感覺那顆泡泡糖又回到了嘴裡，有些疑惑地看著Anna。

「戰利品。」

Anna當然不否認她只是想藉機再吻一次Elsa，畢竟她也不確定下一次會是什麼時候，又或者Elsa到底是不是認真的……等等，她好像忽略了什麼。

「呃……我們算是……一回事嗎？」

Elsa聽得出Anna的徬徨，她不介意她們之間多一點曖昧的空間，如此一來，Anna將會繼續期待她們下一次的見面。

「下次喝咖啡時，我們可以談一談。」

得到再次的邀約，Anna笑得很甜美，滿足地向Elsa吹去一個飛吻，轉身壓下門把。

Chapter End Notes

本章引用歌曲Black Sea - Natasha Blume

【規則6】別看

Chapter Summary

推薦BGM：Dawn of Faith - Eternal Eclipse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Rule 6. Don't look

在紐澤西州郊外，一片被枯木環繞的林道之間，兩個背著步槍的士兵緩步走著，他們合力拖著一個扭曲的大型黑色物體。

物體上佈著動物毛髮，像是頭部的地方，有一張醜陋得嚇人的拉長馬臉，頭上長著山羊的犄角，背後有一對蝙蝠般的翅膀，簡直就是個四不像的怪物！

怪物生著蹄子的四肢頹軟地癱著，在它大開的肚皮上，竟然有一條長長的拉鍊。

「你看見剛才那個健行客的反應了沒？我憋笑憋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那個嚇得連假髮都飛走的老頭才經典吧！他的狗還怕得夾著尾巴先逃了呢！哈哈哈哈哈！」

兩人一邊談笑，一邊循著指南針在林木之間緩步。

通過浮著一片薄霧的沼澤地後，陽光總算再次露臉。隨著層疊的霧牆逐漸滑開散去，一座大型工廠映入眼簾。

在磚塊和鐵皮搭建的斑駁工廠外牆上，釘著鏽蝕的招牌，上頭寫著「CHATSWORTH除葉劑工廠」。

高聳的鐵網圍欄，在森林中隔出一片寬廣的腹地。曾被枯枝腐葉佔據的樹海中心，被侵門踏戶的人類砍伐整平，蓋上一大片原本不該出現在此的烏黑柏油。

直升機陸續在此起降，一櫃又一櫃價格高昂的軍火武器，被一群身穿迷彩服，看起來分明不像除葉劑廠工人的大批重裝士兵，推送至工廠內部。

空曠的老舊廠房內佈滿落葉與灰塵，攀在外牆的枝葉藤蔓，遮住了大半陽光。高聳天花板下方吊掛的日光燈，薄弱光線不足以照明偌大廠區，反而使得整個空間更顯灰暗。

士兵們並未在此久留，而是前往深處一座擁有厚實艙門的大型貨梯，將軍火陸續送至位於地底的基地。

把守在地表閘門入口的士兵，發呆望著這日復一日的無趣工作，不由得打起呵欠。

兩個剛負責完角色扮演的低階士兵，拖著沈重的戲服從車道上慢慢靠近。

看見同伴回來，無聊到幾乎開始打盹的站崗士兵，總算能找點樂子提神。

「天啊，是澤西惡魔！快逃啊，哈哈哈哈哈！」

面對同伴的調侃，扮演神秘未確認生物的兩人，突然覺得剛才嚇唬平民的樂趣都消失了，反而感受到一股難堪的屈辱。

「媽的，我感覺很像馬戲團的雜耍表演，這實在蠢斃了！我們是傭兵，可不是演員。什麼澤西惡魔……」其中一個士兵厭煩地說道。

「要怪就怪Weselton那個老白癡！要不是他被高額懸賞，只敢躲在地下，又怕暴露行蹤，我們何必扮演這種怪物。可是天曉得那些Pine Barrens附近的居民有多蠢，居然還會相信這種

三流戲碼。」另一個滿臉鬍渣的士兵哼笑著附和。

「平民就算了，他們在這片森林裡迷路到死，也絕對找不到地堡入口。重點是那些殺手，他們才不會相信這種爛理由吧？」

「哈，他們最好別來，我們可是有300個人呢！還能出什麼差錯？」

滋滋滋……！

「Mayday！Mayday！！」

閒話的輕鬆時刻被緊急狀況所打斷，眾人身上配戴的無線電失去作用前，唐突傳出隊員焦急的呼救。忽然有一架貨機的螺旋槳停止運轉，隨著動力引擎的嗡嗡聲逐漸消逝，貨機立刻失速墜落！

轟咚——！

貨機摔在地面，炸成一團火球，機內的組員和軍火，化作黑煙中四散的灰燼！根本來不及反應的地面部隊全都看傻了眼，但這只是開端。

滋滋…滋滋……

就在他們面面相覷時，原本依照順序排隊降落的貨機隊伍，就像產生了莫名的連鎖效應，一架接著一架失去動力，猶如忘記如何振翅的飛鳥，接連失控墜機！機體爆炸引燃了艙內裝載的武器和火藥，一道道噴著火花劃破空氣的殺人煙火，往四面八方散射出去！

「撤退！撤退！」

原先還在悠哉進行卸載，並搬運貨物的眾多傭兵們，驚叫著躲避不知會射向何處的砲彈，以及不斷砸毀在地面的貨機。

此起彼落的猛爆火球，開成一朵一朵巨型的炙熱紅花，伴隨著濃烈的烏煙，迅速在停機坪蔓延灼燒！

許多倒霉的士兵被流彈波及，更多的直接遭到貨機壓成肉泥，或是被火砲炸得身首異處。四下都充斥著慘澹景象，和使人聽來寒毛聳立的哀嚎。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地堡監控室都沒有示警！」

他們是經過多次任務洗禮的傭兵，當然都見識過戰場的殘酷，但從來都是他們帶給敵人未知的恐懼，沒有一次像現在這樣，讓他們慌得像被擋住去路的螞蟻。

倖存的地勤部隊，穿過滿地的殘肢斷體，衝向廠房內，急欲躲進地下碉堡，卻撞上了聽見動靜而來到地表的支援部隊。

「為什麼你們沒有回應！」

「為什麼你們沒有通報！」

「胡扯！我們聽見奇怪的震動，呼叫你們不知道多久了，就是沒有人回答！」

「狗屁！無線電根本就沒有呼叫聲！那些飛機失控墜毀，你們都不用通知我們嗎！？你們知不知道已經有多少人死在外頭了！」

兩個分隊的成員們一會合，就和對方吵了起來。他們在爭執中察覺到異常狀況，立刻各自檢查隨身的通訊設備，果然發現不明訊號遮蓋了他們的頻道。

而他們已經派出留守地底的近四分之一兵力，此刻卻全像無頭蒼蠅一樣擠在廠內。

「糟了，這是圈套！」

噤——嗡嗡嗡嗡……！

廣設在基地四處的擴音器，忽然響起麥克風音訊回授的尖銳聲響，逼得眾人立刻難受地摀住耳朵。

幾個鼓點之後，參雜電子音效和吉他旋律的樂聲，透過擴音器響徹整片基地。

極大音量的快節奏曲調，夾帶著吱吱喳喳的雜訊，經過音質極差的喇叭，擾醒原先一片靜謐的深林。

“Down with the setting sun (與西下的夕陽一同跌墜)

Won't shame me (也無法羞辱我)

Shot like a loaded gun (如一把上膛的槍發射)

Can't tame me (更馴服不了我)

Ohhhh gotta pay your penance (噢，獻上你的懺悔吧)

The preacher man screams (傳教士大吼大叫)

But he can't take this soul from me (但是他拿不走我的靈魂)”

「有敵人入侵！」

「快回去通知大家……」

這時工廠外側傳來音樂以外的奇異聲響，隱約像是有車聲正在慢慢靠近。

眾人轉頭去看，腳邊還勾著粗製的惡魔裝扮，正頂著恐慌神色，與同伴拼命向工廠狂奔的士兵，似乎張大嘴巴在呼喊著什麼。

“Now I gone and did it (現在我要動手啦)

Struck a match and lit it (擦亮火柴點燃它)

And I'm gonna put hell to shame (我會把地獄也比下去)”

叭叭——！！

長鳴著喇叭宣告氣勢萬鈞的到來，一輛改裝過的大型連結車，將鐵網柵欄像紙片一樣撞倒，接著來一個瘋狂的甩尾，帶著後半截載有大型貨櫃的拖車，以猛烈的速度追在士兵後方！

士兵倉惶地向廠內的同伴們揮手求助，但是他終究跑不過加速的卡車，被巨大的車頭撞得飛撲在地，活活被比人還高的輪胎碾成一灘血糊！

「射倒駕駛！快開槍！」

另一個還在死命奔逃的士兵大叫著，廠內的同伴趕緊舉槍瞄準，卻發現駕駛座上根本沒人！

察知情形不妙的分隊長，立刻出聲下令：「全員撤退！快撤回地下！！」

然而剛才他們乘坐來到地表的貨梯，卻被數個怕死的隊員霸佔，竟搶先一步將電梯艙門給關了起來。

就在被遺留於廠內的隊員大肆咒罵時，無人駕駛的連結卡車，再次詭異地暴衝甩尾，輪胎壓上台階，終於支撐不了搖晃的車身，沈重的貨櫃使得重心往旁偏移，將整台連結卡車掀翻倒地！

半敞的鐵捲門被撞擊力道給輕易扯破，門柱迸開許多裂痕，崩落的水泥和磚頭碎塊，揚起滾滾灰白粉塵。

極長的車身完全阻擋住廠房出口，貨櫃中滿載的未知物品從頂端開口翻滾出來，以電線連接的無數管狀炸彈散落在地，引爆裝置上的紅色燈泡，在薄暗中漫成一片腥赤霓光。等士兵們能看清楚時，那些紅色燈泡瞬間切成綠色。

砰咚——！！

須臾馳走的閃光，極短暫地照亮廠房的每個角落，火雲衝破每一扇窗面，伴隨著濃烈黑煙遮蓋住晴朗的藍天。

火束炙烤著傾倒的卡車，固鎖在車側的加大油箱不斷受熱，迅速達到燃點。

又是一聲更大的轟隆乍響，強烈震波將工廠牆垣夷平，以基地為中心向森林四周擴散，樹枝搖擺、禽獸飛逃，高熱的火卷和煙雲直衝天際！

“Whoa ~ Oh oh ~ oh oh ~ （噢 ~ 哦哦哦哦 ~ ）

I'm a fire burnin' （我就是燃燒的火焰）

Yeah out of control （耶 ~ 超不受控）

Whoa ~ Oh oh ~ oh oh ~ （噢 ~ 哦哦哦哦 ~ ）

I'm a fire burnin' （我就是燃燒的火焰）

Baby just let me go （寶貝任我去燒吧）”

嗶——嗶——！

電梯艙門才剛開啟，逃回地下一樓避難的幾個人，爭先恐後地奔出貨梯，卻遇上了第二批增援的部隊。

「地表怎麼了？快回報狀況！」

面對同伴的質問，他們回望著彼此佈滿汗水的臉頰，沒膽承認自己扔下那些八成已經碎成肉渣的隊員。

其中一個立刻避重就輕地說道：「敵、敵襲！炸彈！敵人不知道用了什麼辦法，癱瘓整支運輸機隊，其他地勤部隊的成員，和上去支援的分隊都死光了！」

第二支援部隊的分隊長追問：「那些機上的貨物呢？」

「除了運進地下的幾櫃以外，其他都報銷了……」

「Fuck！」分隊長焦慮地大罵：「東西沒了，你們知道Weselton那個老傢伙會怎麼弄我們！為什麼沒人回報？」

雖然是因為怕死而逃了回來，但是地勤士兵們也認為，自己被這些在底下安然度過的高階隊員們當作棄子，不滿地反抗：「我們被殺得措手不及啊！機隊不應該是你們底下的人在管理嗎？明明是監控室沒通知我們飛行系統故障啊！」

地勤說的也不無道理，會造成現在這場混亂，與對突發狀況的一知半解，究其根源就是通訊系統出了問題。

不只是監督地勤作業，包括通訊設備和正在播放該死的音樂的廣播系統，都由監控室集中管理。

換句話說，監控室肯定出事了。

支援部隊隊長猜測敵人應該佔據了監控室，如果不盡快解決他們，沒有通訊設備，就算地堡守備人員再多，也只是形同虛設。

「地勤的，你們一起跟上！我們去奪回監控室！」

支援部隊在隊長的指示下，由防爆人員持著盾牌走在最前方，迅速包圍住監控室的出入口。

監控室要負責管理的事項繁多，平時是整個地堡中最忙碌的地方，經常有士兵或是技術人員來回進出。

可是此時襯著走廊上不斷迴響的樂聲，更顯得這裡異常平靜。

隊長使用磁卡解開門禁，監控室的電動門向兩側滑開，眾人屏住氣息準備迎接惡鬥，然而

卻什麼也沒有發生。

他們小心翼翼地探頭向門內窺伺，監控室的燈光依舊明亮，所有設備仍在正常運作，監控畫面也確實偵測到機隊飛行系統的異常訊號，但是重要的通訊設備卻已被關閉，況且監控室裡竟然鬧了空城！

支援隊長愣著眼走進監控室，望著灑滿文件的辦公桌面、滾輪椅背上掛著的技術人員白袍、還殘有飲料的咖啡杯，以及被遺忘在桌面，還滿裝著子彈，顯然沒被使用的手槍。室內乾淨得像不曾發生過戰鬥，士兵和技術人員彷彿不久前還在這裡，卻如同當場蒸發一樣全體失蹤！

“Flash in the dead of night（在死寂的午夜乍現）

Come free me（給予我自由）

Smoke in the holy light（於聖光中裊裊而升的煙硝）

Release me（來釋放我）

Ohh all come together when the church bells ring（噢，當教堂鐘聲響起時，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Light up the town（點亮小鎮）

Hear the choir sing（聽合唱團歌詠）”

「煙霧彈！小心！」

就在支援隊長看著費解的狀況時，門外突然傳來隊員的呼喊。

他立刻回過頭去，只見濃霧疾快地在廊上擴散，留守在門邊的隊員們，馬上就被白煙淹沒。

噠噠噠噠噠噠！

衝鋒槍的響聲闖入耳中，隊員們的哀嚎四起，在完全失去視野的狀況下，他們簡直就像待宰羔羊。

「該死！快找掩護！」

隊長也知道自己在說廢話，他立刻伏去門後，伺機往聲源處開槍，但是音樂的干擾實在太強，加上這一團等同奪去視力的煙幕，他根本不能確定正在開槍的是敵人還是隊員，說不定他也正在加害自己的同伴。

煙霧中不斷閃著槍擊的火光，淒慘的悲鳴逐漸減少，可想而知隊員正接二連三地死去。

一個地勤人員忽然鑽出霧氣，但是瞎摸到了監控室卻用光他的運氣，前腳甫一踏過門框，一顆子彈便鑿穿他的耳朵！

七孔流血的隊員屍身就摔在腳邊，支援隊長不禁咒罵出聲。

他知道他們需要支援，更需要額外的火力，因此果斷放棄迎擊敵人，決定先去恢復最重要的通訊系統。

「後退！不要搶攻！退回來等待兵力和火力支援！」

他希望至少還有倖存的隊員能聽見命令，然而他剛站起身，正要奔向控制台時，卻聽見一聲清脆的「噹」響。

就在側眼望向門框上突然擦出的火星時，他只來得及認出那個撞在金屬上，轉而反彈到自己眼前的東西，是一顆小小的子彈。

幾個連滾帶爬的士兵闖出濃煙，他們拼命奔向走廊盡頭，急欲敲響安裝在牆面的手動警鈴。

但是跑在最前面的才剛舉起手，背後又傳來一聲槍響，步槍子彈極強的威力，直接撕裂他的手腕，將手掌削斷！

「Shit！別、別管警鈴了！快去武器室！」

餘下的隊員們驚呼出聲，盯著落在地上的斷掌，一邊咒罵著一邊遠離警鈴，立刻推著受傷的隊員，撞進一旁的樓梯間，往位於地下二樓的武器室前進。

地下二樓同樣異常地空蕩，也許是在無法通訊的狀況下連續進行兵力調動，導致這裡出現了守備的空窗。

當然或許更糟的情況，就是敵人早已經把這一層的隊員都殺了。

但他們顧不了那麼多了，他們急需火力反擊，因此迅速打開艙門進入其中，可是這麼一瞧卻讓他們驚呆了。

數十個隊員像堆沙包一樣，一人疊著一人，歪七扭八地昏睡成一片，環繞著室內中央，那幾櫃貼著數個C4炸彈的新進軍火。

就在他們腦內紛紛響起「快逃」的聲音時，抱著噴血斷手站在最尾端的士兵，屁股被人狠狠一踹！

他驚呼一聲向前撞在隊員的背脊，同時武器庫的艙門也迅速閉合，將他們鎖在武器庫中。

「嘿！是哪個王八蛋？快放我們出去！」

眼看門禁系統的線路已經被人割斷，士兵焦急地跑向繳收武器的窗口向外一看，只見一個穿著棕色皮衣外套的雙辮女子，提著步槍鄙夷地瞪了回來。

她口中那顆粉紅色的泡泡糖，越吹越鼓，越吹越飽滿。

磅！！

爆炸使得地面與牆板都在震動，接連不斷的搖撼也引來再一批士兵，他們找到了入侵者，立刻蜂擁而上。

「敵人在這裡，拿下她！」

“Oh you tried to put me out（噢，既然你想把我撲滅）

Now I'm gonna burn this whole place down（那我就要把這個地方全部燒光）”

士兵們雖然都是一時之選的作戰人才，但是和職業殺手相比，他們就像一群手執長矛的戰鬥民族，和飛在天空的裝甲轟炸機對抗。

殺手當然不可能比他們更熟悉這個地方，卻明顯地更加懂得利用掩體來積極進攻。

士兵們以為自己佔據海量人數上的優勢，但是那些槍彈在殺手掌中就像餘興的玩物，讓人懷疑是否每一顆子彈都裝設了自動瞄準系統，總是能在最刁鑽的角度，精準擊穿每一個倒地士兵的眉心。

砰砰砰砰！

搭配著旋律的節奏，一顆顆噴著血花，爆出腦漿的頭顱，好似駭人卻離奇怪誕的血腥煙火表演。被冰冷鋼鐵覆蓋的長廊，逐漸遭到溫熱的血雨覆蓋！

部隊壯盛的氣勢，隨著頹倒的人數增加而迅速削弱。少了武器庫的補給，他們很快便彈盡援絕，對戰鬥的疲乏更是與時俱增。

「快去通知樓下！我們要擋不住了！」

「小心！RPG！！」

咻——咚！！！！

巨大箭型砲彈噴著硝煙和火花，高速往部隊後方竄去，炸出橘紅色的火球和濃煙！不只是火箭炮轟出的灰漬，從燃燒的武器庫中飄出的烏煙，也將牆面染得又黑又紅。等下一批增援趕到時，士兵們只能愣眼看著成堆的殘破屍體，和還在悶燒的火苗。至於倖存者通報的殺手，則再度失去蹤影。

“Whoa ~ Oh oh ~ oh oh ~ （噢～哦哦哦哦～）
I’m a fire burnin’（我就是燃燒的火焰）
Yeah out of control（耶～超不受控）
Whoa ~ Oh oh ~ oh oh ~ （噢～哦哦哦哦～）
I’m a fire burnin’（我就是燃燒的火焰）
Baby just let me go（寶貝就讓我燒吧）”

在上面樓層安裝完搜刮來的炸彈，Anna一邊哼著歌，一邊在電梯井中攀著鐵梯往下移動。這個地下碉堡總共有五層，可想而知Weselton的藏身處，一定就在最深的第五層。然而這台貨梯無法直達底層，於是Anna只好將電梯井當作捷徑，先前往第四層，再從那裡找路下去B5，接著只要宰了Weselton就可以收工回家，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Anna來到噴著B4字樣的艙門邊，伸長臂膀扳下緊急時的手動開門手把。齒輪與絞盤開始作動，嘎拉嘎拉的聲響在電梯井內迴響。正在緩慢敞開的第四層艙門，門縫突然竄出幾雙手臂，強行將門加速推開。數個傭兵探出頭來，點亮步槍的戰術燈在電梯井中掃視，很快地發現了爬在鐵梯上的Anna。

「Oops！」
「找到了！是入侵者……」

Anna眼明手快地取出愛槍Ruger Mark IV，復古外型的細長銀色槍身，在她手中好比一把衝鋒槍，威力卻比之更強。她乾脆放開鐵梯，在鋼樑之間移動，並迅速躲進士兵射程的死角，以拿手的反彈絕技，向鋼樑發射特製子彈。

噹噹噹噹噹噹！

橙紅色的彈道在視界中劃出虹光，如同夜間在街頭穿梭的車燈，以視線難以追上，並且無從預測的位置，殺倒一片士兵！

「電梯！用電梯夾死她！」

不知哪個臭傢伙的呼聲，在電梯井中迴盪。
「嗶」的一聲電子音後，停在Anna頭頂上方數公尺處的電梯，開始緩緩壓了下來。

——噢，這可不是個有趣的死法！

Anna取出剛才順手摸走的一顆閃光彈，往敞開的門外扔去，閉上眼暗自倒數3秒，趕在電梯將她夾扁以前，翻身往下盪進通道內。才剛落地，Anna迅速舉槍準備大殺四方，然而除了她扔出的閃光彈空殼，和剛才擊殺的傭兵屍身以外，這裡竟然空無一人。

——真是奇怪。那些叫來電梯的混帳到哪去了？

嘩——。

這時身後的電梯艙門緩緩敞開，Anna感覺到一股銳利的視線射來，她迅速向旁躲開，同時往背後開槍。但一隻大掌推開槍口，猛烈的踢擊撞在她背後，將她用力踢飛了出去！Anna張開掌心停煞身體，側翻一圈立即踩穩腳步。對方的戰鬥刀急速追來，Anna跑動雙腿，避開在身邊飛舞的利刃，看準下壓而來的刀尖，從腰間掏出第二把銀槍交叉在眼前，奮力擋住了攻擊。

「鏗」的一響，刀槍相觸擦出火星！

「Anna Anderson……不錯嘛，就憑你也滅了將近三分之一的傭兵，原來還是個雙槍俠啊。」

Anna瞪著眼前黑髮紅衣的壯漢，厭惡地說：「關於我，你不知道的可多呢，Gaston。」

就是他，擋在Elsa和她之間。

雖然只是在榜上的名次，卻也令Anna十分不悅。

Gaston揚起邪乎的笑容，說道：「哼，我只想知道，你的心臟嚐起來是什麼味道。喝！」

Gaston抽開刀子，提起大腳一掃。踢在雙槍上的震盪太強，使Anna沒能抓牢槍柄，令武器從掌心鬆脫。她退開數步，及時避開削來的刀鋒，踢起傭兵屍身旁的戰鬥步槍，格擋Gaston的追砍。但他將粗壯的拳頭捶在槍身，步槍撞在Anna頰側，使她腦袋一晃。趁著她動作停頓的空檔，Gaston搶先將步槍彈夾卸卻並扔去身後，同時揮刀向Anna一劃！

既然力氣比不過人家，Anna便利用身形相對矮小的優勢，壓低肩膀閃過戰鬥刀，從槍下轉身搶入Gaston後側，反手劈在他的喉結，並扣下扳機，將膛室內僅存的子彈發射出去！

巨大槍聲就像驚雷直接打在耳膜，Gaston的耳朵開始嗡嗡作響，同時噴出槍膛的灼熱彈殼就打在他的臉頰，燙得他破口咒罵。

Anna搶回步槍，將它高舉起來，奮力砸在Gaston面上，使他立刻顛簸數步，兩人再度拉開距離。

Gaston摸一摸發疼的鼻梁，溫熱的鼻血劃過下顎，滴滴答答地滴在地面。

他惱怒地像惡犬一般低吼出聲，捏緊戰鬥刀擺好架勢，向Anna威嚇似地挑釁，拔足衝上前瘋狂揮刀！

Anna的視線緊跟著利刃，驚險地避過數次近在咫尺的突刺，彎腰拾取腳邊的衝鋒槍。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Gaston相當擅長近戰，一邊飛快進攻，同時推開Anna的槍口，使子彈盡數打向周邊。

但是Gaston並未佔據上風，他的攻勢雖然密實緊湊，Anna的射擊也沒能打著他，但卻確實地妨礙著他追擊的方向，就是刺不到她分毫。

Gaston越打越氣，怒喝一聲勾住Anna的脖子，將她摔去地面。

Anna撞得悶吭一聲，縮起雙腿踢向他的肚子，翻轉一圈反過來壓制住Gaston，再度扣下扳機。

噠噠噠鏗！

Gaston及時側過頭躲開子彈，不巧的是，Anna在此時打空了衝鋒槍的子彈。

「Fuck！」

Gaston立刻推開Anna的手腕，再度翻身而起，擒住她的脖子，將Anna按在地上，舉起刀猛力刺下！

Anna連忙曲起膝蓋，撞在Gaston的手臂，踢歪刀尖的落點，並儘速撈來就落在一旁的愛槍，往牆面射擊。

噹！！

子彈反彈回來，打落Gaston的戰鬥刀，他只是短暫地愣了一會，立刻握緊拳頭揍在Anna臉上！

碰！

Anna的後腦重重撞在地面，發出敲擊的悶響。
她的腦袋一昏，同時在花白的視界裡，依稀閃過了幾個她並沒有印象的畫面。

*一個灰白無趣的小房間，形似牢房的管狀隔牆。
兩隻手掌穿過窗格的縫隙，彼此十指緊扣。*

——我正在看著什麼……？

碰！！

又是一下重擊，Anna的眼前浮現另一個景象。

*像是因為浪花擺盪而模糊的刺眼白幕中，有一個背著光的影子，正垂下頭看著自己。
那是一雙同時參著溫柔與哀戚，美麗又深邃的藍色眼睛。
而那對粉潤的嘴唇，正在向自己說話。*

——她在說些什麼呢？……等等，「她」？

也許潛意識已經擅自認定，這個看不清的影子，是一個女孩。
Anna彷彿漂浮在一個沒有形體的幻境，直到她隱約感覺自己正躺在一個溫軟的懷抱中時，
這個令她懷念卻又陌生的體溫，忽然使她鼻腔一酸。
好像那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她卻怎麼也回想不起來。

——你是誰？

『……Anna……醒來……！』

嗡嗡嗡嗡——！

Anna猛然睜開眼睛，感覺手中的重量不見了。
Gaston奪去她心愛的佩槍，並且正要將槍口指向她。
她疾快地伸出手去在槍後一摸，「喀喀」兩響，Ruger Mark IV的滑套與槍管，在Gaston的手中應聲解體！

「什麼！？」

「沒見過？多學點新玩意吧，野狗！」

看著Anna的訕笑，Gaston羞惱地拋下已經沒用的槍柄，青筋攀上他的臂膀，捏緊巨大的拳頭，用盡渾身力量捶向Anna！

Anna頭一歪，將抓牢在手裡的戰鬥刀頂在地面，Gaston已經來不及收手，一拳打向刀尖，銳利刀身削開他的掌骨，一路貫穿至他的前臂，使他的右手被剖成兩半！

Gaston痛得扯嗓嚎叫，看著自己的戰鬥刀牢牢卡在骨頭上，被一分為二的右掌癱軟地往兩邊垂落，露出清晰可見的森森白骨，和猛噴著鮮血的駭人紅肉！

Anna一腳將他踢開，翻身退去數公尺外。

Gaston捧著手臂踉蹌幾步，感覺似乎踩到了什麼東西。舉起腳一看，鞋底和地面之間，竟牽連著黏糊糊的粉紅色泡泡糖絲。

Anna一邊擦拭滿口血污，一邊睨著Gaston，惡狠狠地說道：「我說了，你不知道的事可多了。第一，你他媽別亂碰我的槍！第二，我不只愛用雙槍，」她亮出掌心裡的最小遙控器，「也很喜歡炸彈。」

砰！！

粘在Gaston鞋底的小型炸彈爆開，暴風將他彈去撞上牆板，並狠摔在地面。

他的右腳小腿以下完全粉碎，破裂的黑色褲管底端，同樣湧出大灘血水。

火星沿著褲子往他的上衣灼燒，瞬間將他半個身體點燃，包覆在滾燙的烈焰之中！

Anna瞪著在火中掙扎大叫的Gaston，看樣子他也總算要讓出第二名的位置了。

她稍微喘了口氣，將散落在地上的槍枝零件全部回收，熟練並快速地再次組裝成原樣，腦中卻不斷在回想，剛才於恍惚之間看到的景象。

那個慘白的房間，她永遠也不會忘記。

就在那個實驗室裡，她度過了不知道幾個日夜。每過數天就要被送進奇怪的機具，或是經常被一堆穿著白袍的實驗人員，往手臂裡注射不知名的藥物。偶爾有幾天，身體一點反應也沒有，但是大多時候，總是心悸冒汗，痛苦得難以成眠。

洗腦令她對於被囚禁時的歲月有些曖昧，之所以記得那個房間，以及Jafar Cobra還有Gothel的種種惡行，是因為她恨透了他們。但是還有好大一部分的相關記憶，都被迫從腦中清除。

Anna不太願意回想那段時間，可是卻又有著不得不的，令她極度好奇的原因。

緊握著她的手，讓她枕在懷抱中，以一雙溫柔視線守望著她的人，到底是誰？

還在苦思著的Anna，聽見一陣腳步聲從走廊轉角處傳來，不禁厭煩地叨唸了一句，將愛用的雙槍收回腰際，從死在周邊的士兵身上搜刮槍支和彈藥。

對付這些笨傢伙，用他們自己的武器和資源就好了，畢竟她的特製子彈可不便宜。

「“Sparta 300”？」她瞥了一眼士兵身上，繡著兵團名稱的臂章，哼笑道：「原來不是500人啊，真會虛張聲勢。」

假設Gaston沒說假話，那麼在殺掉Weselton以前，至少還有將近200人左右的守備兵力，等著她去解決。

「手榴彈，投擲！」

「匡」的一聲，轉角的牆後，忽然有一顆手榴彈被扔出來，在地面彈跳。

Anna半秒也沒浪費，舉槍一擊精準射中手榴彈，它立刻高速反向飛撞在牆面，往傭兵們躲藏的轉角處滾去。

只聽見他們驚呼出聲，隨即被爆炸的煙塵給吞沒。

Anna主動進攻，將天花板的燈管一一破壞，憑藉著傭兵開火的聲響，或是他們彼此呼喊指示的聲音，就能分辨出他們的位置。

不間斷的火力連擊，傾刻間就將數十名傭兵全部擊倒。

部隊據守的長廊中央還有另一座電梯，電梯門上噴印著巨大的「B5」字樣，上方閃著幽幽綠光的指示燈，則寫著「PRIORITY ONLY」。不出所料，一旁的牆上也有門禁系統。

Anna偷來的低階磁卡在這裡派不上用場，只能試著去盡頭那個傭兵湧入的樓梯間碰碰運氣，想當然耳，鐵門同樣被反鎖了。

看來除了找到高級別磁卡以外，也下不去最底層。

Anna嘆了口氣，只能在綠光燈微弱的照明中，認份地在傭兵的屍身上翻找著門禁卡。

噠……噠……！

Anna突然聽見背後傳來了腳步聲，她立刻回頭望去，在走道彼端的傢伙，竟是被燒得皮焦肉爛，半個身體已經殘缺不全，卻仍舊站起身來的Gaston！

他的背後還燒著火卷，只憑一隻手和一隻腳，居然能扶著牆走來這裡，而他手裡的槍口正對準了Anna。

「我還要吸乾……你的腦髓……！」

Anna手中沒有武器，就算伸手去拔出雙槍，也不可能趕上Gaston的速度。

——糟糕，這一槍可能躲不掉！

下一秒，一隻手摀住了她的雙眼。

碰！

槍聲響起，但是Anna並未感覺被子彈擊中。她有一瞬間懷疑，難道是自己提早掉進了地獄嗎？

除了視覺以外的其他四感卻清楚告訴她，她還活著，而是背後有人刻意遮掩了她的視線。

Anna吃了一驚，她只顧著注意Gaston，竟完全沒發現身後有埋伏，這種事幾乎不曾發生！一股寒氣從腳底竄上背脊，她在心底做了最壞的打算，正想要強行解開束縛時，耳邊悄然傳來一聲低語。

「別看。」

Anna此刻雖然看不見，但是這陣鑽入鼻腔的玫瑰花香，和貼在耳邊的低啞呢喃，她絕對不可能認錯。

「Elsa……？」

她的提問沒有收到答覆，但是貼在背後的這股體溫，卻給了Anna無比的踏實感。

數秒的空白過後，Anna感覺擋在眼前的手掌消失了，她試著睜開眼睛，卻無法相信所見的景象。

滿地的屍身，散落的彈殼，噁心又纏人的Gaston，竟然就這麼消失無蹤。

只有爆炸燻黑的鐵皮，指示燈的綠光，和幽暗的地下碉堡仍舊存在。

「……什麼？」

就在她闔上眼睛的幾秒鐘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嗡嗡嗡嗡……

Anna摸一摸又在發疼的腦袋，總不會剛才吃了Gaston的那幾拳，真的讓她產生幻覺吧？她很確定自己殺了一整群傭兵，還在他們的屍堆裡面撿垃圾撿了半天，手上的觸感和髒污也都還在啊！

Anna回過頭，一身西裝的Elsa果真就站在背後，無語地回望著她。

「Elsa，真的是你！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屍體呢？Gaston呢？怎麼、怎麼會……？」

Elsa少見地對她板著面孔，並未回答Anna的問題。

「Anna，你怎麼會在這裡？」

Anna察覺到Elsa的態度與先前大不相同，那雙神秘卻勾人的眼睛，現在釋放出一股令人忐忑的寒光。

怎麼回事？上回見面時，她們還在咖啡廳的廁所親熱啊。

Anna摸不著頭緒，回答：「受雇而來的。那天說的工作，記得嗎？難道你也是？」

「Tremaine夫人雇你來的？」

「你怎麼知道？」

Elsa始終凝著臉，聽見Anna的坦言，眉豁鎖得更緊了一些。

「……這不應該發生的。」

Anna瞧著那雙在暗中發亮的怒目，竟然心生了一股罪惡感，即使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我很抱歉？」

「不，不是你的錯。」Elsa搖搖頭，抬手扶著額，似乎在煩惱著什麼，「你的任務是什麼？」

「殺了Weselton，搜集他走私軍火給恐怖組織的證據。」Anna老實地說。

Elsa瞪著地面，撥起垂下的瀏海，深吸了一口氣，說道：「我有保全卡，走吧。」

電梯裡的凝滯與沈默讓Anna無所適從，通常她是個憋不住好奇心的人，一有問題就必須得到解答，何況這次甚至牽連了Elsa，這個不只是肉體，她還渴望能夠看透思想，能夠真正摸進心靈的女神。然而也是在這一刻她才明白，她根本就不了解Elsa。

她以為她們之間的關係，就差那麼臨門一腳。但是那些親吻與慾望，卻又使她們的連結薄弱得，也許只要多問一句，就會害這段撲朔迷離的關係永久斷絕。

一半是對未知的強烈探究心，一半卻是恐怕面臨失去的徬徨。

Anna心中的兩股聲音左右拉扯，她緊咬著牙關，嘗試不去破壞彼此中間這陣微妙卻搖擺的寂靜，視線不斷飄去Elsa緊繃的側臉，肚子裡莫名的內疚，又使她不敢盯著看太久。

——明明上回也不用特別說話，光是眉來眼去，就差點在咖啡廳的廁所……

「答應我。」

這時Elsa突然發話，打斷了Anna回憶中纏綿的片段。

「呃，什麼？」

「等會我叫你閉眼時，絕對不要睜開眼睛。」

Anna還來不及回答，電梯門便已敞開，就在那一眨眼，她已經窺見等在外頭的眾多傭兵。她與Elsa同時推開對方，一左一右躲入兩側狹窄的射程死角，隨即就是一陣暴雨般的流彈掃射而來！

Anna一邊罵著髒話，一邊拔起雙槍。Elsa望了她一眼，喊道：「Anna，待在裡面，閉上眼睛！」

但是Anna並不同意，反駁道：「如果我閉上眼睛，怎麼打爆這些混蛋？而且你沒有武器！」

「相信我，Anna！閉上眼睛！」

「可是……」

Anna還沒能來得及說完，就看見腳邊滾進了兩顆手榴彈！

「Shit！」

在Anna得以反應以前，電梯艙內忽然颳起一陣猛烈的怪風，將兩個手榴彈從地面捲起，吹出電梯外頭！

「Wait，WHAT！？」

——見鬼了！剛才那是什麼！？

外面傳來爆炸聲響與哀號，一陣煙硝漫進電梯艙內，傭兵們同樣沒料到這詭譎的現象，攻勢短暫停止了下來。

——壞了，壞了。腦袋是不是真的撞傻了，怎麼會這樣？

Anna雖然滿頭噴著問號，但是沒有忘記應該繼續戰鬥。眼看彈雨消失，要攻出去只能趁現在。

她舉起雙槍準備反擊，但在跨出步伐以前，Elsa立刻撲了過來，捉住Anna的手腕，將她按在牆上。

「Elsa，你這是……！」

Elsa將額頭貼著她的，緊緊凝視著她的雙目，說道：「拜託你，閉上眼睛，不要看！」

Anna不曉得該怎麼辦，她不知道該如何相信，沒有武器的Elsa能夠成功突破敵營。但是她聽出Elsa語氣裡的殷切，而那聲請求居然令她有些心痛。

到底是什麼事情，讓她鐵了心不讓自己知道？

Anna望著近在咫尺的藍眼睛，慢慢放下武器，闔上疑惑卻澄澈的大眼。

「……謝謝。」

錚……錚……

Anna聽見Elsa飄渺的語聲，彷彿還有燈泡閃滅時的細小聲響。即使閉著眼睛，她也能感覺眼皮外側的燈源瞬間暗去。那雙皮靴敲在地面的響聲，往電梯外前進。傭兵們揚起一片驚呼，衝鋒槍的吵鬧持續沒有兩秒，然後又是一縷冷風拂過身邊，槍枝停止喧囂，傭兵不再叫喊，外頭的嘈雜轉瞬間成為寂靜。

總算，她感覺到一隻手掌輕輕搭上了肩膀。

「可以睜眼了。」

Anna張開雙眼，看見Elsa垂著視線往電梯外走去。電梯外側是一片空曠的挑高鋼鐵廠區，四周都是裸露的岩壁，看樣子是開挖之後，只在地面鋪上鐵皮和柏油，就直接當作兵工廠使用。固定在岩壁上的鋼樑，吊掛著許多大型的機械手臂。貨櫃彼此堆高，有的裝著不知名貨物，有的則被改建為張著玻璃落地窗的辦公間或作業室，彼此之間拉出一條細長蜿蜒的鐵皮走道，通往廠區深處。此時僅剩緊急用照明燈點亮的空地，與在上層時的狀況相同，視線中沒有半具屍體或是斷肢殘骸，只留著火藥爆開的放射狀黑渣，彷彿剛才那些傭兵根本不曾出現。

嗡嗡嗡……

又是一陣耳鳴，Anna費解地扶著發疼的腦際，盯著地面不發一語。

聽見Anna悶吭出聲，Elsa上前關心地问：「你還好嗎？」

「……不好。」

Anna簡潔地回應，提著槍向前方邁步。

Elsa只是望著她掠過自己身邊，擰著眉間嘆了口氣，沈默地跟上去。

吊臂機具停擺，任何一個辦公間，或是武器測試場內，都沒有作業中的跡象。文件攤在桌面，有些滾輪椅掀倒在地，看起來離開得很匆忙。

底層最深處是一片寬闊的空地，第五層的傭兵和作業員似乎都聚集在那裡。鋼筋橫梁和周圍的岩壁上，吊掛著斷電時的警示蓄光燈，將周圍景象染成一片暗紅。

士兵們忙碌奔走，有人合力搬運沈重的鐵櫃，有人捧著儲存重要數據的電腦。

數台發電機引擎嗡嗡作響，許多傭兵們被迫爬上圍繞鋼筋建造的鐵梯，手動操作探照燈，給予下方的同僚作業光源。

光線匯聚之處，是一群正為了修復電力而焦頭爛額的技術人員。

許多穿著白袍的文書處理者，絲毫沒有插手的餘地，全部站在一旁空等。

而就在他們之中，有一個拄著拐杖，正在對著他們尖聲辱罵的矮小灰髮老人。

「到底還要多久！？等你們這幫蠢材修好儀器，敵人就殺到這裡來了！」

「他們還沒修好，但我們已經到了。」

眾人的視線與燈光，立刻轉移到發話的Anna，以及站在她後方的Elsa身上。

Weselton發現殺手出現，立刻驚叫出聲，抓來站在身邊的強壯傭兵擋住自己，指著她們大喊：「啊啊，殺手！殺手來了！快保護我！」

傭兵們即刻放下手邊的工作，幾個拿盾牌的排排圍住Weselton，其餘的紛紛舉起槍械，也有

的扛著火箭筒。

紅外線瞄準器聚集在Anna和Elsa身上，近200人數量的光點，幾乎將她們的人也染成紅色。

「什麼？只有兩個人？我還以為是一大群殺手呢。」

Weselton推一推大鼻子上的鏡框，瞪著眼說道：「Anna Anderson，你這個陰魂不散的臭丫頭！Gaston呢？他不是說要去挖那個丫頭的心臟吃掉嗎，跑去哪裡鬼混了？後面那個金髮妞又是誰？還真是眼熟……。算了，不重要。」他躲在重重人牆與防彈盾牌後方，只敢用一支大聲公喊道：「我還有生意要做！既然殺手都被消滅得只剩兩個人，那我們就趕快解決……」

Elsa完全沒在聽那個小老頭說話，她的視線掃過每一處角落，幾近無聲地對Anna說道：

「Anna，閉上眼……」

不等Elsa說完，Anna迅速朝向Weselton開槍！

子彈敲在盾牌上，反彈至前方的隊伍中央，被流彈波及的倒霉士兵立刻噴血倒地。

Weselton嚇得大聲尖叫，往後跌坐在地面，持著大聲公吼道：「攻擊！殺了她們！」

傭兵們隨即舉槍射擊，數顆火箭炮噴著灰煙，猛然飛向兩人！

「Anna！！」

Elsa一個箭步搶去Anna前方，她張開雙臂，同時抬腳在地面用力一踩！

兩隻掌心噴射出薄藍色的光束，泛著青色霓光的白點紛紛飛舞；從她的腳邊散出一團幽白寒氣，藍霜立刻在地面凝結，一道淺藍色半透明的高聳冰牆，瞬間拔地而起，替兩人擋下了所有子彈與砲擊！

Anna促吸一口，為眼前的光景瞠目結舌。

敵人又何嘗不是驚愕萬分，呆傻地看著這不可解釋的異象，騷動頓時在人群之間傳播，紛紛盯著Elsa猛瞧。

「Elsa……」

Elsa看著自己隱藏在手套底下的掌心，緩慢地回頭迎接Anna震撼的目光。

她看見了。

她讓Anna看見了！

「怪物！」Weselton指著Elsa大叫，「她、她是個怪物！快殺了她！」

一股參雜著懊惱的激怒，瞬間佔據了Elsa的意識。

她睜開緊擰的雙眼，瞳中綻放越來越亮的藍光，狠咬著牙關，憤恨地剝去手套。

Elsa將掌心用力一收，前方的冰牆應聲碎裂。她從雙手放出更加強勁的吹雪，將巨大的冰塊一個個吹向四周！

就是堅鋼厚鐵也完全抵擋不住墜落的冰塊，鋼筋被撞得歪斜傾倒，機具被砸得凹陷破碎。

血肉之軀更是脆弱得不堪一擊，傭兵們被翻滾的冰岩壓成醬糊，淒厲的慘叫聲不絕於耳。

可視的白色旋風圍繞著Elsa，從她掌心吹出的冰雪仍在增強，隨著她所指的方向，呼嘯狂風帶著能刮傷體膚的冰晶猛力侵襲。

朝向兩人飛來的子彈，在半空中就被暴雪攔截，與那些還捧著槍枝的傭兵們，一起被封凍成失去顏色的冰像！

眼看著數百人的精兵部隊毫無反擊之力，在數秒間就幾乎全軍覆沒，Weselton嚇得立刻從隨侍手中搶來重要的公事包，帶著幾個傭兵拔腿就跑，似乎連拐杖也不需要了。背後不斷迴盪著士兵此起彼落的尖叫聲，Weselton回頭瞧了一眼，只見如荊棘般的巨大冰錐，接二連三地從地裡或牆面猛竄而出，跑在後頭的士兵們，陸續被尖銳的冰棘刺穿，在哭嚎中被凍霜一寸一寸侵蝕，最終融合為冰柱的一部分！疾速追殺而來的冰雪，蔓延速度實在太快，轉眼間就擴張至他身後數公尺處，令Weselton怕得連聲驚呼。

「逃生電梯搶修完成了！」

「快！快讓我進去！」

天曉得Weselton等這一刻等多久了，他立刻奔進電梯艙內，不等其他尚還存活的人一同搭乘，猛壓著關門鈕，只想盡快離開這個人間煉獄。

「等等！等等我們！哇啊啊啊！？」

剛才替Weselton抵禦敵襲的傭兵，以及被他罵得狗血淋頭，只為了讓他順利逃亡的技術工程師們，愕然地瞪著扔下他們不顧的老闆，一個一個被冰尖串起，在逐漸結凍的死前數秒，絕望地看著電梯艙門緩緩闔起。

噤——！

就在Weselton以為能夠順利脫身時，只差數公分就要緊閉的艙門，忽然發出刺耳的磨擦聲響。

喀喀、喀喀、喀喀！

齒輪似乎是被卡住了，艙門煞然停止閉合，不斷左右顫動。

Weselton焦慮地反覆按壓著關門鈕，嘴裡喃喃唸道：「快呀！快關上！快關上！」

滋……滋滋……

電梯內的燈光開始明滅不穩，控制面板上的螢幕變成一片亂碼，每一顆按鈕都在瘋狂閃動。

接著「啪」的一響，日光燈管與控制面板同時暗去，齒輪不再有動力來源，隨著供電停歇，引擎運轉的聲響也乍然靜止。

終於，連最後一個傭兵都不再悲鳴，除了咻咻風切以外，只有寒氣飄盪的死寂裡，任何細小的聲響，都如同雷劈一般引人心驚戰慄。

碰！

一隻手掌鑽過艙門縫隙，按在門板上的細長指節周邊，開始結起片片白霜。

碰！！

又一隻手掌，將另一側艙門凍出冰晶。

就連能夠阻擋炸彈衝擊的厚實金屬門，在那恐怖而未知的力量之下，都只像是被輕易扭曲凹折的紙片。

噤————！！！！

佈滿霜花的艙門被寸寸推開，蓄光燈的陰森綠芒，將不斷湧入電梯艙內的稿白凍風，染成

地獄般的悚然鬼影。
漸大的門縫中，從滾滾雲霧裡浮現一對泛著青藍微光的眼睛。
生著近白色的金髮，一身黑衣的魔鬼，追到了地底盡頭，緩緩踏入最後的兩坪大空間裡，
冰冷地覬著她的獵物。

抱著公事包癱坐在地上的Weselton，驚叫一聲給自己壯膽，從背後掏出預藏的左輪手槍，對準眼前的怪物射擊！

磅！磅！！磅！！！！

Elsa不僅眼皮沒眨，就是動也沒動，一片突然冒出來的冰牆，將子彈擋下並鑲嵌於其中。
Weselton抬頭望向那雙彷彿能殺人的眼睛，手槍從他顫抖的掌中跌落，屁股底下漫出一片淺黃色水液。

他舉起雙手投降，牙齒格格打撞，一邊哆嗦一邊說道：「我知道了！你、你就是……那個『雪豹』！你要多少錢？我、我付雙倍……不，三倍給你！只要你留、留我一命……！」

「看見的，都得死。」

這是何等壯觀美麗，卻又同時驚世駭人的景象啊！

Anna震撼地看著Weselton和所有被凍成冰的人與物，如昇華一般，晶晶亮亮地飄散在空氣之中，終至完全化為無形。

這時她總算明白，為何從來沒有人見過Elsa如何完成任務，為何沒有人知道她用什麼辦法跨越重重難關，為什麼那些慘死的支柱、Gaston和傭兵成山的屍身與血污，可以在瞬間消失得一乾二淨。

因為Elsa，是個人外之人。

叩，叩，叩，叩……。

Elsa慢慢緩步回來，在僅存兩個人的空曠岩洞裡，皮靴的鞋跟敲在地面，造起放大數倍的層疊迴響，彷彿是怦怦鼓動的心跳節拍，預示了隱形在空氣中，飄蕩搖擺的不穩波動。

Elsa將Weselton的皮箱隨意擱在一張工程桌上，畢竟那根本就不是她關心的事情。
她停在數公尺遠處，與始終無話的Anna靜靜相望。

咻……！

藍白色的風紋在Elsa身邊描繪優美弧線，許多細小的光點隨著氣流飛舞繚繞。

「你剛才為什麼要開槍？」

Anna聽出Elsa的語調特別深沉，同時感覺溫度正在逐漸滑降。

凝視著Elsa剛才肅殺憤怒，此刻卻憂愁沈鬱的眼睛，Anna感到有些安慰。

她或許猜不透Elsa的思緒，但是可以看得出來，那對受到無數人們懼怕的雙目，在望著自己時確實含有真實情感。

至少，她希望自己在Elsa的心中，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麼就算她今天得死在這裡，也已經值得了。

「我想知道，你剛才甚至求我別看的秘密究竟是什麼。」

「你應該曉得……」

「『看見的，都得死。』對吧？」

Anna當然明白，一旦Elsa的秘密廣為人知，那麼她將面臨永無寧日的生活，無論她是不是

殺手。

Elsa這麼做，只是在保護她自己。

Anna拉開甜美的微笑，佈著雀斑的臉頰紅潤而飽滿，碧眼澄亮真摯卻浮著一縷惆悵。

「我做了個夢。我們像情侶一樣牽手逛街，嫌棄鎮上的新開咖啡店不好喝，我牽著一隻白狗，你蹲下幫他撿大便。只是可惜，不會成真了……。」

Elsa略揚起眉頭，失去平時鋒芒的黯淡雙眼裡，縈繞著顯而易見的神傷。

「Anna……」

「不要露出那種表情，Elsa，你是最強的殺手。」

Anna已經收拾起了驚鴻一現的失落，她知道她的女神終究不是冷血動物。

「但是我也不差。你最好不要放水喔？」

Anna迅速拔出雙槍射擊，Elsa早在看見她拔槍時就立即反應，抬手由地向空甩出一道彎弧的冰牆，將子彈都鑲嵌在其中。

Anna馬上往一旁奔走，繞過冰牆的阻隔連擊數槍，Elsa翻身一滾，反手射出多道冰風。

Anna撐著地面滑走，溜到Elsa身後追擊。Elsa立刻壓低上身躲避彈道，腳尖一踢，順勢帶起軀體旋轉，拋出強勁的雪球！

Anna驚險地扭腰閃過發著藍光的冰團，橫劃手臂擊出數發子彈，趁著Elsa迴避的空檔，挑戰自己單手裝填的最快速度，以槍身敲起腰間的備用彈夾，退膛，精準裝填，上膛！

砰砰砰砰！

Elsa持續翻滾數圈，將冷風往地下一打，藉著應力讓自己彈飛起來，重新踩穩腳步，向Anna打出數道冰晶。

咻咻咻咻！

兩人疾快地奔馳，緊追著彼此繞圈打轉，連續數次攻擊都落在對方身後。

喀喀！

Anna又打空了一條彈夾，索性將左掌中的槍拋下，僅用一把槍與Elsa應戰。

鏗鏘鏗鏘！

Elsa以一圈堅冰包圍左臂，曲起手肘格擋在身體前方，一一彈開直衝而來的子彈，同時邁開步伐拉近與Anna的距離。

Anna以為自己開槍的速度已經夠快了，但是每當她將槍口指向Elsa時，Elsa總是能早一秒將她的手腕帶開，卻又並未積極搶攻。

「Elsa，我說了，不准放水！」

Anna改變戰法，轉而瞄準鋼樑，子彈「噹噹」反彈至Elsa身後。

但Elsa彷彿連在背上都生了一副心眼，手臂往後一劃，又是一彎冰造的月弧，將子彈盡數擋下。

——太美了！

Anna看著Elsa劃出一道道隨意而至，遍佈細緻晶花的冰牆。
她的每一次出手都是令人讚嘆的絕麗雪舞，每一縷冰藍弧線皆為絕無僅有的藝術作品！
Anna越打越感覺雀躍澎湃，越看越激惹心緒昂揚。
死前能夠痛快地和Elsa交手如此淋漓盡致的一戰，即便有所缺憾，也能甘心闔眼了。

追趕上Anna指來眉間的槍口，Elsa推出掌心，將冰霜對準彈道發射而去。

喀喀！

但是耗盡彈藥的槍枝未能射出子彈，而Elsa已經攔不住飛快竄去的光束，只能眼睜睜看著寒雪打在Anna額上！

「嗚！？」
「Anna！！」

Anna向後倒了下去，「蹦」的一響，她的腦袋再度撞擊地面！
額角的冰冷使疼處瞬間沁入頭顱深處，天旋地轉的眩暈混濁她的視界。明明身處幽暗的地底，一陣刺眼的白光，卻將她帶進一段遙遠的回憶。

嗡嗡嗡嗡——！

又是在那個房間裡，外面走廊上有數個戴著口罩的白袍男子。
管狀窗格的另一邊，有個瑟縮在角落，將臉靠在膝上的金髮女孩。

——『別怕，我就在這裡陪著你。』

浮著淚水的藍眼睛。
從縫隙中推過來的字條，兩種不一樣的筆跡交雜，有時還附上了包裹著白色膠紙的泡泡糖。

——『實驗很痛吧？吃顆糖，睡個覺，馬上就好了！』

她拼命掙扎，白袍男人將她綁在手術躺椅上。
籠罩著她腦袋的奇怪機器，佈滿了裝著不明液體的針頭。
痛痛痛痛！
燈光閃爍，地面震撼。
她將頭上的針筒拔起，刺進白袍男人的眼睛。
掙脫，奔跑。
火，煙霧，尖叫，混亂。

——『你在哪裡！？』

閃光，火焰。
火燒，卻好冷。
臂彎，好溫和。
背著光垂下頭，從金髮之間看著自己的悲傷藍眼睛。

——『不能睡，Anna！醒來，快醒來！』

頭很痛。
好像腦袋被誰切下了一塊，剝離。
心更痛。
不行，不可以，不要把她的記憶偷走！

——『不要！救我！我不要……我不想要忘記你……Elsa……！』

嗡嗡嗡嗡嗡嗡——！！！！

Anna掉回到現實，睜大了眼睛，急抽著氣息，淚水不停地湧出眼角。

「Anna！？ 」

同樣的溫度，同樣的懷抱，同樣的眼神。

Anna怔怔地看著低頭凝視自己的陰鬱藍眼，她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撥開那搓垂落的金色瀏海，將眼前身穿黑衣的女人，與幻象中那個孤單身影重合，同時撫著剛才找回的記憶中，那張仍帶有稚嫩青澀的臉龐，和已經在經年歷練中學會戴上武裝的面孔。
也許她知道怎麼假裝冷漠，但卻改變不了隱藏在那對深邃眼瞳中，始終不變的美麗靈魂。

——原來……你一直都在。

Anna忍不住悲切地哽咽出聲。

「……我想起來了，Elsa！」

Chapter End Notes

本章引用歌曲為 Fire Burnin' - Dead Posey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